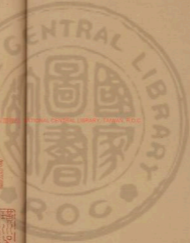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J.C.C



圭塘小菴序
相臺許文忠公有壬以文章治
績著考前元時其文章有至
正集百卷歐陽文公序之既
極其論而傳名臣者以爲
信矣所謂圭塘小菴亦出集



中而再輯於公之弟有孚蓋公
歿僅五年其子振起遺南徙
左集意以亡逸有孚於是亟
為十有三卷又以左倡和所
為為一卷文選集得之於其
友者為一卷而其殘編斷簡

若如許魯齋姚父公元清河詩
文述作之可見亦晨星落落耳
而況於其他乎他如容城雪樓
雪莊草堂道園吳興豫章
諸君子雖間有傳者其間草
唐諸徑叙正論說特多即

此而求之於今雖千百之一二
何有哉門生所更之賢否
仍克嘗云有契後之君子為
此為彼多於是蓋有不勝其
感嘆矣顧何意許公之後
君圭塘小稿若在獨非幸歟

得之野人家者為外集一卷
通一十六卷自叙以為斯文闕
失貽恨無窮也嗚呼有乎
勸矣哉公五世孫太僕寺
丞益教寶藏其書歲久而殘
缺益甚且外集又危於假而

不歸者矣。來求引誘而將奮工
人刻焉。予嘗以為元承宋統
寔皆四海混一之盛。而其一
代彌久之盛。繇至元大德。循
乎至正之間。渾乎洋乎。誠
亦不可証已然。竊觀於其大

孰公初學之同。率言之。在之盛
行于世。黃父就集有閩浙二
本。浙本之闕亦已過半。而當
時久專文柄之太史歐陽公。兵
燹之後。雖在燕七年。之作於
此。無存。乃若或歿或窮。不

通如丁文苑之徒則乃可知
矣考慮夫貞集於雖盛行後
數十年乃安知居若河而自餘
諸公之閱里小生將歎傷之適
能道其名字難矣文章車云
乎哉孟敬勉之或云昔者唐

凌楊先生嘗舉金正集殘書
對客言世好之詳不知其果
然否孟敬勉思所以勉之亢
宗無後其尚有繫夫斯文
之外哉

成化丙戌六月朔旦崑山

葉盛書于上谷行臺

重編許先生圭塘小叢引
故翰林學士承旨集賢大學士光祿
大夫兼太子左諭德圭塘先生許文
忠公往年特命為中書左丞以不得
行志辭歸御史臺臣奏於上曰許有
壬德兼體用學究天人正色立朝誠



心報主比居管轄之地益彰輔弼之
忠誠所謂臺省老成中外具瞻者也
為御史中丞歸臺臣又奏曰中丞許
有壬謀猷聞望為國老成德業文章
超出時輩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其在
位也竭忠礪節冰蘖自持扶持紀綱

表礪庶府抗論不阿於權貴嫉惡尤
過於往年誠不負聖天子眷注之隆
中外具瞻之譽玉音嘉納寵錫頻繁
此天下之所共知初不待於劣弟之
論及文章特餘事爾但平生性稟經
籍外無所嗜好世俗所重可以為子

孫計者悉不存於胃中昆季間恪守
先公之訓而終始不渝者公一人爾
故居宰路常布不殊幾務方殷著述
不廢况閒暇乎門生集錄成一百卷
名至正集同年歐陽公為序可必傳
者也當時翰林太常院國子監俱移

公牒各求一部貯之書庫以備徵討
以淑後學先生謙讓未遑也諸生亦
繕寫工畢不幸值先生捐館有孚亦
以議禮忤時宰意遷守相州道路阻
備不知其後還送上官以遂諸公公
議否昨聞猶子太常博士楨忽遭起

遺倉皇之際輕身南行書籍家貨悉
皆棄擲至正集冊帙重大必不能顧
藁亦併亡使先生平生著述淪沒無聞
深可痛惜然而竊聞軍中多具眼者斯
文天相或遇知音必不毀棄苟存全
集未可知也行藁中止存昔者應酬

諸人所謂圭塘小藁而有字為序之
本韋無失墜力疾編類得賦四古詩
二十五歌行十二律詩四十四絕句
三十五序十八記十六碑志十一贊
五銘二辭一題跋六文一長短句六
十三總二百四十三為一十三卷酬

贈及見寄有孚詩文贊議跋銘傳記
長短句共八十五為別集上綴獻可
出其先世所收文過集并林慮記遊
詩文共九十三為別集下而其殘編
斷簡得於倚尖野人家者為外集一
卷繼小藁後并目錄共一十六卷以

示子孫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嗚呼
惜哉昔祭酒宋本誠夫之歿也弟顯
夫以其文求公序公極美顯夫能以
其兄之文著于世傳于後可謂能弟
誠夫可謂不死今若此豈惟負父兄
之訓而他日亦何面目見友朋於地

下乎况文集之外如漫錄漫總二書
又皆干係朝廷政務登載用舍人材
將來足備文獻徵考今亦喪亡視顯
夫為愧尤重嗚呼天地有窮此恨無
窮也痛哉痛哉屠維作噩春二月既
望弟有孚引

圭塘小藁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
閣非必揆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
於高文大冊之間在于爾雅深厚金
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
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恠僻枯寒褊

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為能
事者徑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槩
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
元大德以訖于今諸公輩出文體一
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
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

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厲目此其風聲
氣習豈特起前代之衰而國紀世教
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
此也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
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而上歷侍
從膺藩宣典內制佐政府出入中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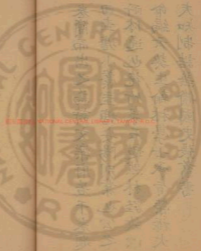
四十有餘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
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當世
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
故其所發筆力有莫窮其倪而避迤
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
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

卷簡而出之為詩文樂府若干卷題
曰圭塘小藁圭塘安陽別業也公之
所休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
命編云契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
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翥書



圭塘小藁序

圭塘小藁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穎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



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
述不廢精敏絕人門生彙為至正集
歐內翰謂雄渾闊雋不可以淺見闕
有孚任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
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銜者遐方好
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

不給有孚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藁
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
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
嘉言謹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
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
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仕

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其識趣為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誣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

孚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
少而憤憤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
跼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况文
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
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



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圭塘小篆目錄

卷第一

古賦

迷樓賦

關曉賦

卷第二

古詩

神山避暑以陶詩為韻

陳芝田寫余真

宿臨湘贈誠之

弄田賦
三臺賦

謝吳宗師寄鶴筆衣

和林春野見寄韻

李中丞推結



次韻記圭塘草木八首

寄歸彥滋

歌行

應制天馬歌

明妃圖

徒杠行

賈客樂

喜逢口

赤壁

雪蓬歌

哀棄兒

可行印章

未央宮瓦硯

吳宗師以畫象送行

對吳宗師象

卷第三

律詩

沙湖道中

田家對雪

夜至魯港

荻港早行

夜行潤陵

神山雨

登後山觀湖漲

晚過韶州

橫浦登舟

上京十詠

尋梅

水木清華亭宴集

送馬明初教授

壽李秋谷平章

送黃文復歸長沙

宿高竹樓別業

九日登石頭城

題昌平劉諫議祠

朱都督碑

神山即事



和謝敬德學士韻二首

黃陵廟

祝聖恭懷歐陽原功

題政指揮書林

和傅汝礪韻二首

登岳陽樓

過湘潭

次三司短石司韻二首

閩居雜詩四首

卷第四

絕句

題木唐卿孝義卷

緘錦回文圖

賞心亭

聯宮詞次安南王韻二首

杜子美象

牛背觀書圖

畫馬

和康史子山韻

上都歸口號

冬夜即事

謝栢之桃花折枝

神山標詩二首

都門柳

夜次陶館二首

題龍遊雨耕雲堂

即事二首

丙吉問牛圖

李陵變

信筆

行樂書所見

令狐學士金蓮圖

次舉東山鳳栖別墅韻二首

書所見

林慮南樓

寄董仲達二首

春日漫述

卧龍閣

蘇彥良西楚堂

卷第五

序

文丞相傳序

五峯文集序

大一統志序

綱目書法序

秋谷文集序

吳宗師挽詩序

張文忠公年譜序

慈經序

國朝名臣書畧序

宋誠夫文集序

春秋集義序

春秋經說序

琴泉先生詩序

智子元越南行樂序

張雄飛詩集序

成中丞詩序

宋顯夫文集序

文適集序

卷第六

檀坡樓記

靈齋書院記

魯齋書院記

馮氏書堂記

卷第七

記

鯨背橋記

陝西行省題名記

晉寧路御賢詞記

龍德宮記

上清踏祥宮記

歸來亭記

康氏園亭記

卷第八

記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公生明堂記

林州同知孫丞事去思碑記

彰德路儒學營脩記

遼山縣儒學記

卷第九

碑志

曹南忠宣王神道碑

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暢文肅公神道碑

五龍廟碑

勅賜興元閣碑

武昌萬壽崇寧宮碑

卷第十

馬文貞公神道碑

怯烈公神道碑

阿塔海牙公神道碑

葉先生墓碑

萬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贊

文文山畫象贊 并序

程雪樓小象贊 并序



雲林小篆贊

澄上人龍贊 并序
如愚先生畫象贊 并序

亦山堂銘 并序

守約齋銘

辭

以八石哀辭

卷第十二

跋

織成堂和御書

重刻羊祜碑

顏魯公墨蹟盧侯帖

陳尚庭告

題

題歐陽率公告

題李士諒釋信手卷

文

武昌新居上梁文

卷第十三

長短句

水調歌頭 二首

沁園春 二首

木蘭花慢

摸魚子

水龍吟 三首

賀新郎

滿江紅 二首

滿庭芳 三首



望月婆羅門引 二首

行香子

臨江仙

蝶戀花 二首

太常引 七首

憶秦娥 六首

浣溪沙 三首

卷之別集上

酬贈及見寄有李詩文

太常升官

江城子 二首

南鄉子 四首

鵲橋仙 五首

漁家傲 四首

清平樂 五首

菩薩蠻 三首

如夢令 四首

漫述

次米顛 二首

題人海浮槎齋 時和

晚窓月明漫述

米元暉雲山小景

和可行原省歸過圭塘

圭塘小酌

龍舟侍宴 并序

和可行郊園韻 二首

僮屋為大雨所仆歌

歎衰憶橘 二首

圭塘獨坐有懷

送張固亮 并序

饋神梅

和幻菴送新落葡萄

莊之湖昆李治具

秋露白酒熟

社酒治鱸

庚寅秋夜推清明太常 二首

太常侍皇太子奉旨春祭禮成

觀家人治菘



不寐聞聲者

促頓醒酒

枕上信口有字和詩
二首附

寄可行二首

却信使附厲之

寄觀國賓

新筆

贊

可翁自贊

相監司冠贊

勞治麴者

女孫彌月

蒲萄酒露

寄宮尚書才卿

謝賈知所畫鳴二首

詩莊

促可行歸

楊和佛畫象贊

脫御史冠贊

講議

端本堂進請

跋

賜幹樂右丞節用二字

銘

彭德路刻漏銘并序

記

筠齋記

菊莊記

傳

竹軒記

樂閣堂記

卷之三



馬叔傳

序

涅陽侯傳序

長短句

沁園春 二首

鵲頭鴨 二首

鵲橋仙

念奴嬌

太常引

鷓鴣天 二首

水龍吟 二首

水調歌頭

南鄉子 三首

春從天上来

千秋歲 二首

沈溪沙

卷之別集下

文過集

和虞伯生韻

病起漫述

次韻二次明葵

次虞跋馬詩韻 二首

省中對雨獨坐

寄趙東葵

紫菊

柳稍青 并前年如翁
作於其下

和謝敬德韻 二首

張橙部溪山真樂圖

立秋

養馬之次伯庸韻

送傑古愚上人歸山

七夕露坐

馮致遠畫卷 一首



次仲野堂三首

江樓風雨圖

卷五仁甫二首

送朱孟觀之任吳萊

喜聞才與至京師

和友北苑馬上

連雨有感

梨花鵬鷗

北苑馬上四首

代書寄可行弟十首

宣和風雨孤舟

崇真宮葵花

叔惠堪老園

晚晴即事

題詩藜

思歸

次賈伯堅韻

蘇伯簡侍郎寓居雜詩二首

分省大現

和謝敬德學士雜詩二首

林處說道

出郭

水冶道中

謁韓墳

途中口號二首

和崔信叔卜鄰二首

次麗菴韻

次雲山八韻

遲和緞山韻

峽峪寄可行弟

見柿園如江南橋林

題水冶寺

張彥謙山水橫披

至黃華巖畫而為詩

黃華山中雜詩四首

題墨窰寺方文

出山大衣字韻

峽峪寶巖寺二首

靜師齋篆歌

用麓恭頌

南齊觀石佛

善應泛舟二首

卷之續集

知南原府事五世孫顯爵編

墓志

先太夫人歸櫛志

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

擬毀壁

歌行

瑞蓮歌并序

九日登鳳臺山

善應和元裕之韻五首

亡兄大理知事公志

亡妹趙宜人志

其二

其三

圭塘十二詠

景延堂

嘉蓮亭

松竹逕

雙洲

柳巷

開藥畦

祭文

高祖考妣

冷然臺

安石院

桃李蹊

孤嶼

菊壇

蔬圃

祖考妣



考妣

元史許文忠公列傳

附錄

文通集序

又

又

又

又

卷之外集

喜雨

大元

吳金節

王沂

歐陽玄

謝瑞

揭傒斯

次韻杜左丞山居十詩

劉惠獨及詩

寬河道中

張帥戰沒

游湯泉

補之梅次韻

墨贈馬伯庸

月溪絕江園

觀刈

曉過神山

次剡州

突劉庸齋

曉發漁陽

假琴

送蘇彥文

吳城山禱風

松化石

李氏小樓

過富塔驛

黃崖值雨

次葉教授韻

次李涪州韻 二十首

漫述

孫叔寧山水

偶成

倦續園

偶成

連日無雨戲作

報弟受官日生子

軍山城陰橋雨文

舟中次戴君韻

題楚山清曉圖

二色菊

題毛女

漫述

墨梅

九思園

寄高元用

踏莎行

石龍神祠橋雨文

遼州廟學修述疏

丁巳賀正表

劉管勾墓碣

續錄 如南原府第五世孫明結錄

神山行樂序

景延堂記

送霽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序

圭塘記

懋文桂堂記

圭塘小景目錄終



圭塘小篆卷第一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第有字編

古賦

迷樓賦

予總離政廣陵禱雨雷塘椽曹汝霖從歸途說江都
廢興荒場始末周覽山川闌闌樓居之盛而又及迷
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
晦乎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為田矣天厭隋許憂不在
敵胎於心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為可



圭塘小篆卷第一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第有字編

古賦

迷樓賦

予總離政廣陵禱雨雷塘椽曹汝霖從歸途說江都
廢興荒場始末周覽山川闌闌樓居之盛而又及迷
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塵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
晦乎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為田矣天厭隋許憂不在
敵胎於心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為可



恃而不知大都偶國為禍之尤劇方荒場之好學接
士也固莫辨其真偽及其留麗華而怒高頰則惡緒
已暴於中外惜猛虎之不知竟為毛聞虫之所噬黃
腸甫湊金合已眇應聚居履龍飛天位弛然自故於
九重之上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可畏遂肆心於巡狩
傳粉深宮笑江東之諸帝車轍馬跡將徧九州北巡
榆林既警其酋耀兵河右濟武東陬引汴水開邦溝
置離宮造龍舟伊江都之勝殿距一豫而一遊天亦
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盡割百萬億之室室乃生項昇
之巧草僞般於心匠委財幣於電掃按圖編摺不日

成之璇室愧陋摘星笑卑傾宮謝侈阿房讓奇章華
始蘇撮土何施建章栢梁廣猶可稽叔寶三閭華而
不微軼古罔後舉莫我夷於物靡曼於繁珠璣寶帳
散愁而延月覆有酣香而忘歸亂晝夜於多景霽烟
霧之霏霏晶瑩奪目孰辨遠邇繁紆倚足曷明東西
巢燕亦感乎網戶車羊尤眩乎竹枝弄臣肆誤以資笑
阿嬌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者莫省其所
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蜂僊花島之飛蠅遭拍浮而
醉不可解舟入溟濶而維無所施又如鷓鴣不能悉
鄧林之樹小鮮豈暇窮滄海之涯俊城熟何安之車

錫名寔未夢之兒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
之死者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尚能名之可
謂曰迷昔在帝苑法宮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壘過明
堂政令辟雍禮樂究義資訓德脩罔覺遠不軌與不
物寔儀刑之攸託三苗義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
書可徵威儀乎迷詩具刺懲盤孟几杖微且有銘異
狀茲樓以憑著稱謂真仙亦迷於此地何處適突至
不迷于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殆將作七千
五百里之臺而盡糜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過或肆
無忌苟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頭之且斫

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既灼然而自知乃確乎其自弄
蓋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開之蔽迷於心
者若是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樓傾土平傷歎蕪城乃為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
離繁華漸盡兮瓦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
迷

弄田賦

元統甲戌有壬承乏中臺嘗與議農政因語農官上
林隙地可規治蕪五穀若古弄田 皇上機暇監農
不易迂而實切其說既不行且有竊笑之者噫古制

之不復者多矣豈獨是耶慮而賦之其詞曰王政之
大無以加於農乎林林總總以食為天茹飲俗變稼
穡興焉唐虞至聖命稷是先蒼姬八百年之王業寔
基於生民之篇矣劉去古而未遠貽謀亦慎乎其傳
未央宮中不事流連樹蕝有地是為弄田謂昭帝幼
冲未能親於帝藉鉤盾近者姑試耕以為劇何考信
之不覆致流傳之昧實蓋祖宗為教本而設雖曰遊
弄而亦不忘乎稼穡也天下之治生於敬畏日擊之
頃知農夫之艱難粒米之不易有不惕然而悟凜然
而懼者乎其為弄也非奇技淫巧以穀常也非徇馬

遊獵以導箠也非鄭衛哇邪以塞聽也非妖艷靡曼
以作矜也非以人為號若董賢鄧通也日底天廟土
昧膏滋爰驅龍轅傲載其時擾而人立甚險羊之蹶
危播而子落若淵客之珠璣人牛前逝牽石後隨又
如蹴光之飄忽交索之飛馳俄青殺覆手哇吟何眩
人之能為惡秀亂苗尤務去惡俄頓俄栗捩捩其覆
蓋始于舉耜而終于鉅艾莫不可說而可樂顧俳優
之襲押器物之不執魚龍曼衍之鄙吞刀吐火之說
何足以辱天視之一睨哉若稽耕籍有國大教王后
供種太史播告東未一壤米絃有耀神倉鍾藏家牽

舉要所以勸農民供蕃盛而事天地與祖廟也三代
共由之大典百王不廢之要道何周宣中興之哲王
乃不籍其千畝至形號文公之譙則江東之未殿又
無足與校也開元之盛種麥苑中太子侍登治並古
隆是亦弄田之遺意惜其有始而無終於惟我朝登
三邁五南郊叨叨有田千畝大臣代耕歲事脩舉而
齋宮尚稽於茅醴玉跡未覩於舉武是以奮厲之士
拳拳有望於復古昔周公之相成王也書有無逸詩
有七月知稼穡王業之艱難丕顯文承武之謨烈率
婦子而親觀宜詩人之描說臣願劉苑中數畝之隙

俾從事於播種備春秋之遊豫海未央之名弄然後
講三推之儀明五禮之重臣散陞潘岳江淹之賦復
有周之雅頌也

闕苑賦

元統甲戌九日 上幸後苑觀闕苑有壬適有奏封
獲遂一觀退而為之賦曰

于嗟乎馳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天矯山斯嵯峨
生鄒善之絕域魏流沙而迅過日三百猶陸步輕千
斤之負馱方炎風之煽毒劇殲人於札羅爾乃即沙
滅口警候匪謬度磧渴水口塵莫吐迹踣而鑿消消

盈科其或脩程阻艱窮殊罔繼漫麩茹術糾纏堅閉
決辰無餓萬里不寔校地用之凡罌茲寔氣粟之尤
異者也說不介甲踏鐵其堅肉鞍嶮端雙峯轟轟復
有傑出一峯巋然力倍恒品直當萬千其穹莫扳抑
之即從彌耳伏地屈足漏空累乘研坐奚婢塞壘
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穢吁國生風翠釜之珍其
恐取供流湮甘馥馬酒醲醲墮絛緝謁被域中風
土既習宇育日豐板極其雖雜紫茸茸冶銅象形僅
得其崇亦不媿娟劉文道類景純著贊論功道大歷
唐及宋紀述未備 皇元御天西北首賓天豈敢貢

泉渠空群魚魚連連列旆雲屯千乘萬騎灑水嶺巡
負鼓先聲服箱後塵背錦糶糊絡珠璣霽鈴鐸放地
旌旆盪雲開闢而下有國之有耽者未有若我朝之
殷也收橐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遠人知其能有如
其出拔之奇搏擊之精者乎苑草未凋風日清美九
重機緞鳳輦葢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執纒兩
兩相睨騰蹇頰奔若欬徒倚待怒氣之既盈俄侵凌
之漸寔脫羈發縱勢邁角觝始齧頭而踣踣履摩肩
如委靡乍分立以叩隙遽執轡於駉駉飄忽若風燕
盤旋如磨蟻割黑踴躍人立對起波瀾土墳雷轟電

朕持久跼跼勝負未決詔瑤聲援陞楫管裂餘勇雖
鼓虛騎已竭嗟兩雄之相危卒不道乎一蹶勝者植
立楊揚自謙主矜調擾望拜覺躡天為嘯唯賜香綰
帛嘗聞單于祭三龍祠以是為樂龜茲觀七日戲以
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說鄙坎季邵芥金其鷄杜郭
走馬時在側微開元南面何取於斯額羽毛之瑣瑣
漬翻屎之窺窺而登床之舞馬亦不過示異於宴嬉
又孰若大逾犀兕猛軋虎狼可以鼓飲飛之士殺羽
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額瞻震栗悸定而擇藪塞而
釋日隘而豁足痿而力竭來人間塵土全集髮朝白

唐 促織黃雀山鵲徑裡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
劇觀於海者難為水曾何辱乎日擊然臣有芻蕘之
言增渤澥以涓滴大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
藝之園微勝負於性肯愚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視談
卜為朝門之徒亦粗可以備顧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借明初馬微君遊三
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求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詞
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壺無長泥庭有



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壹清露
之芳醞從白眉之佳客乃凌清澗旣駕乎觀覽山川
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
三凶之嶽薛者乎冰井峙北金虎距南鋼齧巖巖中
立而三若穉作者振古所慙欲祛我衝不能縷談子
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
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強則輒變而出涕蓋人心
天理之所同况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
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已胃
夏侯何穉舞我禦桐啖葛如飴誰叔以疾拒客以泥

睥睨一世岸然肆數難橋何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
譏謂興義以寧國致群材之景隨爾乃劫蓬乘輿地
尊天卑彝倫傲教大厦以墜及乎柔尚旣敗審配亦
推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
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嘗與梓成
慈崔覓子干梁貫愈出愈奇三山豎戴雙關鳳飛連
光複道相為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不照凌
室夏淒審曲而勢有巧無遺衡漳浩乎其北隆慮
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
而匪席指風震其在顧應劉王徐倡關詠容登高龍



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
悲撫冲弱之李豹顧婉孌之娥眉語託人而哽塞惟
泣血之連瀉痛當貴之長遠遽盡露其情狀彼一床
之八尺容幾許之總帳安胸橫於朝晡鏡聲樂於朔
望分香衣而造履組舉瑣瑣於厲縉其榜舉賦詩之
雄發壁紙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慕代不蓋
默定於主壺鎖諸妓於幽閨望西陵之葬蒼念鴛寵
而興悲抑茹怒而自愴霜縠訴秋露花泣春草本行
拱几筵有屢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跡存如惡不
天以積舍二十年之規欲媒累萬年之為君不知司

馬家兒已腔乎其側而耻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為
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疊障之
不鏜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顰蹙申欺
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醜磊且以酌漢
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為何如高陽
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
亘萬世而不可貴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
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
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圭塘小菴卷之一終

圭塘小菴卷第二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第有字編
古詩

神山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為韻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疇決決流水聲
豐年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
不用澆魂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廢靡不遊
意適輒忘返茲馬夏已秋遙遙目力窮青青盡田疇



圭塘小菴卷之一終

圭塘小菴卷第二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第有字編
古詩

神山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
苗亦懷新為韻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疇決決流水聲
豐年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
不用澆魂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遊
意適輒忘返茲馬夏已秋遙遙目力窮青青盡田疇



迷復幸不遠歸歟無異謀

既身豪俠窟里氓縵新交爰其心無穿不較醉語說
生兒更有教治地盡肥曉木黍已在眼瓜蔬早登庖
愧子良已多况敢希由米

淳生苦無慘道近人自遠重外樂徇身遺世幾赫咄
老農初不知遙逢歲年晚清晨負未出日夕行歌返
悠悠千載心它人莫子付

落日照我影頽然溪水中涼颺動緇衣勢欲凌虛空
顏之一大笑與爾將無同昔也爾何遠茲焉爾何窮
莫道山林陋乃有黃虞風

昔人植松栢映蘄彌崇岡不為朝夕利千載當自長
植植非不禁我圃因之荒白髮走畏途俯馬非良
桑榆賴非晚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跡中劇根苗欲令千載淳反之在一朝
斥鴳不自量上欲搏扶搖世怒任旨俗林譏愧清誼
做骨日已長及辰事遺迷

淵明昔歸休閒歲纔五十我雖年近似我道慙什百
兼金與尺璧敢取儕瓦礫緇馬動真想迅往孰誘亦
庶幾陽田園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民風近無懷茲山亦深窈中有讀書齋



但絕車馬迹不惜雲煙埋
旁園靡靡山上蔭高樹
聊以求今朝得酒從無睡

我髮日以變山色日已新
舉杯試問山古今閱幾人
我非山主人聊為山之賓
杖可入幽險詩能寫清淨
但恐我它適山乎爾誰鄰

謝吳閩闈大宗師寄鶴覽衣

逆駢欲遺世異服事繆悠恭也
差可觀未是真仙儔
因服究其衷有憐小竹樓
一時示蕭散千載瞻風流
鄙人冒朱紫因循成白頭
衣錦不高綱被帶宜承羞
歸來作褐父故緇寒無憂
老仙獨不棄謂可同真

解衣遠來我意重千金
裘高義固多感濁骨難
丘
披之焚香坐世慮忘
意哉神仙未能學顧學
王黃州

陳芝田寫余真對之小酌戲成四韻

今日我與汝相看
各花顛亟呼尊酒至
我欲汝茫然
它年我長往酒但爾
汝前悟此一大笑
沽酒休論錢

和林春野見寄韻二首

山中真可樂
經旬無客來
群材足攬摘
小臣甘草菜
君看倦飛鳥
投林不徐徊
吐爾迷途人
依依自紆回
海鷗久已狎
鷓鴣復何情
秋風看木落
春風看花開
既種子猷竹
亦有適仙梅
先生可休矣
大夫亦贖哉

高步雲漢闊踳踳距能陪尚可學未樂談笑到天台

又

士生如大木皆欲架明堂寧知施用處用圓吾乃方
歸來何所事琢句數腎腸既為烟囊癩僕作花月荒
一語今已專萬景身可當山空白石爛雲盡青天長
故人遠相慰魂辭繼夜先一展發暉暉再誦鏗琅琅
貞松無冶容老桂多古香三復如見君歲晚誰能忘

宿臨湘贈誠之監丞

北風櫓聲乾晚泊斷磯下雲岫浮懶城霜空入平楚
鳴鶴無處尋落日不可函重圍護巖邑百里寄民社

籍甚賢大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梗稻沃壤滿桑柘
我如無心雲底事勞候遊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微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
字頌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王櫛縷秀且韶勤勞幾寒暑
青皇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別垂髫雲岐分載鴉羽
昔我秋谷公龍橙淨寰宇慕賢實無愧冠服儼前矩
頌言壽而康三握勿為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
何用挾肘石道貴隨所履老我任飛蓬謬詩美纔武
次韻可行記圭塘草木

吾家青牛君伯仲龍蟠不似丁令威暫來立華表
鬼神護斧斤風霜幾處曉摩挲左紐文曾見陸為沼

又

狙狽以多暇吾園斯披萃遠從它山移清與幽境會
樂天才四十歲爾已興甍吾年六十三方期翠成蓋

又

長公有名言不可居無竹僕俟新蒼苔森森植寒玉
聲來書幌清陰入酒杯綠何須更晚食此君足當肉

又

蒼官昔多事乃與群鳥鄰 如在圭塘亦勝居神困

老根已作石霜皮不成鱗不用數不過叅軍能寫其

又

朝來花斬新暮雨墜紅深綠籬助奇觀羅帳層層碧
昌黎性苦隘政爾要蒙舉一笑問秋乎還能誇人奕

又

披披青羅扇數陰圭塘阿夏窓雲影薄秋枕雨聲多
翰墨聊復爾風霜其若何休教近湖石掩映美人歌

又

人生念慈親堂階多樹萱忽隨靈椿化冥漠俱高鶩
此憂詎可忘肝推不能言對花羞自慰白頭還抱孫



又
昔人避秦亂川原多種桃我幸遇明世栽培胡自勞
看花食其實為園豈不遭踈懶強鞭策猶勝宅不毛

寄歸彥溫

林慮吾郡山葉之米凌知子實凌都人乃得居林慮
出強必載質浮海或乘符聖賢美有在并介遂殊途
靜言覆自咎九微有不渝索闕禁土室旋藥安一車
六月擁棗卧異世真同符何當雲霧裏添我一茅廬

歌行

應制天馬歌

臣聞 聖元水德正色在朔方物產雄偉馬最良川
原欲齟齬萬萬不以數計以容量永平雲布十二關
華山百草春風香又聞有駿在西極權奇傲儻鍾乾
剛茂陵千金不能致直以兵戈勞厲利當時紀述雖
有歌侈心一啓何由制吾皇慎德邁前古不寶遠物
物自至佛郎國在月窟西八尺真龍入維禁七逾大
海四閱年滌京今日才朝天不煩翦拂光奪日正色
呈瑞符吾玄鳳翳龍臆渴烏首四蹄玉後磨其前九
重喜見達人格一時便勅良工傳玉鞭錦鞵黃金勒
瞬息珠恩備華飾天成異質難自藏志在君知不在

物方今天下有道時絕塵詎敢稱其力臣才罷弊亦
自知共服安與無更孰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宮塵金鎖重門愁銀鑰深宮有眼不識
春畫長時聽空聞樂平生所見惟監宮今朝亥朔見
畫工君王知畫不知妾薄命已分如秋蓬黃沙漫漫
天無窮驚曉吹老紅芙蓉穹廡明日又何處此生遂
負南歸鴻和親納侮瓊上策建議詒謀要敬責妾身
雖苦免主憂備勝專寵亡人國閨山寒落夢亦迷嫁
維正爾隨雖飛人間生女莫望貴只可近作田家妻

琵琶聲斷霜天月青塚至今青不歇後來却有蔡文
姬千古胡笳辱哀拍

行建德縣民有訴作橋罹害者作徒杠行

霜餘溪湍息奔閭農隙維時梁可構往來恐有病涉
人官者恒規誰敢後邑胥承帖米鄉里鄉氏見胥如
見鬼督村斬木到丘壑致期視成股婦子人未安行
力已疲冬無旨蓄雞先死回家雞盡誠可哀邑宰旦
夕行橋來吁嗟此役本為利誰知為害翻百倍老癯
偃僕訴且泣莫遣吏監民自力治貧問瘼乃吾事去
甚痛慙尤所急老癯又言官試聽今日所知百無一

我聞此語憤填膺不可勝諫空太息安得落落案區
間盡是黃黃二千石

臨江見大船宏艤異甚賦賈客樂

鼓聲震馮馮吳宮帆腹吞飽江天風長年望雲坐長
嘯穩駕萬斛凌虛空主人揚州賣鹽叟重樓丹青照
窓牖斗帳香凝畫閣深紅日滿江猶病酒錢塘女兒
靜且珠臂金盈尺衣六銖憑闌飯飽觀戲魚清波照
影紅芙蓉江城到處時彌棹偏買甘鮮窮所悅千里
攜家去留一生為客無雜別牧農抑商味遠計遂
使素封輕得意搔善致僧所承命危坐咄嗟收厚利

田廬彫弊君知否終歲勤勞莫糊口夏稅未了秋稅
來三十六策惟有走

喜逢口

潑陽驛東北四十里有假塚世傳昔有久成不歸者
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
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雖莫究
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以紀之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餓推食執匙訶長成與國違負
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成東北鄙直出榆關度
遼水白頭部罷與影俱空憚山川千萬里天救此地

適相逢父曰從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頌身誰謂情
鍾遽如此官家開邊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向死山雲
漠漠風颼颼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恐一朝喜今
日翻飛千載愁猶勝貞女化為石終古孤身雙不得
清江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壁

孽禍禍水劇趙女漢火餘光能幾許蜀方傳新瘞未
然吳偶束縲成一炬萬艘枯蒿沃以膏空江如鱗長
風散九淵鼎沸羹魚龍連營燬炭脂饒虎雄圖南紀
成畫餅匹馬華容作病鼠破箭乘興賦赤壁爛漫天

機滂毫無備從靈裏竟芭蕉又似瓊黃不毛舉考園
求故此其地疾惡千年若躬賄江山蕭條歲華晚興
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瞞醉和漁歌短蓑舞
雪蓬歌贈東楚村山長

人間塵土何地無道人自愛居江湖江湖佳處寓不
盡且復想像陳其猶有舟如葉君勿笑氣象乃欲吞
堪與四時風景皆可樂歲晚獨與天壽俱青山昨夜
忽遁去萬象一色涵水壺眼界疑墮清虛府心境直
造鴻荒初道人箕踞愛奇供但訝光怪生蓮落霜筠
露篠政不俗更欲綠飾為瓊瑤湘江清碧倘見底歡

燒倒影寒繁紆興來不省有物我短策獨速歌吳歎
可憐翠被春復陶但說憂患果攻敵莫言雪盡蓬蓬
廢敲雨承月仍相娛

衰榮記

雲霜截途風裂肌有見鵝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
悲父母棄之前欲追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
流離負兒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曳尾
莫我隨不如忍割從所之今夕曠野兒安歸明朝道
遠非兒誰父兮母兮豈不慈天倫遽絕天寶為十年
執政維成辨發廩有議常堅持昔聞而知今見之倉

皇授手無所施兒行不顧寒日西哭聲已遠猶依稀
偶閱可行書見其印章曰漁溪釣者戲為野語
道士只合山中居釣者只合溪中漁不山不溪朝市
趨人輕爾厭重爾誣彼道士者充迂愚妄欲躋世為
唐虞平生動為鬼挪揄况負且乘招而呼山耶溪耶
盡歸歎山有美茹溪有魚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召入以未夾官瓦硯
為配作此謝之

漢家作宮法紫微金鋪玉戶明華樞
觀官陶瓦極能事鉛丹細搗成陽泥
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禾黍驚

離離谷陵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犁人開購求
作珍玩洗刷篆攝分毫矧西臺執法好事者磨磨為
硯尤瑰奇體呈全璧徑尺許沼開新月才一眉堅如
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風吹惠然匣透感高義但
惜所與非所宜公才真是謫仙裔善事利器方相資
嗟子蕪學忝詞館雖有此器無能為世傳銅雀亦佳
品搜荆黃塚今無遺高皇垂統四百載老瞞何物敢
等蕪愛人屋上烏亦好况茲適用愈瑞溪塘生毛穎
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代言揮剗固多愧玉堂風
月猶能詩

中書久病得請將歸吳關聞大宗師亦有疾以
其象為贈云代彼陪行焚香對之作此以謝
宵人本是山澤服涉世政坐饑寒敲五年黃闕事何
補鍾作老病叢屨軀滌京歸來十浹日藥裹不可離
須史平生結客半寮宇未免操瑟從齊字可入底事
期不來承慶堂深誰敢呼邇來亦復詩作崇清城益
見風標孤杜門却掃難折簡豈覺惠然來盡圖相看
一笑但臆對妙契未許庖官酬清冰寒玉照林表和
氣春風生座隅齋居頓覺俗氛遠高致已逼沉痾蘇
我方歸思劇迅矢公自有分居方壺過從此去計必



火夢中道路多繁紆便當卷奉江湖去願得始終如
磨驢

小樓對閣開宗師象因次階頌寄之

鼎食不辭肥我雖多病亦為山林鼓中車孤舟任所
適何往不可容傲驅莫言五十未為老縱有七十來
須臾今年兩耳得差勝飽聽萬籟吹笙字閑人多事
迫詩債野老敢興時招呼小樓今日好風色目斷天
末冥鴻孤一時出孰豈容負况對蓬島神仙圖篆煙
凝坐共心賞盡醉更把空尊斟憶人未免有芥帶處
世已覺無塵隅分江小鼎煮粟粒踈茅列壘營屠蘇

遠山但藉一枝杖中流誰辨千金壺菊籬秋香晚未
減松窓月色寒相紆我行不武分飲迹安得甘草資
蛩驢

圭塘小篆卷之二終

圭塘小菴卷第三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第有字編

律詩

沙湖道中

城居如坐井出郭始知春
草色綠翻燒禽聲便可人
蓬山來邈遠羸馬去逡巡
喚醒三年夢東華足軟塵

田家對雲

野老能留客柴門便反闌
落梅點衣上飛雪墮杯間
地僻偏宜竹窓幽更對山
自憐真野逸瓶罈不知還
夜至魯港



圭塘小菴卷第三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第有字編

律詩

沙湖道中

城居如坐井出郭始知春
草色綠翻燒禽聲便可人
蓬山來邈遠羸馬去逡巡
喚醒三年夢東華足軟塵

田家對雲

野老能留客柴門便反闌
落梅點衣上飛雪墮杯間
地僻偏宜竹窓幽更對山
自憐真野逸瓶罈不知還
夜至魯港



杼鼓遠銅籠前驛列炬紅星芒寒拂地江影靜浮空
聽語漁村近連航水驛通不才慚傳食鮭菜足為供

荻港早行

水國宜秋晚羈愁感歲華清霜辭楓葉淩月隱蘆花
淅落高低路川平遠近沙炊煙青不斷山曉有人家

夜行閩陂

蕩蕩摩虞世區區虱蟻臣露餐烏攫肉夜渡馬知津
危機依山盡微行到水頻風霜儘蒙犯廢用卷消塵

神山雨

山中日日雨松竹早知秋清響自深夜逸人無遠愁

窻虛閑葉落林暗見螢流對景因憶杜江村事事幽
登後山觀湖深時陰雨忽霽

陰磴盤盤上枯藤得得來長楊半腰水老桂一身苔
秋氣蚤先覺風聲鶴欲回山雲自行雨休為老夫開

晚過鄒州

世去重華遠名偕二石存溪寒清見底榕老亂垂根
野色偏宜晚民居僅似村曲江人已矣楚些擬招魂

橫浦登舟

南征殊不惡樂事總相聞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
盡收煙景去滿載月明還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間

元統甲戌分臺上京飲馬酒而甘嘗為作詩丁丑
分省日長多暇因數土產可紀者尚多又賦九題
并舊作為上京十詠云

馬酒

味似融甘露香疑釀醴泉新醴撞重白絕品挹清玄
璣子饑無乳將軍醉卧穩桐官閑漢史鯨吸有今年

秋羊

塞上寒風起庖人急尚供戎鹽春玉碎肥玲壓花重
肉淨熬支透膏凝琥珀滾年年神御殿頒餽每露饌
黃羊

草美秋先賄沙平夜不散解條文豹健鬻炙宰夫忙
有肉須共世無魂亦似蠶少年非好殺假爾試穿楊

黃鼠

北崖推珍味南來怯陋容齏肥宜不武人拱若為恭
發極憐禽備招徠或水攻君毋急盤頰幸自不穿墻
糲麪

坡遠花全白霜輕實便黃杆頭麩進墨磔齒雪流香
玉葉翻盤簿銀絲出漏長元宵貯膏火蒸墨突南鄉
南鄉黃鼠其能則豈實
若凡石可代陶蓋貯膏火

蘆藤

性質宜沙地栽培屬夏畦熟登甘似半生薦脆如梨
老病消凝滯奇功直品題故園長尺許青葉更堪蓋

白菜

土蒸新且嫩筐筥薦紛披可作青著飯仍携玉版師
清風牙頰響真味士夫知南土稱秋末投箸要及時

沙菌

牛羊膏潤足物產借英華膝脚躡遊地此物喜生沙
地其味則鮮脆釘頭怒戴沙齋廚供王食蔬索出邇車

莫作蕪庭想家園有莫邪

地椒

凍雨催花紫輕風散野香刺沙尖葉細數地亂條長
楚客收成果奚童擲滿筐行廚供草具調鼎爾非良

韭花

西風吹野韭花發滿沙陀氣枝葷蔬媿功於肉食多
濃香跨蓋桂餘味及瓜茹我欲收其實歸山種潤阿

尋梅

何以慰吾衰梅花秀發時晚香傳遠樹春雪避南枝
林靜未差早溪深行獨遲與君謀一醉及此未離披

水木清華亭宴集十四韻并序

水木清華亭侍御史王公公儼別登也位都城異隅



出文明門餘里許園池構築甲諸邸弟子客京有年
識公儼亦久而未嘗迹其地至正乙未春自汴召入
俄公儼由遼者拜中臺授手傾側屢約宴集屢完不
果致期宿具復有意外之說乃七月二十又三日始
遂盡膳左轄呂仲實中執法杜德常右司王本中左
司尚彥文寔同尊俎酒旨樂備物興意勤適雨霽秋
清塵空地迴庭木湧翠渚蓮散紅北瞻闕闕五雲香
霽極目西望舳舻汎汎於烟波浩渺雲樹參差之間
蕭然有江鄉之趣不知其為鼓擊者摩之境也煩襟
滯慮驟濯淨盡茲若奇絕宜造物之不輕畀也公儼

請曰人生西美百年幾遇不可不紀也乃即水水清
華亭為韻賦詩有壬分華字其詩曰

世祿推門闕天輝獎拜嘉高情忘勢利大隱謝紛諍
朝市塵無染蓬瀛路實賒春言營別墅初不遠東華
畫舸堂前過青帘柳外斜晴紅迷菡萏寒翠接蘼葭
揮塵風生座扶筇雨壓沙萍開輕泛鴨荷側重擎蛙
只訝神仙府誰知宰相家賓朋玄圃玉文采赤城霞
麗曲疑雲采鮮絃炫水瀝添葢三徑竹遮賞四時花
心事尊中物人生海上槎相逢盡興明日各趨衙
送馬明初教授南歸一十韻并序

後至元戊寅子得請歸江夏別業明年冬遊長沙又
明年二月安仁馬君明初來見於環邀山其人溫醇
其文粹精傾蓋如平生同遊南嶽更唱迭和遂同歸
江夏甫七日復叅知政事命下以小兒累之又同北
馬至任城明初舟覆發不免間閔跋涉不忍子棄用
中臺翰林薦堂除繼山書院山長及格擢右衛率府
教授始釋褐衛官若胥卒守國人明初請收書數其
子弟為華學官屬趙之鳩休徽明初買書江南因得
歸者其家馬過子相下將別請言吁世俗之交翻覆
雲雨况延之館塾者其為交不又密乎襄陰之不精

不恃也供侍之不慎不及也賄賂之不腆也汲引之
不酬也為主人者有能不犯於世者乎人情又則狎
狎則慢慢則隙生馬賓主至是不失歡者鮮矣而明
初與子十年如一日始終無間言有德君子哉述其
槩為詩以餞之其詩曰

吾子昔傾蓋瓊瑤古渡頭袖文驚蜀錦懷寶重天球
心既同金斷膠因向漆投有逸瀆共往無侶不為酬
南嶽朝聯轡湘江暮綴舟葭窮峰頂寺詩澗水邊樓
訪古由來喜尋芳到處留遂移衡浦隱便作武昌遊
坐席何曾暖招旌遽見求高情安族次遐躅又神州

道路多零險山川只薦愁
掃雲髯免頽屢雪辨貂裘
喜訪况何存深藏價未收
忽看鴻鵠舉甘效蜃蜃休
漁水寒偏瑩林麓晚更幽
誰知三仕已相累十春秋
公道先揚善真才自拔尤
恩袍明翡翠敵鐸振貔貅
行後仍清漢言歸藐阻脩
臨歧惟一語音信莫悠悠

壽李秋谷平章

黃鍾嘯喚挽春留綠蟻浮香帶月窮
牽相得闌總是貴人生有子更何求
家傳文字五千卷身在神仙十二樓
記取年年好風景雪松霜檜畫容秋

送黃文復歸長沙

半生湖海夢依稀但誦相南遠寄詩先友凋
殘公獨健故園荒盡我方歸百年水滸常憂
畏千里相逢又別離他日襟江松下路西
州難似此沾衣

橫山有高竹樓別業留信宿始歸

酒香牲脯主人歸正是猿驚鶴怨時
梅影小池春入畫竹聲虛閣夜催詩
世間真樂無多事身外浮名只費辭
他日結菴容我隱一童先當買山贖

九日陪閻臺諸公登石頭城

一江環抱四山圍
酬節追歡剩費詩
鴈影不移雲盡
屢秋光都在雨晴時
當年玉樹人何在
明日黃花蝶

賞知便駐高軒醉，絕勝無酒繞東籬。

題昌平劉諫議祠

一卷春秋兩鬢皤，舟楫貫日口懸河。策能宜世時不用，天寶厭唐人奈何。自古大材多薄命，而今我輩亦登科。可憐重腐俱塵土，得似高名永不磨。

遊昌平熱縣學歸過朱都督碑

木葉才霜水不波，偷閑今日遂婆娑。清秋林壑斜陽好，豐巖郊原樂事多。秦塞已隳仍郡縣，武城雖小有弦歌。却憐一片朱家石，千古涇原莫不磨。

神山即事

京塵汨沒已華顛，恰是山居第一年。松月照窓詩入聖，竹風吹榻夢遊仙。隨人久作態，慙者處世方知綽。綽然尚愧未能忘，口腹時勞昆季致肥鮮。

和謝敬德學士見寄韻二首

平生疎懶是天姿，今歲春來起亦遲。好酒或如陶靖節，杜門深愧鄭當時。向來事業惟供笑，如此風光忍廢詩。館閣真才試，枚舉鵠山陪。預恐難期，淡鶻輕風弄野姿。江天寥廓鳥飛遲，從知宇宙多閑地。誰信襟懷勝舊時，夜雨不驚通客夢，暮雲猶入故人詩。山中亦有陽春曲，拂拭朱絃待子期。

登岳陽樓

半空輪奐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
雲氣遠携湘雨至，湖光寒入蜀江流。
山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
三十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黃陵廟

黃陵廟下草萋萋，水遠山長聽竹枝。
末路不求同死處，重華寧有再來時。
霜筠苦淡留千古，桤樹愁雲接九疑。
珍重韓公修廢墜，知憐傲福類神私。

過湘潭

江邊楊柳翠繁繁，回柳外人家。
晝盡開一夜東風，花落

盡。千年筆未鶴歸來，暮雲山出遠浮鷺。
春雨水添濃，潑醪莫釀，扁舟訪陳迹。
白頭懷抱易生哀。

祝融峯與廷鎮，隔諒有懷歐陽原功。
蓋嘗約同遊，而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峯，嘯歌聲撼海濤風。
得陪五馬二千石，獨火三生六一翁。
為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嶽白雲中。
寄詩幾欲中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時雨忽降，簿書甚稀，獨坐王可矩右司有詩次其韻。

翠樾雲深百鳥鳴，形閒如水嫩涼生。
雨聲自與詩有

約天巧豈容人強名萬里秋風黃鶴夢五湖春水白
鷗盟年來不用愁華髮尚有觀山老眼明

西廳東閣總詩鳴天籟相聞觸處生京國故人多老
病洛陽才子獨聲名風雲幸際文昌運松柏休忘歲
晚盟他日江湖携手去儘梁蚊睫有焦明

題武衛殿指揮書林

相府深沉書岩林牙籤挿架列森森千枝萬葉本根
在二帝三王雨露深樞密斯文功利學棟梁來世聖
賢心經殘百氏紛紛出慎勿輕柄惡水陰

閩居雜詩四首

鬢髮蒼浪齒動搖自知宜退持誰招茶餘引鶴消春
晝酒醒聞雞記早朝肥哉玉朥羹縮項香翻雲子飯
長腰尚嫌門有微詩客時與山人破寂寥

半山雲樹接備筵鎮日無塵到草堂寬曠風來書葉
亂騰瓶花落硯池香壺觴自酌敵微醉松菊猶存及
未荒瓊果灌園常不暇誰知闌葉更多忙

鵲山東北接郊墟郭影巖光盡不如九十日春朝暮
雨兩三間屋古今書庭花紅礙經行屐園竹青回剪
伐餘滿地蒼苔愁踏破年來深喜故人疎

竊祿多慙就具臣歸田何幸作閩人登山臨水合非

客病酒愁花又過春夢斷紫霄黃閣遠眼明青鏡白
頭新林臺竹笋來相續不道茅柴味更真

和傅汝礪寄來韻二首

江水舟航日夜東故人音問得常通君才能挽千鈞
重我老性懷一詠宮自古山林容小隱只今臺者有
諸公欲知別後詩成處都在花香竹影中

春紅圍圓眩西東花下紫紵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
鼓要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
八公珍重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圭塘小篆卷之三終

圭塘小篆卷第四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絕句

題西域木唐卿旌表孝義卷

橋梓天珠棟有華良心初不問焉廷何年四海無旌
表盡化志臣孝子家

琳宮調次安南王韻二首

涼入簾帟夜氣輕瑤臺深月更虛明一壺天地渾無
迹只有清風動竹聲

山中活計只餐霞世事茫茫日自斜讀到玉堂無好

客病酒愁花又過春夢斷紫霄黃閣遠眼明青鏡白
頭新林臺竹笋來相續不道茅柴味更真

和傅汝礪寄來韻二首

江水舟航日夜東故人音問得常通君才能挽千鈞
重我老性懷一詠宮自古山林容小隱只今臺者有
諸公欲知別後詩成處都在花香竹影中

春紅圍圓眩西東花下紫紵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
鼓要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
八公珍重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圭塘小篆卷之三終

圭塘小篆卷第四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絕句

題西域木唐卿旌表孝義卷

橋梓天珠棟有華良心初不問焉廷何年四海無旌
表盡化忠臣孝子家

琳宮調次安南王韻二首

涼入簾帟夜氣輕瑤臺深月更虛明一壺天地渾無
迹只有清風動竹聲

山中活計只餐霞世事茫茫日自斜讀到玉堂無好

况夜深猶草侍中麻

織錦迴文圖

明珠金縷爛薰回香玉連環剪不開不把肺肝都織
出將軍惟識趙陽臺

杜子美象

刑後駭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訟流
者流到江西不是春

賞心亭

賞心亭上雙柏樹看我住來今十年柏樹青青宛如
昔當時游子已華顛

牛背觀書圖

蒲鞵盤膝勝安與人訝形骸與世疎却笑徙居三十
乘恰如牛背一編書

畫馬

惆悵孫陽世久無紛紛鸞驥逐齊驅不教神物俱湮
滅猶幸人間有畫圖

丙吉問牛圖

肥充列鼎健充車厚養專為簿領政千古清風捍人
傳憑誰書繼丙家圖

和康里子山韻



洞深春早透蘭芽
窈窕雲香亂海霞
萬丈紅塵飛不到
紫籬吹綻碧桃花

李陵臺

李陵臺下駐分臺
紅藥金蓮徧地開
斜日一鞭三十里
北山飛雨逐人來

上都歸口號

嬌兒幼女逐山妻
爭解行囊看賜衣
顛倒海國裨短榻
可憐杜老北征歸

信筆

造物知余素愛山
一官故調萬山間
山深民朴官無

事却為觀山日不開

冬夜即事

紙窗鋪月白溶溶
爐火欺燈照室紅
萬籟聲沉人語定
好詩都在香奩中

行縣書所見

漲潦留泥費稿畦
石梁分水灌麻池
醉翁社散忘歸路
行過柴門尚不知

謝祐之桃花折枝

天台不折一枝歸
晴日明窻有所思
流水亂山迷去路
按圖無語立多時

金狐學士金蓮圖

九天光彩動金闕
葦路風香樹影齊
却笑漢家恩數薄
只教天祿待青藜

神山棋詩二首

山留殘雨濕拖雲
竹引鮮飈細麗人
詩思清如寒水玉
休教落紙怨沾塵

憲扉尤夏鎮長閑
一榻無塵地有苔
惟底山禽栖不穩
竹林風雨送涼來

次黎東山鳳栖別墅韻

風漪翠舞羽耕楸
雲錦紅酣手種花
蒙杖尋君迷不

得有書聲處是君家
七里原頭營別業
三間堂下有東籬
霜林不盡盡天如洗
都是山人未了詩

都門柳

都門四十里青青
幾度迎人幾送行
老子有言來柳只煩相送莫相迎

書好見二首

陵坡野菜綠如銅
膚受方期宥老榆
菜少人多挑菜盡
有榆從此盡無膚

田園賣盡及兒孫
少壯流移老病存
一段升平好園



畫人間惟欠鄭監門

夜次館陶二首

三老趨程不憚勞
船頭坐看月輪高
煙村漁火微茫外
一簇人家是館陶
浦雲林霧澹蒼蒼
水面無風晚自涼
今夜蓬窓應不寐
計程三百是吾鄉

林庵南樓

西山為我晚烟開
正爾終鍾造物采
更欲細看陰處老
龍將雨出山來

題龍避雨耕雲堂

滿山深鎖白英英
不辭為霖但可耕
只恐無心忽飛去
望人何處望秋成

董仲達送予至湘陰別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
悵然有懷作二絕付其僕之遠送者持歸

吾子才華我最知
鬢毛回首各成絲
泪羅江上一杯酒
萍水相逢又幾時
江離杜若滿汀洲
駘國春來亦可愁
一日順風三百里
故人何處望子舟

即事二首

藥家門繫釣魚船
一陣風香撥麥烟
畫出太平村落

景酒旗多在綠楊邊

遠浦客帆明冉冉前村牧笛響鳴鳴
圍桑葉盡成
蘭庭樹陰濃燕引雛

春日漫述

竹几蒲團懶最宜不知花影隔窗移
鄰約兒報小兒
熟老子坐忘成坐馳

卧龍圖

能辨人間大有年九洲推遣抱珠眠
等閑莫似隆中
起雨得西南最爾天
蘇秀良西望堂

蒼苔滿徑樹連村中有幽人履齒痕
此去客來宜定
約無詩無酒不開門

圭塘小篆卷之四終



圭塘小菴卷第五

序

文丞相傳序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較唐漢而過之遠矣感時
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
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墮續其已絕
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
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
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



圭塘小菴卷第五

序

文丞相傳序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較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
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
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墮續其已絕
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
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
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沮徊翔

國立中央圖書館



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
具矣其往而議和也莫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驚變
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
之心也是以嘗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操于海真不
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
一死爾者則在已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
俊偉俯視一世顧庸碌保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
此志也雖與萬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
之而未有不為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
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者

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為傳
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昇讀吟嘯集指南錄見
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遼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
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請感愧惜京師故老之
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
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
能後者已

五峯文集序

五峯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
劉用孚將刻諸家塾且徵予題其端予惟世之深知

者莫若師友先生之集南軒之序詳矣予何人哉然其引而不發者愚不容訶也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傳於六經則沉潛反覆取道之原於百家參考互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設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刑政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為詩好言為文皆備齊治平之實也先生避地衡山結廬五峯故嘗造祝融之峯以求先生之道躅而深山大谷雲烟草樹遶乎其不可求也獨取先生之書伏而讀之其亦萬一

私淑者乎用字刻其書俾久行諸世其用心亦仁矣哉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札馬剌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為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札馬剌丁洵泰丑大夫執書以監庶應龍等蒐輯為志二十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前代地理書似為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

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列見
怯不花率將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
以永于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御輿陞
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鉄木兒遵失傳旨命臣有壬序
其首臣開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
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
取有正議叛服有道恭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隕心地為異域
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于白溝金之局
於中土又無以議為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

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與其群而混于一則是古
之一統皆名浮于實而我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為言
昉見于易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
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為萬物
之祖君為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為萬物始乃能統
理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
可以執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馬九
州之志謂之九五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
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况一統之威跨軼漢唐者乎

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
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
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相維以持一統我
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而與天悠久
矣

綱目書法序

朱子感興時躡舉三朝而不它及其有激於歎馬而
綱目之所以作也周不綱非一日至命三家為諸侯
則其綱不復可振矣此一家託始之命意也晉史帝
魏習藝蓋已病之唐書紀武則范氏之論至矣道微

千三百六十二年事如指諸掌偉哉書乎其文則猶
史也朱子慨然本春秋之旨任筆削之重主正統以
明君臣之分嚴書法以誅亂賊之心其取義大矣永
新劉益友先生作書法發明之其徒進士胡廣省照
磨馮君敬備欲其說權于世俾將其緊噫朱子之心
憂世甚至非矛盾過公者也氏彝物則之所像則因
筆生焉諸侯潛王則取稱君無正統則並書不相下
帝昭烈以明正統書在房陵以合乾侯死楊雄之仕
莽卓陶潛而像晉守禦乎斧鉞其筆而君臣之大義
明矣它如真義微者益友之撮覆發編殆無餘焉若

夫開卷之初命三家車舊文者終卷非一義苟至當
吾何異焉蓋綱目成靖通鑑者有所折衷而亂臣賊
子無所逃罪矣二書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蓋友之
善適而不牽會而不牾智周於理而力周於文矣或
謂孔子作春秋三傳且相異同朱子學孔子者益友
書法果盡合朱子之心乎子曰朱子之書王業貶其
心易知也昔之書今之削昔之道今之持書揆之以
始末律之以凡例舉此以見彼寫綴而示期者蓋友
之餘嚴精矣竊嘗一二致疑沈潛反覆極見目力心
思之不逮而足之所未至固未易恣其地之所

然則書法一書抑綱目之不可無者乎後之人有如
左氏公穀者操反而出則非區區之所及知也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亮之二十七年子獻由來議
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寅中丞一
日出先生文集伴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
文正公與其季子德孺同官子徐序文正道業以挂
名文字中自托門下士之末為幸而有去之擢第也
先生寔座主接餘光親誨蓋不少視子瞻之於范文
正則有正之幸多矣序其散辭先生以雄邃之學為



帝者師功勳在玉室齊名滿天下自九重以至千里
巷皆以宇稱才氣跌宕落筆縱橫歌詩流播苑隄下
邑傳郵遞旅往往大書于壁然世之歌詩而不知其
文如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勳之大之詳也國
初因仍史治日就踰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
日久學沃謂儒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即行有舉蓋倡
於草昧條括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
祐亦憂及乎其繼或三年來得人之列于庶位者可
救指也去風之隆督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
國勢危疑神龍祝嘏之會猶標舟麗瀕三岐過排山

倒海之風而能力贊執策萃庭平濟非社稷之臣乎
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子空幣而復其舊太官
情不夠檢而覈其監宿衛保憑城社而沃其亢貴近
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不恤也
國家用儒者為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人
而已有士因標其槩使蹟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
見功勳之出有原概也皇上追念勲德贈舊學同德
緬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諡文忠獻字伯微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特進大宗師閩吳公挽詩序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建上鄉玄教大宗師闕開吳
公薨于大都崇真萬壽宮承慶堂中朝士駢咨走而
莫不哀傷士哀傷之不足又形諸歌辭諸弟子哀為
卷軸繼序其首以倡嗣音以廣其哀焉有壬文游三
十年昔在政府嘗奉勅贊公像有人以為仙我以為
儒之語士論不謂過也得請贈公遺雲林小影曰我
不能去以我家行是後公子邁也今年四月赴翰林
學士召甫入京公即率其徒治具相勞旅館中既陸
見將歸造承慶堂不告以故但酒至為引滿公曰快意
若是竟欲去而留別耶有壬明日遂行閏十月再赴

承旨召至京則公已殯於嶽祠之光岳堂矣嗚呼惜
哉公年十三學道十六已披華珥行其師神德真君
受世皇殊眷江南初定有事南嶽公以大弟子遷
行神德代祠嶽濟公實輔行年二十三聲望赫赫矣
始授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加號玄德改大都崇真
萬壽宮提點拜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都
提點神德觀化制拜公特進上卿崇真弘道玄德廣
化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
玄教大宗師皇帝即位親御翰墨書闕閣看雲四
大字以賜年益高體日健勝日障而復明恭遜龍虎

憂歸歷造故舊戒其徒蓄次肆設飲必盡歡坐是得
疾越八日中夜命弟子焚香中庭更木正寢端然而
逝壽七十有八平生勇於為善不以方外自疑故凡
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病陰有以裨益
於時者人不知也與人文終始不渝至其子孫猶周
恤之平居宴坐和以國初事歷觀縷世家源派隆
替顛末按諸教陳有不及者經久覆扣一語不美二
親之存屢歸為壽其沒也得請英事以能悉聞疏封
贈謚備極恩榮夫神仙之事不得而知吾篤聞之以
其亂大倫也若公事君而忠事親而孝謂之亂倫可

乎壽傳八旬倏然而返冥漠與造物者為旋視無益
於世白日輕舉而稱神仙者世未必有能知其孰是
孰非者已其生質之異際遇之隆言行之實則有待
講虞公道行述方將銘堅珉登太史何事於序諸弟
子奉冠劍歸塋有日請益切故為述三十年之契以
寓不能自己之情而與其出處之槩以尊緜謳斥苦
之和者焉

張文忠公年譜序

贈平章政事濱國文忠張公薨南臺中丞張起巖銘
其碑翰林學士歐陽玄序其文江浙儒學提舉黃潛

記其祠三君洵有壬皆延祐乙卯公主文所取進士也
有壬辱知允深公之薨乃不獲致一奠之哀獨欲效
片言隻字以答知遇而奔走賸阻又不獲陪三君之
列竊有感焉公之子秘書郎引奉公年譜俾序其端
嗚呼此有壬之志也公文行履歷具諸碑而稟諸譜
矣靖以躬承一二言之公汲引後進如不及有壬初
倅遼州偶免瘴曠書來英勉有與斯文復古治語承
乏中朝公在鄉里每小有著作作違左右必喜而形之
書蓋欲曼其本至也允慎許可獨稱轅山陳公曰適
來士大夫宜亟法此老蓋取其立朝蹇諤進退明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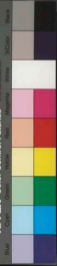
有契於心以矯時弊也朋游有為御史過於自保者
公曰御史士大夫之洛陽也此而無聞無官可為矣
拜詹事丞有壬遊之通州坐漕廳語終日其略曰子
見舉人以書擢官旋擢其書以官裕身而辱敗其官
多矣子將不釋於用其勉之翼日入城則飄然歸矣
自是不復一接焉公以布衣入京歷登樞要道不合
即去優游山水若將終身閩中之儼人死殆盡而臺
中丞之命一下慨然登車領已財竭心思活垂死無
笑號慟感疾以薨發於至誠有不能自己者非勉強
所能也或議其益事太迫而疑其制行過高不知義

之所在皆當為者也國家百年培養士類其學固足以支梧世用至於養其氣以勵其風節則若有未至者焉風節不勵而不殉於富貴者鮮矣惟豪傑之士挺然有見於世而頑廉懦立之機係焉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而其久退一出又有合於義之大者也於序其可尚也哉

忍經序

衡陽高士栖碧羅巨海嘗從文上海上歸終身宋末寇交接稱許尤不苟有壬讀書衡洋居與之隣乃辱與進聞其稱海北道康訪使榕寓孫公之贖不容口

蓋公往來過衡衡士大夫多慕而見之巨海則交履最密者有送行序若詩在栖碧文集今尚能記其際公金源為古部人征宋有功歷官所至皆有惠政長憲海北氏懷吏畏太夫人年高上疏賜養沂沭湖湘士大夫無不熟公者今中書左丞大司農良楨餘卿其子也時望所屬公累贈推忠靖遠著猷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正憲公某不及拜下風猶欲識其子孫以酬平日景行先哲之意而餘卿仕早有聲日踐華要承乏政府實嘗同寅都城旣屢又得為鄰一日出書曰忍經以示某曰先子平



生有得於此輯而為書子其序之某識翰卿但知其
世有積德而不知其所得之源也及讀是書為之三
歎曰孫氏子孫之賢闕闕之大豈徒然哉公之言恐有
正義有變義有衍義使人人有見乎此則俯身齊家
准官之道盡在是矣夫以必加心上而能受之非易
事也易之慙愈空寇書之以禮制心乃其下手要法
公守舉以示人自傳記子史以至佛書道書百家雜
著詩賦凡有關於忍經者靡不收入古今之言恐者
無以復如矣翰卿既參大政尋拜左丞分省外藩復
入政府廟堂以其久勞換路聽辭中書俾專明農士

論猶未釋也請父之書得故若此不惟一身一家又
將傳之天下後世也某賦性褊躁任途五十年濱於
危殆者屢矣使早得伏讀此書庶不至若是之殆也
雖然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尚求箴警於國某雖七十
有一苟未死一日有一日之事此書尚有資焉

國朝名臣事畧序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
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瀚所鍾命世
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額
宮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未元勳偉績世未盡

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與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邵蘇天爵伯備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微敘其端某在京師早知伯備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徵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備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

士大夫用心如伯備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於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賢班幕府學殺王大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筆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

宋誠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贈翰林直學士謚正獻宋公誠夫怡其弟顯夫始入京過予陋巷一見如平生所著曰十樹粟者視予曰京師吾鄉田廬盡廢江湖二十年儲蓄歸為恒產獨此爾聞其帙知其學已究文已成謂之曰君之產不但與千戶侯等將與萬戶侯等承之山北暮歲辛酉當大

此時語同官第一人在誠夫已而果然為御史為左
司都事守與予同事當大廷論議不顧忌絕去儒生
拘迂懦訥氣留若老於吏牘者仕至國子祭酒而病
尋卒於位既塋顯夫出所為詩文監察御史上之臺臺
恨山南憲下所部刻之梓而俾予序其端夫士之生
世生有聞於時沒有垂於後是不死矣而士之垂世者
未可必其必傳而不與草木俱腐也至於誠夫之文則
吾知其必傳焉待罪中書每館閣掄材未嘗不為誠
夫歎歎使天昌以年則其長翰林集賢亦循昔之意
其魁天下也不幸用之未能盡其才而幸得顯夫為

之弟使其文著于世傳于後又類所刪文若樂府為別
集片言隻字無所遺逸顯夫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
死矣誠夫自選其文更千樹栗曰至治集其傳不待
予敏也獨列其守官梗槩使讀其文者知其政事之
長而信其見之文者非空言也顯夫令監察御史文
如其兄二宋之名於是益著矣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為
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為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
跡以經別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



胡氏傳出學者俞熙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
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
名家名氏者况有考其短長而析衷為書者乎且聖
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
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
闕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
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皆
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
傳註之說可泥于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
或全或畧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樹衆長萃

于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
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
所以教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
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
知去取迴觀集義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說襲而取之
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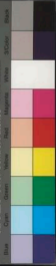
春秋經說序

子授勸歸田里客傳至御史張君約中章疏言三大
逆當門誅洎諸姦惡族黨宜鑄削投諸遠且言天怒
人怨驗古質今紀綱賞罰治亂所係言極剴切予讀



而壯之億其人必知春秋者也春秋明天理正人倫語其大則為亂臣賊子而作也約中元統癸酉進士治劇縣有聲入荐筆貫難進易退歸卧林廬權州尹迫命與疾而赴子熟其賢未知其蘊既觀論列且寄所輯春秋經說微序於是知其深於春秋而復自喜昔者億之中也董氏言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然春秋豈易言哉三傳而下便到啖趙啖趙而下不知幾家胡氏之專精而改元即仁之說不能免龜山支離之議賈竊不殺之記不能辨法家假託之文則竊是經者亦憂其乎其難哉朱子不能自信於心

未嘗敢措一辭者豈以是邪然其言曰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又曰聖經本平易後儒以己見論經故經義不白而反艱險即是究之朱子於經不既淵矣乎尹和靖言王安石廢春秋非其意以三傳不足信其不解者以其難也以其難而不解可也以其難而廢之則王氏心術可見我朝革履吳公采摭諸家之言各麗于經分所異合所同為纂言十二卷又做陸氏纂例為總例七篇有功於經者也約中因纂言錄其說以附于經其自得者又疏其說于先儒之後中大路而



不岐汭正流而不沱又有功於吳公者也有功於吳公斯有功於經矣一旦大用持是說以裁割庶事有什伯輩疏者已經說盡空言而已哉

琴泉先生詩序

漢陽文學掾湘瀏劉曠光遠氣豪而溫學充而貞與之游知若人游之久如若翁翁字山甫蓋今之隱君子也昔長沙趙公平遠典刑一時尤相學善家貧有襟量士大夫過者無不款接藏書教子掃絕塵俗惟癖於琴平遠號之為琴泉先生其有得於琴乎古者成人以樂養其情性而蕩其邪穢今則無矣鄭衛嘈

律萬耳一聲聲之平者獨琴近之故稽康嘗謂衆樂之中琴德最優幽人高士養心理性舉有託焉平遠多薰尤精於是度曲審材斲削漆絲悉身為之顧掣是號而被之則其能可知已天下之泉水為潯水之原也海雖大受外所需非其自出也今夫發而消消流而滔滔微而為溝池積而為江湖以輸於海而無窮皆吾之所自出取於內而不求於外者也而其為水也猶雨之始隕自天潔而不污者也易象蒙中厲時出孟子之有春皆有所取琴則何取焉堂以其始遠也歷澗谷觸崖石深然鏘然幽響振越和之以清



風龍之以松聲山空閒關其有契於吾琴乎抑然木
為聲假於人以發者也泉自然者也愛而不可挈也
寓諸巖而寫之冷然流出於絃徽間彼有無窮之流
此有無窮之聲聲與心會物我兩忘不知琴之為泉
乎泉之為琴乎山甫之為琴泉乎琴泉之為山甫乎
吾聞其人淡無所好豈屑屑於藝者寓意自適以發
其胸中之樂爾年今七十二飲食起居如少壯時其
又有得於琴之外者乎予以平遠之交知其友之端
以光遠之子知其父之賢故喜為序之

智子元越南行樂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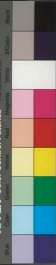
鎮陽智熙善于元以多學濬卓犖之才大德間宿衛
春宮冀速化行其志命與時左為南臺行人轉掾史
又不樂棄去令太師秦王右丞相為南臺大夫知其
才居中書擢西曹掾皇上即位故事遣使頒朔安南
行者超三級歸不啟降故自售雜選而薦私者亦復
沸騰久不決乃合議堂上丞相曰智子元可欲行者
與智面校優劣眾口始塞於是子元以禮部郎中佩
金符為介使以行既反命出紀行詩藁微言柔之禮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况天子即位乎諸侯
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况蠻



夷小國乎安南先宋納款我不拒之天下既一彼復
反覆我不衡之張嘉錫資不吝也然自世皇時召其
主人朝而為辭幾易世矣世一未王且不能行而朝
廷每勤行人涵容煦育祇以見我元之天地其量也
觀子元詩其處之之道大較已見矣今年五月二十
五日檢才大安閣下予首舉子元甚力丞相喜且云
智子元佛法亦通宜垂用之而下坐它有論薦可否
持久俄丞相起遂輟凡使安南即酬美官子元獨留
滯餘一年雖然丞相不忘也一旦柄用其亦自行其
詩乎讀之竟序而歸之

張維飛詩集序

延祐首科國人暨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幸獲魚兔
委其筌蹄與夫不以一得為足汲汲所未至者亦各
搢人耳目有不得而揜者焉唐元氏張君維飛首科
右榜有聞者也不以一得為足益礪其學充工於詩
往往膾炙人口佳章奇句不可悉舉拜御史西臺按
巴蜀越篤足跡殆盡西南履少陵之蹠蹠有契焉移
南臺行嶺海窮極幽險會浙東憲過錢塘登會稽探
禹穴天台屬蕩之勝舉在心日得江山之助故其詩
益昌而多也矣言之精絕者為文文之精絕者為詩



然昔人有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之言亦有文
章不傳獨以詩顯者工部三賦它無聞焉非無文也
以其所長拚之也雄飛既殲其學而詩又其尤長者
乎移金湖南過余瑯琊山中出其藁古律詩共若干
首屬序其端愚因以得悉其多也且作色而有惠佐
臺而有聞司憲而有為礪學又不已不獨資為詩將
澤於道德仁義致其遠者大者其可尚也哉吾同年
之得人可不謂盛矣乎

成中丞詩序

元統癸酉南陽成公誼叔既擢弟官翰林學日益進

名日益振任日益顯為河間轉運使弟有孚嘗過之
談其政不釋誦其詩又勝所聞於是知誼叔不以一
第自滿力進儲而志遠大者也中臺政府數歷俄徧
御警者重著作不輟分省於相相吾里故尤悉其政
適林慮有警乘其未備而弭之有詩曰林慮清園已
嘉其有為而詩不苟作也時方急賢召入尹京及甫
發劄復拜左丞出鎮大名尋拜御史中丞召歸皇上
以群醜未殄將帥翫縮非聲實素字健有力者巡行
研治未易即工詔分臺率僚屬事賞罰興除律專處
決其任重矣客陳君彥博輯誼叔詩二百七十餘首請

序其端卧病寒齋因得盡讀皆有關於世教而無苟
作也詩言志爾斯行可以言志矣昔元結作春陵行
兼賦退後示官吏二首老杜謂今盜賊未息知民疾
苦若得結筆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
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此興體制令誼叔
為牽執天下皆在鈞陶中豈特邦伯而已哉他日事
業將百春陵見之歌頌者又將鳴邦家之盛不但言
志而已也是為序

宋顯夫文集序

子卧病田廬有禁近之召迫命執道惶汗無措而復

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寔直學士協恭侍從自公
論文亦一樂也此予入京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
得者其孤承紹復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
而不可見惜哉孤額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
遺兄續編次若也世父至治集公寔序之故援例以
請子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
也夫昔顯夫兄弟入京首與子同游盡賦子所著騷
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發且悲也及閱顯夫集則未
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序可
辭乎國家設貢舉閱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文當日

益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耗拘拘規倣而依依乎所適者欲昌得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沉潛心有所得濟以定力而熟之則於辭也決淵渟而灌漑澗濼堅良而走康莊廢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賈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夫得忽於播而急於穫者不有聞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不竭不耗而又有進焉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凡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無石然世守

信其為王也曠由奉禮郎為丞相東曹掾兼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於誠夫矣竊前寒事即謀刻父文宋之後其亦昌矣哉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子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京師留省百事所舉必疑不決暨須上聞者始咨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參議左右曹非有疑稟不至都堂日長吏退恒兀兀獨坐聞得朋游歌詩率爾應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樂興有一二十首而無

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
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踰僮僕橐末以俟諸生李冕擬
拾繆作得百二十首予視嘆曰夫士之窮者乃工于
詩子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謂子不窮則昔人以道
不行為窮方今玄象示儆豫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
告水官練民疲財殫粟耗而予視顏執政道果行乎
悲夫子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
窮歛其心力一寓於詩子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
為而識淺才劣卒不能為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
彼之窮猶有詩子之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

子其窮之尤者乎而不工之語時託歲諷滕口說說
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文過集以識予過因以見
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圭塘小菴卷第六

記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為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窮蹙頓悴不斃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瘳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令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瘳之而後益昌

RESERVED WITHIN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圭塘小菴卷第六

記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為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窮蹙頓悴不斃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瘳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令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瘳之而後益昌

RESERVED WITHIN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有所不恤矣一身之不辜
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也至於山川草
木亦與有幸焉賢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水若濟而
深景星慶雲之所燭春陽谷風之所及凡衣被其精
光和氣者莫不孕育發奇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
草木也況人之得於觀感者乎蘇文忠公文章在天
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論其平生忠義而述其
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歎者焉其盡忠論祇以賈枕
之萍沫歌庸言乃以媒黃之貶翰林駸駸乎用復出
又兩入而出則惠州僇耳之禍遂終身矣其在

朝廷始終不七八年倖守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
路者十二年憂獄之危殆如朝露夜破溟海身厭毒
厲所以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昔移汝也訪黃門公
于筠道與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月于壁
甯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覽力學精領登元豐八
年進士第築懷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
懷坡詩淳熙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十朋諸詩
于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至元三年歲
丁丑廬陵夏口孜為錄事訪閣遺趾論為民居請復
于郡郡守佐賢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

榜懷披而勢之勝三則阻湖而環之皆山後抵于西
萬屋櫛比奇峯疊嶂之錯峙琳宮梵宇之暎帶湖近
而瀕水遠而遊者莫不洞見經始戊寅十月落以明
年四月廣隄而基固之以覽又為護隄植柳百株更
闢曰樓櫺皆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
非事土木務游觀者也懷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蒞
止才七日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揚元素李
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今日遂使興國山
川草木並聞于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黃五年惠脩六
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貴至于今

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瘁其躬而昌于天下屈于
今而信于後世者其蓋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
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則文
公之達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熙文公自潮陽歸不出
朝廷而卒于家公則間萬死而幸得歸常席未暖
而病遂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昌於天下
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君請記為述其槩俾郡
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
勿徒為游觀而已也

天地渾渾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顛穹生民倚而未泄
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為春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
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
亦惟一時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
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見於寶箴傳之而濟斯
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其明也其本於經乎
金源氏之有中土雖以科舉取士名尚儒治不過場
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
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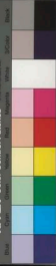
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崖至燕者時有
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
其有得也皇元啓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
姚公焉至大間先生之姪收闡為翰林承旨定極文
柄家學益明孫瑄由世實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
守吾郡一日請曰子嘗長翰林寔今太史吾祖之塋
收闡已銘之矣書院尚未有記子其勿辭夫以收闡
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義詳盡尚何庸贊
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為書其槩公館樞宇
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諸仲宏贈太師儀同

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惠靖子婦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姪燧是為收關邀合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公幼篤尊敬長力於學天賦既高所以實力故其成也大大宗擇必關赤子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往依馬與偕北觀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承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

族殫殫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至水衙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畫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蓋自茲始牙魯瓦赤行葦于燕諸侯魏培克入婿以公為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携家來輝壑苑冀田誅茅為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龔魯司寇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祭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

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
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賓漢卿相聚茅齋魯齋聽
公言議正梓遂造蘇門畫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
景衡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畫景前
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惟先生命魯齋畫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為大儒
牧閭銘謂公所梓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
趙瑩來徵既至大喜時召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為
乃盡平生所學為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
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次及教

時之弊為三十條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
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
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壬子受命征大理至
曲江先驅而夜宴群下公陳宋祖遺曹彬取南唐教無
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殺一人明日早行
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為之公賀曰生民之幸
有國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常為幟書止殺之
令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
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
之旨凡今關中秦成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



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
常雅樂命東平守臣擊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
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閔先聖大
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落士楊庸
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其
校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侍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
議王儲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幾久不致崩壞
皆從之上嘗令公料李壇之反公對曰使壇乘吾北
征詔湘海搃然聞關居庸惶張人心為上策與宋連
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

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
對曰出下策後如其科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群言回
回雖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為反逆上曰在昔潯陽
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術不純他日必
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
非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及伯顏陸解勅逆戰者
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
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落汰而簡
在帝心也既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宋殺之詔兵不
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



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一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立城
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
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為國奮矣而臨安未肯
輕下蓋懼合止殺之信不堅許其來耳宜遣官專輔伯
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嘗從之公
自召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
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四年拜中
書左丞至元五年出食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
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
薨于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葬輝

州蔚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淑程世舊學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諡文獻至正七年監察
御史言雪齋誠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
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
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公從祀孔廟單懷又立書院
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
淑諸人廟堂題之令教養不死壻經義惟謹公事業
滿天下收闡之銘備矣而大節在前倡經學闡明斯
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闡於斯道者无致詳焉世言儒
者不知兵蓋兵在揮將若淮安王平宋之功跨軼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壇古名將不是
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
關屯淮蜀勸農開中國已合幅員而混于一矣某固
記書院而竊有感於今者故雖收聞已書而後及之
非贊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
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
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為學也至
矣道學堂空言而已哉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廉訪使李守仁言親國
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為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庭而
輩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卑
隘弗稱昔濂溪為南昌丞宗濂濂既設况道州其鄉乎
輩懷猶道州也故中書聽承頭為書院校職屢更祠
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嘗請却吳陽地構築未報宜
亟作以副書院名是贖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令
河南道肅政廉訪使從宣入其宅地莫墮矣曠過請
地判官馮祺經始石園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
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為兩序後為講堂

東西有齋時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杖履
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併來屬記有
壬昔長中書左右司陪先生子右轄公跡散時聞過
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
天地間由開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絕明晦有時爾
掩而明之其人乎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亦舉其際爾孟子後千四百年始得二
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至有所屬未子卒才
八年而先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之真傳授道統
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能然乎

舉而指諸事業若時務五事其際也嗚呼中統至元
之盛有隆古之所不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若何
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
其要在辨異端闢邪說先生之立朝也當艮始萬物
之際正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
申韓邪說雜鶩于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
舉世依依以為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辭而闕之
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理之者
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寒其將來蓋攘斥之功出于平
居講明聖學辨別邪說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

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庾成集賢大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衢築室為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統乙亥皇上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神道碑與夫制誥贊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任者至矣有壬晚學搜聞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遠邇之有聞天下從祀庶幾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圍其中而猶屑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袍鼓者焉王

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反陽城居晉鄙兼其德而善良幾千人况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有懷孟也制詞有曰再令董子惟前有傳受之弟子王道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任於懷之士有望焉

馮氏書堂記

君子為善窮則獨達則兼獨若隘不得已也兼則同於人聖人之心也地有不同亦安所遇爾士有不至於窮而亦未至於達者其在二者之間乎善及及人而心足自愜抑亦愈於獨善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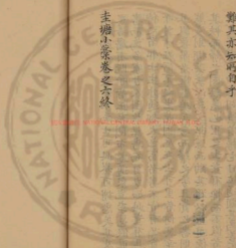
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夫分人以財有時而匱則亦
小惠爾教人以善利益無窮豈解衣推食所能彷彿
萬一哉許下馮夢周士可買書千卷構堂蓄之以待
里之不能有書者為之約曰凡假者悉所取記其名
若書目讀竟則歸而銷其籍損者不責償不歸者遂
與之以激其後缺者隨補之士可之言曰夢周幼失
怙育于兄早從鉛槧就令自力于學而迨齊祿仕沐
膠不可解也茲欲懲吾盲而欲人之察秋毫也懲吾
瞶而欲人之聞蟻聞也有不教之恐里之不悉而約
之或滄也嗟夫事有用而力小而及人大者人每委於

不知而知者安於不為士可此舉可謂忠矣其及人
之善庸有既乎昔王充閔市邊道衆流李邕假直秘
書而為名家古人困於無書而自力如此豈有具而
待之者邪士生非通都大邑富者書不皆有况貧者
乎美才在所不之坐是因厄在士可里者何其幸歟
且假粟帛者既靡矣營而歸之勞且費也書則不
然淺則擷其華以為文章深而酌其源以蓄道德舉
其帙而歸之固無恙也里之士豈有憚而不假者乎
士可歷官八品辟湖廣者掾它日位通顯其為善不又
有大於是者乎死士啓今湖南宣慰副使觀其誌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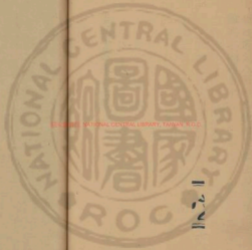


圭塘小築卷之六終

擴述家譜人可知已他日里之士兢兢董出不愧二
難其亦知所自乎



|| 4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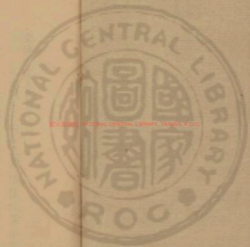
ENCLOSUR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2 ||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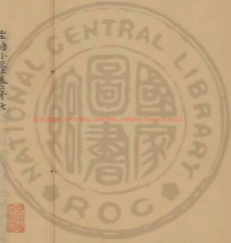


主塘小菴卷第七

元中憲大夫同舍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子編

影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通大都小邑枝疏豚貫際天兩
覆播身為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遠永淳陸馳舟格
梁濟荒隙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
或壅塞則身為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
皆專官董之歲時進行而察其廢備此朝廷著令示
為政之先務也影德實古相河東甲所居禹貢冀州



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
維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為路路則
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嘗因之郡直孔道驛
傳靡康歷淡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
萬壑之流奔橫狀悍城防蓋淡蕩然四溢官舟濟人
而要需阻尾上曝下淖負掣奔渡擠排跳踴斛漏中
流搖搖及溺水洄作橋因肆括歛聚良用懸薄覆弱
措行者机改莫不股慄歲一脩折民大有輸結橋之
用百才一二露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
霖嘗監安陽縣性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

赴調京師常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
余既繼史之且語之曰果成予為若記俄陞路達魯
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雜事首號于庭曰洹橋病
民堯侃具知為永遠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
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溫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刺
真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肯盡乃相舊渡沙深水闊
板難為植疏鑿引水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碓廢渠土
性堅良而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
後先幾年莫有述者自力一及若發節物出莫不躍
然以喜地為天寧寺業世不可年也乃召其徒以其

法語之曰佛以慈悲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
若輩為之且開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
則是役也若輩宜為之况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
也其亦難強於而哉試指此地吾有司自為之福田
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吳誠吾
徒之富為而不能為有為者出尺寸地尚可新予相
與若券入官約又不許既得地以府帑盡息募工購
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輪斲費勞實
繁得石水治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覽及鐵鏝磨不
具其安陽縣尹趙將敏審其材優量其沒恪共朝

夕用底于成經始丁丑二月九四閱月而建其
廣而淺未審早未陸而防未堅昔明年夏始克訖功
其長亘十五尋礎基于湖兩端城岸中作三墩折水
為四而統於其西以劈水怒回環順列一脊穹起極
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九材假于民直有未歸者
馮公入為利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
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
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獲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
亦昔之冬獲危而憂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為也
况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于有志一僧孑然而出

儲無宿春植一標于荆墓先礫之場而萬間金碧不
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為之孰有
倍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
默者不為也其或勵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攝之
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環而勇於
必為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
允渠水之利莫不備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
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為而後人為之者未
聞古人事事盡為而後人無一可為者也昔杜預起
河橋於富平津象論以為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

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克諱於浮議而成
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
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既為記之又未與人之語為之
頌曰

洹水激激載載伏載流始于濫觴俄而騰舟胡為得肆
奔騰喧騰揚為驚濤激于堆埼俾馳孔殷商遂彼出
乘竟將墜濟險慮覆載且日偷安斯匪令孰急其病
而疾其心豈無徒杠亦有與梁腹民之膏視為故常
膏脂靡恤事功矣益枯株槁壤載晉及溺乃有長人

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後同淳言說。說謂古有賢而不此。肯登林於前。我不爾答。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執險。千夫運斤。山石為竭。曾不逾時。橫空截薛。鱗集櫛比。堅插臺玉。蜿蜿龍卧。岩峩蟲豸。昔也江海。今而堂閣。僂僂絡繹。晝提夜携。凡今之人。盡究所適。豈揣未周。夕求其實。有為遠慮。人即迂之。惟畧迹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厥橫流。岸感善前。涇水泱泱。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茲不忘。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蔡榮公合其

蔡榮移書有士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矣昔保釐長歲若履希憲高提賽典赤輩皆蔚為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勗後繼敢以屬于有士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陝西行者而四川自為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撰立中書省總于中分省

釐於外行者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
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若若甚易者然地之所宜有險
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連飯東夏
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苟宣其任其重中統初應
布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為易繼以
養典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
夷視人憑誓朝廷攝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表歲之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
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未法令明備遵之
者福慶之者罰若使隨所及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

有玩于法徇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法有所不行矣
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竊之機則未嘗息題名
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為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
不能效之耶某之為惡使人唾棄若是我獨不能戒
之耶用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
出於法之外者焉商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續聖者
執躅相接遜聽風聲守吾師也若夫德于人而未忘
遠于事而未逸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而暨諸公
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
窮為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

其石以待之

普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絕聖人不怠也禮則不特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主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今有不舉者况戚族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實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

又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普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而四賢堂故基獨蕪蕪不治令通管仇侯理禁舉墜勸農敦學歲後告豐治捷梓鼓頡頏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德萬而復為堂馬經始至正二年孟春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室以祭前園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碍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

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時或
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夫抵先王承天之道
所以雖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自有五而祭
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
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
道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
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
約處淇而河西善誦歸廟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
藝且然而況為聖人之學者乎吾當變風變雅之餘
有憂深思遠之意悔美且厚人生其間雅德之大小

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
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
處勲德為何如他如秦弘中趙元振之相業陽元宗
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倫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
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執俗其氣足以康
頤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
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神
其後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
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
德而善長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蹟也昔魏杜

徽為河東太守闕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
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闢常象下而未聞有相合舉而
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聖元之嘉會魁奇材
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梅績其純靡聖人之學而任
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後之者已侯燕人
名潛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柱畿之流字司業名士元
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洞金源告竭天一之真胚渾胡方混為元
流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啓運為民立極

維時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職
慮超越規摹弘遠惟精易毅惟道務至非博天至人
苟貴元化開寧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遭近臣劉仲祿
自秦燬國即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
不可失絕宋金使幣幡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
西域雪山帳殿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
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
冠服金印字全真大教是為長春真人全真者恬澹
無為全其本真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真君至是玄風
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第一

太古真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真人王公歲乙未長春
以汴之重陽觀寔真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
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凡諸宮觀丞相
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並王之構殿熙春閣
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與朝元遂為宗屬龍德宋
同樂園道君既禪之所居地五乾位故為是名有十
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宋南
渡為道宮嗣至今日文昭德號知常洞教文真人姬
公既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
通真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

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馳至
崇玄誠德洞陽真人徐公奉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
司公俱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真人
王公公名德衡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
弊者新之秩秩就緒矣爰自己未構築丙子增建且
百二十年或砌或葺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
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勒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
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純河宋蹟有在惟老子著書五
十餘言道德之意後之述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
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

聖人中心行道不設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水貪潤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不惟不繼而淫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為治者多宗之所以絀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富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為先其為意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為坡公所謂孔老為一者非牽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某固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間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致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闡萬億年太平之基與其所以為道也既為教次其師先之禁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宗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義於祥符崇政
土木之跡可徵為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真人天
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摩挲不倦乃徵其跡而敘
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
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備故也又
三十七年復事備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
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寶毀之令
蔡京別撰查源氏復募翰林侍讀學士趙東文有文
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始徒解散時全真之教

方興長春立公起海濱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諭治
道以開身治國撫民止殺為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
春法系之弟為太古都公太古傳柘雲王公長春以
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教重陽真君昇化之地命柘雲
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為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魚
主太一上清龍德諸宮觀事惟上清為潦水所圯規
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為祀
六十撤故宮材崇三清之殿于前次列真之宇于後
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百楹雖非其地而
名不泯也泰定三年唐白文逸明德真人天游孫公

以故宮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素清遠
大師黃道真從事備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壽
玄元聖像于前奉栢靈祖師于後翼以齋序繪以周
垣應帝場圖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迭庭而存古備
廢功亦懋哉惠睿記龍德宮宮道之在具而不在于彼
者恙矣茲因天均之靖惟太宗之初意且蹟蘇蔡之
文而東有感焉太宗意在清靜無擾蹟道德經慕其
酌趣詔近臣曰虛靜致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為之道
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
道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

用以慈險不爭為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
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方士
之言末也備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
言則謂宮在國東為震為春為仁於應為子孫太宗
作宮子孫衆多萬生真宗受封國者八王夫於仁宗
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
言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
于慶曆不事備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諛言之
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襲於法亞留史之說乎
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

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末元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也後之嗣者尚沂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與祠祠宇不患不復是為記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黃發景陽奉考妣誌銘請曰藝上世豫章豐城人緣迫棄不致擇闕闕奉三親走令職而後不一紀皆棄嬰以遊傷哉予貧而不能從先塋

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塋焉吾母榭焉地若無悔惟孤死在首用戚戚不自安作廬萊左偏曰歸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父于亭而可訓諸後若子其哀之予不幸為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并屋號舉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為其禮也然一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于孝子不死其親視之出也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歷時亦無不歸也候門牽衣迎慰之樂為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望皇皇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遽

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之構在穿木間
而露潔榮風霜變括四時修史景物隨化觸目之頃
有不思其親者乎朝而俟夕而俟歷歲時終吾身而
俟儼然愾然有不見其親者乎昔太公封營立五世
皆反壘於周士去國曰奈何去墳墓也古人重是尚
已延陵季子壘于贏博孔子乃以為合禮者禮之變
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欲有侍而
別至不壘者可惡言哉景陽是舉其節命於禮之變
者或謂古不墓祭而生有家斯亭果歸來乎噫精誠
在天地無性不達觀於子一氣耳子時在視園在也

又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詭北域林風水垂觀幾千百里
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別至不壘者又士
所不慮也考諸涿涇涖屋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
景陽廬蓬芝生于亭天道重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
焉導豐城之慶源發屋翁之幽光不獨歸來是亭而
有攝所在無乎不在也既為記之且為迎送曲以益
其思而致其歸來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來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遠遙翁
樂遊兮遠志歸翁飄忽兮為性煙霞含樓兮林莊莊
賞山之阿兮松如雲山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

考在天在淵望翁軒車考心裂自穿翁之歸未考淚
柏已枯翁之不来考僕與死俱心終古考不死期石
爛考翁必至春方兩考秋必霜我寤或憶考我寐不
忘人生有鏡考脚際非駁比望其歸考盍慎其始

廖氏園亭記

千垂閣淶江廖為右族莫徵其實同年揚全州廷鎮
亦居淶相從遊衡山舟中語廖始志且誌予曰廖有
奉先堂虞侍講伯生為記而記其世緣者則吾同年
歐陽侍講原功也其園亭之勝實冠一州表其勝則
有待於吾子為予惟廷鎮文軋虞歐居且與廖同里

其誰宜為辭不復即耳譜廷鎮者述其祭廖世積善
曰麗龍雲祥雨國初為宜山縣簿尉弃之歸力於行
義多子而者年幼子興元字晉福克世其業規郭西
之山為園亭年甫四十而卒二子麟孫驥孫嗣蓋有
加精舍曰淶西度書籍也亭曰青山流水之間者據
其勝也曰山間四時者著其備也曰秀野者得其廣
也曰流觴曰採雲曰巖然者紀其用而未其高出也
泉出山峽貫其中導而為澗澗而為池花卉風物之
萃澗泉實為之淶之治為醴陵姑邑也戶繁而州居
淶水之陽淶水東采瓊州而北西山峙其右蓋州之

勝華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華於魯氏園亭其大較也
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為詳是記不焚喻日以鉅
而或以聲為日哉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
不究地有違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為善之
微不亦顯哉予固有以告二子為園亭游息地也而精
舍有書可藏簡為張地有時我學用昌播父祖之善而
充之嗣善之大不在孫子園亭不葬而善矣苟為景物
沒而一於游神架觀美子不讀則園亭葬而不葬矣麟孫
字序時懸孫字考良彥時考良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菴卷之七終

圭塘小菴卷第八

記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子編

河南者左右贊治堂記

世望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
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
天操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
制魏晉有行臺齊隋兩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
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令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年章
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副設置不常佐幕有左

勝華於西山而西山之勝華於魯氏園亭其大較也
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之為詳是記不焚喻日以鉅
而或以聲為日哉其未見者地也可見者理也宜山位
不究地有違官不及晉福天不引年有子繼志為善之
微不亦顯哉予固有以告二子為園亭游息地也而精
舍有書可藏簡為張地有時我學用昌播父祖之善而
充之嗣善之大不在孫子園亭不葬而善矣苟為景物
沒而一於游神架觀美子不讀則園亭葬而不葬矣麟孫
字序時懸孫字考良彥時考良其亦有起於吾言乎
圭塘小菴卷之七終

圭塘小菴卷第八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子編

記

河南者左右贊治堂記

世望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闢宣慰司於汴至元壬
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為都省幅員際
天操務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
制魏晉有行臺齊隋兩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
以諸道事繁准齊分置令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年章
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副設置不常佐幕有左

右司都着分為二行者則合為一設即中員外郎都
事各二員一省貴書額為左右司各防乎隋唐改即
中為左右丞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倫者聞記綱
百司舉正文書之捨夫非者知臺閣故事不在茲選
我朝簡擇尤慎內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
紀河南佐幕任者不可悉考余則刑部郎中觀者詢
員外郎脫因陝西者郎中趙中為郎中宣文閣鑿書
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路都汴梁路治中伯福木兒
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為員外郎上柳留守司都事充
滿海牙檢校官羅吉董守成為都事朝議以用兵供

德而溢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履入為禮部郎
中請於承旨歐陽公爾曰贊治古走書相下請記不
果作及來承乏鞅掌惶惚亦不做作一日謁詔使汴
梁府署丞適者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時謂贊治堂
者總為吉輩請曰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
乃為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
助在今日宜何如簿領鈎稽其當職也非贊也贊亦
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清之德而其私之刑
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
不違農疆域多成歲不知與移病流弊萃於若垣治



之不力延遲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
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說而樂受欺者苟
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昔人有古上策莫如
自治斯言雖為它設故斷章為諸君獻惟自治而後
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
孫君徽撤為山中書直省舍人來悴是州上官與其
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
明亭地廢已久金永安間朱散記文石刻故在一日

孫君泊其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
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
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儆予善為書之既又請抒其義
以發其節請亟而切乃為之說曰公之為義大矣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
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城私民其
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城一己之私情則令行
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
之自天子以至於魯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
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

物不獨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苟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塔人至矣蓋公也若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明明明明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于地而必出焉以之偏堂觸日微省而又克已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微名以為公不任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護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苟卿所謂公士者諸君獨之矣推公

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為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彰德路同知林州事孫丞事去思之碑

士一命可行志至哉言乎夫士之仕榮卑不必較也顧所行何如耳不脣下僚謂必長而後可以行吾志亦固矣夫苟吾行是地雖貳長龍尼之乎苟吾行非地雖長貳獨不能尼之乎若夫挾長以陵駕其貳者固有之為之貳者亦盡其誠而已果盡其誠信及豚魚人有不孚者乎且利人澤物君子之志好德惡仇齊民之性君子困人之性行己之志凡吾之得為者

盡為之其為利澤多矣尚何崇卑之較哉彼以州縣
為徒勞者又不知聖人抱闢擊柝雖微必敬之義也
至正戊子秋高唐孫君由中書直省舍人未倅林州
朔月而頌聲作三年而二致耆老在義揚顯牛恆善
董請曰孫侯惠吾林不一即人共知者若始至謁廟
學易神門植松拓覽壇壝造禮器拓門徑獎勵學子
急先務而知所本矣農桑文具躬責其實督隸煩擾
盡汰其冗善惡有籍使人自格審質鑊禁宿禁尤劇
刮而去之除李王地虛稅十五家之害實惠民尚使
病者得藥言夏稅納府病民而聽納于州唐宋樞翰

運勞遠而德輸于府皆實惠切民令終更去矣將刻
之石以永我林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不新
鼓跡其實以請于哀而雖深居而吏吾父母之邦者
獨不置涇渭習中邪去年冬癘秋雨後傷穀今春大
饑有鬻子女不售而棄之者府始告饑法預告災後
聽告饑吾府未嘗告災而撤君馳傳請賑者卻雖之
君哀訴廟堂極力營度委曲百折而後得請使它使
往既局於法人復據痛吾郡一州三縣一司之民有
斃而已今孫君之惠不專其州而三縣一司之民舉
受其惠是可書而可頌也昔有在官無常時舉去後

人思者况有當時舉而去後入後思者乎世之士官而詭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感之者未至耳觀林氏之知孫君而又思之不能忘則世之校崇卑而詭民不已知者亦可自力矣孫君名徽徽為字可臣請書而施於政政有可觀者若是故樂為之書

彰德路儒學營簡記

彰德路儒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貽書有壬曰九萬筆非才其何以承學事王領敦勸郡大夫是賴歲丁丑秋監郡荀公以上丁祀述敷官行事待次有幕而燕蕩惟祖几榻之需歲假于市不乾沒則補敗之

人用怨讎大非所以事神也乃命錄事任允中董役作屋不決日而東西建各五間祀永有次人永無抗矣明年五月又以廟門木朽不任啓閉仍命任允中徹而一新書閣之款者正之周垣之缺者完之廟宮崇嚴士民改觀六月總管杜公始殿跼而塗墍剝落容光奪滿亟命安陽縣尹趙時敏填其罅圻其墜高懼不悉復作承塵為板凡四百方士子安昔之敬莫今之塵不敢小而略也敢請有士聞而喜曰善有小乎操其小不益品其大者乎國制有司主學風紀勵其怠而天下主者視如其家一弊必修一墜必舉者有幾

後教典習故常身雖至而日不一顧者衆矣二公之
善非

其小矣而其大者可不品哉詩人頌魯
僖公能脩泮宮蓋嘗三復其辭以意逆志而竊有說
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
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詩
人因其能脩泮宮而頌之不言其脩而奉奉於德者
其亦有深意才敬明克明則上之人以身為教而道
脩之功至矣推以覺人人是效而多士則又克廣是
心充其所至得去其舊染之汙矣大學明德新民之
事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備于是哉泮宮諸侯

之學也今列郡之學是已學之學者乃學孔子者也
孔子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而見諸詩書易春秋者皆
學者所當致力可階而升者也泮宮之詩明德之要
其當致力之先者乎上以是為教則僖公不專美矣
下以是為學非魯之多士乎不足之求而或詞華之
是訓功利之是趨作為以干譽緣飾以適徑則雖高
其閭閻廣舍萬間無益也相古名郡也宋則忠獻韓
公興設有成金季兵燬國初興脩尋復墜圯至元六
年己巳總管王遵重建繼之營脩者時有人為惜其
不得燕九萬筆椽之也苟公名凱霖西城人杜公名



德遠定興人二公之有志於學士之歸美其上可書也書頌也頌無規可乎其益勗其大者哉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望開踞偏而民亦多屨以故環數百里內瞭不知學俗日以偷作縣者率以供資持扉籜為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折河李行簡未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于州學營材葺葺李君力為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御技而使之隄民屋為苟且計是夫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繩踏廢址構堂九十二楹

函丈倚中四庭秩秩師生有歸人得務式教諭為成終微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敷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為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一有而况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迥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根於心非外至也將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於禮義猶鐵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鐵不食寒不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其所以禦



冥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
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
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瘠瘵一變為華邊
故中土人性亦播告也頌乃抗控伺而走頌蒙者蓋
以無啓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
奉官職執經以淑爾其是閩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
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禄地備天爵以要
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豫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
者第勉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茲哉

圭塘小菴卷之八終

圭塘小菴卷第九

碑志

元中憲大夫同舍太常禮儀院事車有字編

勅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
之石歲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
書右丞相臣朕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開勅
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士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曠曠
為書翰林學士臣玄筭其頌臣有士承命兢惕而竊

冥而死不求所以禦之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
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
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閩蜀瘠瘵一變為華邊
故中土人性亦播告也頌乃抗控伺而走頌蒙者蓋
以無啓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以居爾教官
奉官職執經以淑爾其是閩蜀之不若耶聞吾言必
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為干禄地備天爵以要
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豫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
者第勉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茲哉

圭塘小菴卷之八終

圭塘小菴卷第九

碑志

元中憲大夫同舍太常禮儀院事車有字編

勅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
之石歲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
書右丞相臣朕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開勅
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士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曠曠
為書翰林學士臣玄筭其頌臣有士承命兢惕而竊

又自章皇帝不以臣庸劣佯參台司而王之于臣朕歎
寬平章政事世講義為當世其世家飭其未至以章
此來世功厥命有赫其敢以弱隨辭王諱阿剌罕蒙
古札刺兒次祖諱撥徹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
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諱忠定父諱也柳干贈忠
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
國追封曹南王諱桓毅祖桓塔孫桓威列俱追封曹
南王夫人忠定切宿衛 大祖皇帝服弓矢割烹征
虜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闕
出忽都克太子伐金逆殺家以功度萬戶尋以天下

馬步禁軍都元帥副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沒蓮代之
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廣陵戰沒王嗣職統其軍
已未從 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陞興北山還上都
賜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藍兒罕都
海連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銀一文
緒九三年從宋王合必赤討李壇賊搃老僧口日夜
傳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綬文錦各一黃
金如上郡數四年春錫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
陽走宋師安陽灑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
戍百文山以倚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畧

地即復奪鄂州南門壁視地勢可達戰艦于江邊撤
里蠻白大將自沙蒸口入江取鄂州沂江陵復遵陸
畧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
萬戶擢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伯顏參政董
文炳為三道水陸分進討集昭安王以右軍取道獨
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
獲甲府數百入溧陽界復值宋帥斬騎將二人禽裨
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
七十戰重去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
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

禽谷應制至柏市禽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
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
九月狗浙東未下郡邑兩至納款降趙提利等五百
餘人進宋宗室秀王與擇于闐至福安戰四十餘里
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于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
軍趙由階防禦使林德履印重五萬仗萬計安撫使
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禽宰相陳文龍招降
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貢
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貢總大

大行中書省古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
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
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葬
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揚謀佐理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加贈推誠宣力
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
南王諡忠宣配脫脫闊關倫忽都臺並封曹南王夫
人子男二曰也達也兒魯左于蒙古萬戶天曆初有
據護功遂參預河南有三轉知樞密院出為河南省
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為某賢大

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薨曰脫脫起家同知新州
回轉為河南左丞相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為兩臺御史
中丞母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
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危
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
語及輒流涕而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
御史大夫且使其妻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忽剌出
貴赤衛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戶塔察兒真定路總
管哈刺孫蒙古右千戶也兒吉尼孫男女若干
皇元以仁武取天下銀難釐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

而國人中尤賴以濟者若札刺兒氏則四傑之一馬
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捷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
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意天下既一倅率其部而
世其職雖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
之遠圖也王明而起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為
之用提兵鉞行指期制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歷下力
戰累與魯地郭優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
而長江夫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
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秦晉祖而世篤有加
焉日本之役未至而亮厥後蹠蹠貽悔議者謂使王

在當不至若是也 皇元屈群策以一區宇舊勞之
臣書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歟
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
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富王壽不
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守致位崇極王亮
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
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緝矣歸
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士謹再拜稽首為之
銘曰

於赫天造東城四馳艾熾蒸稷以式九圍河會取喬

昔胃得武關如奮出奔走禦侮拒殺之子忠定之孫
率我舊部勦我鋪教帝命南伐清晨後郭夷庚既塞
我旅爰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報斷江率許而東
三軍捋角分趣吾會遂啓濠陽肆我馘額崩角稽首
漿壺會單廣德非城獨控弁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
乾坤清幾四方來賀蓋爾崇次乃敢不庭望風播海
長星厚譽訐訐和原鬪鬪王兆焯勤崇極申以願說
既歷五紀盡文其碑亦惟天道運速有時假靈九原
迎功未墜聿聲其休永揚末裔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勅建曹南王阿剌罕
祠禮官議擬進安忠武王而祠于某處縣官給其費
請賜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脫歡由中
書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某慶又得
躬相殿役以迄于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
知先王莫如子祠落矣願有紀也議不可乃本其碑
櫛其家世履歷勲庸之槩白蒙古札刺兒氏有贈定
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諡忠定諱撥撒者王祖
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
相諡桓毅諱也柳干者王考也勲皆上柱國爵皆曹

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拜妣咸列皆封王
夫人以其家世王沉毅善戰襲祖殺賊中統四年錫
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
上萬戶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明年以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
書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
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
行中書省事借光祿大夫征日本次明州而亮壽四
十九薨曹州濟陰縣郭郵舉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曹南王諡忠

宣此其後歷歲已未渡江破宋師于隆興北山中統
初討阿藍解兒津都海于河西明年亮征阿里不哥
于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壇于濟南四役皆有奇功
賜黃金金釐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襄
陽明年圍之越六年亮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
師百文山卒與策勳馬十一年暮地江北奪鄧州南
門堡獻蓋舟之策渡沙燕取鄂州沂江陵至鎮江十
二年與淮安忠武王右丞相伯顏分道取宋王發建
康遣與宋師戰屢敗之破東壩營拔溧陽建平廣德
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

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將二人停谷總制
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三軍會于杭
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退播福安僮尸
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渴防
禦使林德路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
降宦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與其勳庸
配脫端閣關倫忽都臺並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也連
逆兒銀青榮祿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
大學士次大夫也女五俱適望族有士惟古者功臣
受封之國先建宗廟于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

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
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逆遠之自漢以來諸侯鮮及
十世身享宗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而不講
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國形以
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事
亡如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沒所
在求為立廟又靖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
陌上以武侯之功尚何新於一廟堂歟黜私祭以崇
正禮邪夫所在立廟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
至晉隆向克之請始聽立廟汾陽則武侯之得廟亦

受慶乎其難哉 皇上於忠宣既立之祠又錫之田
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之所知哉大夫祇順
德意克篤前勩勤孝勤忠於是乎在皆可歌以薦者
也乃為之詩俾歌以徹豆遵其辭曰

乾元統天秉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問世
雄父苗子播唇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志奮戈無往不
奏功方城頌頌際皇風分兵犄角來其曠沙蕪幾渡
星月蒙顧流震擊無遺奸義旗禮干起獨松趙孤街
壁吳山空萬邦玉帛四海同合同兩輅昭報功虎符
龍節行江東傳奴何物營家衛魂并海隅心九重揚

顯有子能始終哀祭典冊備且隆哀哀旋冕曹南封
石頭城高江流淙斬廟奕奕摩蒼穹圭田十畝且
鍾維靡組芑紛糝種春榆擇燕蓋有饌醇醴載櫻牲
特豐樂備舞芳明禮容神保假芳福祿降象賢世美
垂無窮

大元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賜推忠守正亮節功臣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護軍進封魏郡公諡文肅
公神道碑銘

奉定丙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楊

公慶十年矣制贈資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上護軍進封魏郡公諡文肅又十年加賜推
忠守正亮節功臣官勲如故伯子江東道廉訪副使
篤將修君之賜均公之善範後之承也諡其友許有
壬敘而銘之碑敘曰公諱紳文字純甫上世居汴公
生洛陽大夫淵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魏郡伯配田
氏贈魏郡太君父洵泰汴侯幕一府服其賢注地理
指掌圖有詩名公幼警悟貧無書手抄口誦甫十五
博覽經史弱冠謁魯齋許先生先生宿遇之高弟若
姚公瑞甫高公道毅皆相推友善中原底定慨然有

志於世上時政十六策受知丞相安重補右三部令
史丞相伯頴南征選為首擢從攻揚州常州下蘇秀
臨安歸裝獨載書籍無一長物編平宋嘗蹟上之初
官承事郎行樞密院都事重慶叛竭謀盡諾諸城相
率內附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經歷尋除
承直郎潼川路治中按宋峻王朝綱王伯寧韓伯昌
為府史後皆至達官備府治發地得白金五十錠同
僚分公十錠公獨不受以簡劇學傳命餘作酒器給公
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權僉
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

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嘉靈寬興學除弊風水一變有旨
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王達帖木兒
為侶邊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
書遼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開
荒田農事以興俄會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
訪司指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
軍拮據肆虐得其賊奉決之移倉山南道拔江歲防
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
其役亦都護騎馬之徒大為民害絕其充者流之改
倉山東道入為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生服焉降陝

西行者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圖滿達
兒之訟家財宣使華士安之董折民盡闕成同知張
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守強悍有恃官不能制者
併寘於法引疾歸還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
制誥同備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 仁宗淵
潛輩懷而中宮厲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群閣
議以察向背公與馬即馳言曰此宗社重事非宜苟
止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
仁宗入京始出視事尋至大改元詔備成宗實錄賜
中統楮幣為定一百加少中大夫靖邵除太平路總

管募勸農事歲旱常禱公曰聞光旱必哀於民天可
欺乎乃捐俸致楮不日沾足當墜民生殺牛析兩因
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
牛致雨爾縱不愧于心尚悲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
每有汙流觸泓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決公亦縱
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未收貯盈屋
公曰吾家人能盡具乎呼寒士小民悲其取去分憲
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內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邑
曰暢先生治內何教久留後守為之立祠于學宮為
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勅撰王勃成道記序

等文賜白金兩錠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
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道編備官字未魯仲奉翰林學
士之命以請起至汴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河
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頓長安發在壘之歎因感疾十
月朔薨于縣之傳念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襄縣峴山
之原配移利氏上世遵貴族佩金虎符萬戶某之女
先公二十年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登淮安
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事
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為監
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為令官娶李氏子六人魁國子

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劬勤劬幼女五人次曰
鶯不仕娶成氏子勸女一人次曰駮娶蒙古氏子四
人勸助勝寫駮魏郡夫人生鶯曹氏出也至元之
初際興王之運得閒為處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核
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流一來可數也公削行
孤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連古人天下
之人莫不驚歎以為異人而不知者遠誑騰議公亦
不恤也若夫從南徂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
辭上請盡禪祿入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為何如哉高
公意敬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

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薪之積渡江孰不富貴
至今家僅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
清風殆不可及且凡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
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
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之
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為侍史暮徵伴蹤數
級傲然為長吏為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
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
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為學宜專館閣備觀
問而中外十轉始為國子司業又出為陝西理問入

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
人才之多邪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
已邪一技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局至通貴未止者
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過多士推服大史有錄
太常有諡如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
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決日反之
友詩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
數十驗之應答如響若為文刀迎古作虛公處道以為
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爾實善文著述多而
不存彙刻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

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淳興執筆見世淵儲遂騰采木漸
蜀臺有乃簡蹟既資翕益惟弘陶之不楸撫之不
以閱厥清以撤厥綢壁求簡編土視金縉皇皇使
爰七其來善則爾揚慙乃爾繩學政事備郡績載
掌帝之制通天之夢天談不屈長江可溯名日山重
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
峻如絕壁孤如秋鷹弛張觀世中別淵澗夷考其行
不渝九微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已拱恩光日昇
漢江汪洋峴首峻增元凱多事慮及谷陵惟德惟神

有儼威稜景而前備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我敢較

五龍廟碑

龍於天地間為物最神乾首六十四卦獨是取象其以神變不測時來御天雲行雨施烝民乃粒功莫與京乎大塞塔澳小為蠶蠅能短能長能幽能明者神之末也管子曰龍水之神者也東水則神立則雖神物其亦擇所可依而後能神其神哉江河湖海固其家也天下之曰潭曰湫曰叢曰洞曰池者非一必皆幽深僻險有水可依而後居焉土人往往時見光怪不敢繫也而又旱暵有禱則從而祠焉彰德路安陽

縣西北五里洹水之陽有五龍廟廟之下水黑而深洹水至是澀而後泄其龍居之淵乎太原元裕之效虞初書言明昌中風拔廟樹印地有跡事頗涉怪而不及廟之建始何時其號五者具五方為象設爾以其情之厚乎也路達魯花赤荀公凱霖同知阿藍判官毛判真嘗備其廢築葺其前至元四年戊寅夏旱甚雨事請禱六月二十日甲申總管杜公德建始下車憂惶無措曰不才之來丁旱之會又數日不雨則苗盡槁人何食賦何徵責何以還盡走靈祠而禱諸荀公曰五龍廟殿靈自昔協恭精禱神其聞乎於是

平僚屬雷沐具香幣禱焉戊子行事雲俄起是夕微
雨越翌日大作三日乃止苗之槁者溥而興市之閉
迫者發人之轉徙者息病者以蘇詎言以寂豐凶笑
鑿變乎旦夕既報祀安陽縣尹趙君時敏刻石以昭
神觀以遠邇君之休夫龍與人異處昔聞浦淵子產
以為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惟其無求則子產
之言是已為天牧以守其土以養其民以供其貢賦
而歲將告饑人將轉死苟可拜當常即致其極則其
龍無求於龍乎且龍之託於茲水以神其神人象而
祠之有年矣應捷得彼亦其宜也否則將不與搏土

搏芻等哉抑聞之雨由于神而亦由于人至誠貫金
石信及豚魚况龍之神人之誠有不格者乎然而龍
之德不可忘也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龍出雲為風
雨見惟物皆曰神澗水有龍龍能出雲為雨祠亦宜
哉書其繫中以迎送神曲俾祀而歌焉其詞曰
澗之水兮神澗祠其渙矣兮惟其渙焉自珍兮神龍
洵擇勝兮實所宮應之虛兮茲隆龜吾田兮播吾種
種將竭澤兮及爾躬哀吾氓兮疲瘵恐及喙兮弗充
龍之怒兮奮靈豐隆前驅兮屏翳後隨騰清波兮淋
漓沛為霖兮鮮厥萎報祀兮孔時冷風蕭兮滿旗鼓

坎坎兮吹參差荷神嘉兮無期

膏澤施兮不屯苗其傑兮未欣欣牲之膋兮醑之醇
珠深席觀兮榮燦薰草不儀物兮享以人龍之士兮
遠邇嘯雲氣兮飄氤歸九淵兮深巖飲大惠兮茂一
方時潛飛兮則其常有扣斯應兮惟爾之威百穀充
美兮遺秉在田龍兮龍兮入不爾護

勅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
皇帝塔植胞胄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固築梵宇基而
木屋憲祖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

般六龍倚蜀代工使能伊 絡繹力底于成闕五級
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
旨至大年亥 仁皇御天闕有契指遠迤曼使掬思
監肇擢聳之又三十一年為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
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勅恠怛府同知今武備卿者
吞失里暨嶺北行中書者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魯帖
木兒專督重脩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朗奪
日闕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城平隸聖靡不堅麗精
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緒帑
為緡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

戊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首臣奏閣備惟新
不可不銘勅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
拜十指首而言曰天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即
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燥發生萬物
者皆自上而施于下源泉陂澤之流通抒泄灌溉大
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萬國
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閭閻堦堦牙開闢而
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于下山高
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
之墜石均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擬也定都

和林造邦之基五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闢而以不嗜
殺人為心闡象數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於宸衷實
其說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為感
觸之地而大聖人普空四海撮土八挺囊括宇宙席
捲河山之量定兆朕於是為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
朔南名剎固不歷觀聞指北人認閣之大竊疑其夸
管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任嶺北之人信天下之
閣無與為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抵
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持
錫鉢爾則其閣締構之度偉傑峙與雲山相高驚嶺

伴靈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乎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為轉運司為宣慰司，又為嶺北行中書省，所依連今九十二年，而列聖取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五音，列之豎珮，蓬蓬其亦有緣乎於戲。休養為大利，益可量也。夫路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卑黃虞建都。乃程天地，振俯拾萬國如墜。括括若赤子，職博舖后。義後我未，其蘇天戈。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季嶺茲東，較

非皮無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群愚，開極樂國。包寰區，極園方。欲鳩其棲，來龍遶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魏魏。成其覺，率居不容。其現，豈遠樓。盡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爾，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頌史。吾皇法祖，恢聖蹟。坐令金碧新，渠渠苑。悲覆情均，堪與如。閣容塔，碑百餘中。書有請帝曰：俞汝臣，有壬其大書，不蹇不磷。磐石如億萬，斯歲綿皇圖。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序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絕非玄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神不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瑞平甲午兵搆襄漢均
氏走鄂深神德不能忘鳴于官行武當祠于鄂為冲
霄壇制使孟珙于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為觀蓋復
崇寧頭也我皇元至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
據堆峻鷄山且其後大江朝其前雲閣為深石礎排
危大殿高堂巖閣危亭長廊登帶通接環匝百神齊
于羽流栖息壇通蟻鍾學館危層輟鶴階仰觀接
閣玲瓏在五雲絕頂俯瞰萬壑躡集煙靄巖虧若洞
庭觀波濤日為之眩而山川形勝闡闡靈麗金碧丹
雘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異亦人境之

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修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
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
宮若葺故若建新執人儀日執土執木而甲申之二
月戊午掃於一坵洞真明道冲妙真人住持提點
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天震職宮事除四十年勞瘁已
至時當弛擔而彼時謂劫運乃了其會常情體解氣
沮方偕其徒曹天坤等以己贊率眾力任其後而成
願王寔鎮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子樓三十一
間以其下內未為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廣十尋
高九丈如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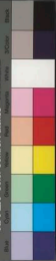


供罷靡不儀功而又作亭壻石以紀綸時運機為茲
以待禮禋降凡締構日以就緒矣昔闕之成審屬予
記亡友玄敬天宗神闕吳公亦屢為言時符爵政
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已丑八月書來告其撤拾
環堵有成仍命予志夫兩環劫運者吾儒所謂數也
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
者乎正成其毀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瞻宋真宗
我朝至元己巳龜地見於高梁河以為玄武之祥為
築昭應宮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宮之名雖
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著寶玉玉皇玄帝五帝

之一也若大北方七宿為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俱
闕矣主之大者虛宅殿皆玉皇祀家所謂吳天上帝
也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
者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
生息皆功效之著者闕且闕於斯注且未於斯視之
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之育天下
也以為萬物本乎天故祀於郊園丘以象其形養聖
以象其邑樂九變以著其教猶曰維天其右之其之
為言不敢必之辭也不持其也群祀亦然或求諸陰

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微形狀常也曰神仙好棲居之說
行遠有作崇臺傑觀以護之者高呼之謂巨跡之見真
若可以形聲相接而豫設靈觸於此矣其始也施之
率地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美聖人以神
道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蠢蠢既顯而蒙軌
為民真孰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就
於衆曰帝以至宰言其不啻慈父者幾希孰與樹中
天之華攝揭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如額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由是而合惡從善之心油然而
生矣是宮之建顯命靈屬祝釐祀民者固自有在

而使民觀感日遷于善聖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銘曰
以江東漢鄂城西壁巖嶽峙嶺崇宮屹危天關夫守
仄飛瞬息剝胤碩果復根定力唯壘餘樓琢瓊嵌室
三峯屹岬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危躡某棟吻維螭
闌腰雕窻踈樞綺結蕙簷翠溢碧霞騰虛流雲洞闢
屏翳擁幢豐隆列戟桂葉醲素薰香蒸碧靈霜清厲
廣鑿翕輝瑤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芝已甲蟠桃行實
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靈蛇右翼山川闡朗
神人愉擇物其早原世允穿謚玉屑神休求真人極
壺塘小篆卷之九終



圭塘小菴卷第十

元中憲大夫同登太常禮儀院事中有孚編

碑志

勅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樞忠宣憲協正
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

道碑銘并序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
子祭酒臣天壽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樞忠宣
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諡
文貞為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



圭塘小菴卷第十

元中憲大夫同登太常禮儀院事中有字編

碑志

勅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樞密直學士
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

道碑銘并序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
子祭酒臣天壽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樞密直
學士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諡
文貞為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



政宜明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開制可命臣有
士為文臣亥為書臣起嚴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
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充學始以學士被命繼員永皆
皆職記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雜古郡居靜州天山
有錫里吉思者高祖也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死節
贈樞州刺史廟賜諡忠子孫因官以為為民曾祖月
合乃從世皇征宋帝汴掌籍錄景官禮部尚書贈
推忠宣力用運功臣金樞密院事諡忠懿祖世昌行
尚書者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文部尚書父潤朝
列大夫同知澤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

省恭知政事進封梁郡公妣楊氏進封梁郡夫人梁
公官淳光國家高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
見蠟狀燒屋解衣沃水滅之入嘆其異蜀儒張公頤
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舉詔
下卿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鹿奉
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拜監
察御史仁皇又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請
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
懷姦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
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進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

義英廟為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
時大姦當國公首知其盡觀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
仁廟震怒罷之當興之布要地者皆論列然之端人
皆與抵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秦州山移公言山不
動之物而令動之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
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
當改置政院經虛月餘解歸起為社稷嗚呼今罷雜事
于臬南大姦復相左遺關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浮
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奏定建儲撰典賢少監太子
左贊善壽燕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

禮內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
護喪歸起為右贊善授禮部尋辭歸天曆初再使召
為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為請卷官時號得
人奏議中書者事參定親郊典禮充讀祝冊官禮成
奉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犀帶及御書登車閣記內
庭裳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激政副使拜南臺中
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眷白金為兩二百楮幣為貴
萬金織綺為瑞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中丞以
公疾持免朝禮命充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必陳
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

勅其僚禁酷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
氏訟聞以事關名數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介
墨敗沒入其田廬請歸曲阜林廟從之拜振密副使
居無幾解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起捐階日永
事卽至賈德大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于光州之
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整州北平原卿西吳里
有司以聞有令贈諡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
子承事卽湖廣行者檢校官文子徽事卽秘書監著
作卽穆芳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密建國人豈謂卽既
誦周孔書常尊諸母以厚矣倫與家子驕脆有孤任

使庶人挽強強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
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疑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嘗
言死罪過故且原戒死流徒未蒙殊澤當驗清遇恩
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撤者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
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為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惡
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
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士公
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為文精核務去陳言
師先秦兩漢无致力於詩凌轡古作大篇短章皆可
傳者與節英廟實錄詳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編集

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廢制賦詩
有五食之賜嘗進擬藁為之數曰執謂中原無碩儒
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即庠仁皇始行貢舉
國人而下列為四色國人治諸部為右榜試日視左
榜差優公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廢焉且其為
學初不為貢舉也以挺持之資丁大明之會變為舉
者制至達官或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
論足以正風教設科得士不得不以進枯之為盛
也不幸奇僅六十未竟其用悲夫銘曰
元天一鏡六合同風而臺北萊苑生其中部族有儒

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翬翬祀後永業備講學諸是
延昇至公有大無撤新然異粟幼不事弄濡長撲錄
智劇碎竟益習以進益混以幹不溺于流而登于岸
先秦兩漢筆咀實懶天籟冷厲石滿激洲天子有詔
乃興乃賓晉三其魁一批國人甫試館職餘義會冠
以爾袖擊安我考祭庭心得雲來帛空谷春坊瑀贊
經蓮啓沃皇格于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
庇恩異數川委允溢云胡簡連六十而柅既易其名
亦大其封于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
同年之紀考信匪誕惟爾部族文貞有獨教倫敦典



益介戰殺

元故右丞相桂烈公神道碑銘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天有為之君以君
之我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
從四傑而下儔功輩出右丞相鎮海蓋較著者也五
世孫發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赫斯狀其故請
曰丞相奮庸天造名其秘史世莫得聞子孫庸世少
文封謚稽稽諸說性有石而無銘封謚在官銘不在
子孫乎故再拜請為香長史銘與階功臣傳家報號
列至有炳炳在人子孫不能具一言一事者竊容

其後而悲其先也金憲璽學穎出群從思弘世德
嘉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丞相名鎮海即稱海桑出
姓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姓烈曰實姓烈族
時同名者三國主屯田故如田別之有勇畧善騎射
從征屢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王百官於班竹兀
那黑河同盟奉上天祖威吉恩皇帝尊號倚注日
密畫不釋鞍夜不解帶為札魯花赤征太陽國賜御
馬一破曲出國汪國魯國賜珠旗金虎符銀印為閭
里屯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十人征塔塔兒欽察
唐兀只溫回回契丹女直皆有功承命闕兀里羊歡

地為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
俾公守為局時傳萬口居作後以其丰不能寒者移
弘州孫塔哈察襲藍弘州及其局風宜春採骨供天
廡若諸樹藝為設棧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
時諸蕃思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恩察思思戰流
天中石骨始其張謂不傷表登復戰竟拔其城賜白
金俾為復讞既赦燕都命公登天悲閣豫射四矢所
至而舍走以賜之身交頰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
節獨公聽命復以貴戚金符官祿墜下拜中書丞相
偕塔察兒靈別取汴京河南河中軍場得九龍

旗未與騎蓋悉以賜公中原既定錫恩州三百戶為實
封世食其賦為置官守始立中書者尚左公為左丞
相繼尚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於家上
惜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塋弘州北早立
祠其上憲宗帝拊解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
其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投降虜千人為貴亦
命公之孫莊家為千戶曹孫也下花為百戶世所
謂十七投下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賢為慈河
西得亦吉兒亦匪官得推後其子皆為名臣陰陽得
田仕至大司徒得儒十三人後皆知名夫人成兒吉

真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俘金公主某亦以賜公
子男一十二人曰要東木為札魯花赤做金符札魯
花赤之魯孫晚火赤龍貴赤十戶云孫保保襲中衛
千戶曰字古思從世皇有功雲南為齊南益都宣
慰使曰瀾里吉思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八十八
僉河東道康訪司事按攤不花沮東康訪副使曹孫
脫烈靖州路達魯花赤僉憲大父也子孫繫衍碑不
具載世有但言飲水黑河最為勳舊公實與烏圖史
曰脫必赤顏至極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烏錫戶樹
官傳之子孫祖宗來可屈指公則二烏即是觀之豐

功盛烈雖家乘紀述容有遺畧而其暗然大者不可
掩也銘曰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噫豐隆屏翳相
為後先序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代工開天伊始同
盟黑河有如白水轍環扈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我
實有之珠旗揚揚金符理理從官如雲君賜以彰天
荒既營有城翼翼樹藝告成百工以集距律回春泰
食靡艱伴爾子姓世尸厥官族鋒雖利吾忘吾脅枯
然不傷碧鋒踪如披燕論功旌以殊禮回矢所至慈
公之御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汴蔡底平金社遂墟縣功

須賞賜戶三百世享食米 官永領不懲昔離優游
考終九重震悼時饗祭豐 惟桐鄉庸昭崇報有穹
其封有似其廟祀史紀名永終不墜編是刻文益示
揚厲

大元故時光祿大夫江新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進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碑

銘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告遺其子
都水少監忙歡奉家來請曰老夫輪先世餘澤竊祿
位育年而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願盛滿難居

功名鮮終恒懼不克前荷遺羞血塊君恩如天幸賜
骸骨養痾回里年且八素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之
百士讓不覆本其狀序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吾
爾氏世為高昌望族祖玉龍阿思蘭都大都大華言
臣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祭知
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虎聖妣封范陽郡夫人
考諱哈刺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宇國主
邑都護授兵攻金新其長文開滅乞里有異遣將命
陪祭魯國人馳告行在且具款誠上曰某如爾言其
告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

不敢有何有方物復命華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
昌內附因留宿衛從太祖南征卒于柳城贈資善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燕
姑徐妣封范陽郡夫人公宿衛精於陰塔山屯田打
捕提舉不就卒于京師昭回里第年七十一塋城西
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八封恩都哈封柳城郡太夫人
卒于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撫歸榭子
男二長大夫也次養因海牙同僉憲徹院事早卒鳴
叶世臣大家上有啓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

一門其庶幾乎公位拘擯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
非其志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
興我不必為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
來舉危亡之國而措之安遇知太祖天苟引年居
高任享厚祿必矣乃鬱鬱而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
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速之有時非人力之
所能及而啓之於前者固已達滯而不可遏公卒時
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然矣其淳
實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監糶
為良吏入臺為封御史出康諸道為剛明使者入中

書分南堂為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
與不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
錦榮寵方至邈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
尊錦衣相望至為玉刻著押以示殊遇常是時苟假
寵于上為先世要美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願乃自
抑若不流加於其先有於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
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于上不謁于天常擇所
宜為者自為之視世之朝暮費而夕暮鳴碑者有間
矣二子長少監也次月稼海牙少監二子贊哥贊山
俱宿衛內廷公生世為賢子為賢父較而事其寵嘉

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德于遠而小心以釋不柔以技不競以
重以承其先烈以裕其墟息其先伊誰寶為古丞才
才其征虜屬其盈萬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
天威肅將筆其金珍羅敷玄黃婦我聖皇以教寧一
方大夫繩武不遠伊邇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
砥礪礪如天維天子使靡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
川委繫來世之社域西之原百樹有封刻銘豐碑百
世可宗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得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瑞瑞字
宗瑞遠祖祖洽宋忠寧開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
邵武陵建昌新城春秋擢華官至綱請大夫知梧州
嘗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師未抵歸次米石而溺
孫茂祖甫四歲母覲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
之因為金溪人中擢貢進士舉慶趙生四子先生其
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
為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者先生曰吾為
是區區而忤吾師說子益篤志為己之學進士公卒
先生甫冠資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兄

第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乃補無口昔視在不敵雖
親亡矣充吾學為揚顯者不力可乎庶既越會稽耶
耶渡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遠幽朔無所遇最後至
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開闢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
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詔而
師為諸子樹榭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
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
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洲路湖口縣主簿攝尉
事益久逸者皆復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
情冀虛糧決滯訟縣以治開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

請教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
家壽八十有五 年 月 日 塋 慶安趙氏生子
順女適北景仰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選檢
女適湖口縣典史杜俊亨繼王氏生子大有歷宜春
楊橋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選檢孫斌柱孫男三
人續嗣婦女三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學能致官而行
其學遍徧海內乃得逆鄉里至於休致而終于正寢
雍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于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
道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虞博
英武中原貢舉履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某少時

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
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
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
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
制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
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已三十餘矣
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會憲田時佐曰微先生幾
不能奉詔有士既薦薦文入禮部經問之與策問之
切見者莫不感異先生在湖口方鳴金鼓行江有士
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士為兩淮轉

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
予寫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
歸明年遂沒又八年并未武昌請銘將到之阡茲銘
也其誰宜為銘曰

於序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耻為鄉人昔隘分裂
必畢首安四海既一我轍乃環有疆未振賞用不信
爾不我知我不爾觀晚暮幼安片抗遼東有命自天
畢比昇公俊造宿與陸緒執鐸紹遠邇公張此東僻
樂有嘉惠休離伊吾絳邑司徒局究我書八十五年
口不藥劑護身兩道根茂實遂旅異所容道路屏營

歸來正首於序先生

故通議大夫江西等處推茶都轉運使萬公神

道碑銘并序

公蒙古耐溫台氏小字萬嘉閏長因為名國俗也既
兼學及字以國鄉其家廣平益曾大夫天造初劫石
部分戍地也大夫忽憐從討李壇攻襄樊鄂者皆有
功贈中順大夫同食樞密院事上騎都尉范陽郡伯
配欽察氏葉氏皆進封范陽郡君父壽克萬古衛親
軍百戶達魯花赤佩銀符禮福州新軍千戶達魯花
赤佩金符贈亞中大夫食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

范陽郡侯既歿察氏迎封范陽夫人德善履具神
道碑公守河間有士待罪政府江西茶政不備擇習
而健廉而通者為都轉運使以播之公嘗欲其司有
聲乃為之廷議俞然既奏可傳符至郡侯以疾卒至
正二年四月二日也五月二日莖西州縣先塋寄六
十有五明年九月秋寄安走安陽渴哭不能禁拜
已出行臂復咽不能語有士交公厚望其孤已泣又
洞其慙誠益為之動遂相與大哭久之乃始克讀其狀
其善狀不能悉也公居嫡長世祿當襲以讓弟那蒙
服勞宿衛除山北道前政廉訪司照磨兼管白承發

祭閭庫以太常憂 服除調山東道賑饑有功南臺
碑為行人俄除利用監知事又改南臺管白承 照
磨兼提丞拜西臺監察御史論列劄切金雲 路
肅政廉訪司事歷江宮撫達魯花赤燕只不

連同官激判郡內朝廷知之始懼而亡慙公以行
出麗之獲其同官者以息行部建廟學凡二十四所
備廢驛二十一歸者太夫人京口及侍其疾扶掖至
廣平復如京師邊祖考妣合塋先塋改食江西道又
改燕南皆以憂不起服除改河南道天啓之弊行者臣
與廉訪司協議公謂連閭守不可緩承制除河南行

首郎中出守潼關文皇道汴錄其勞除河南道副使
潼關失守夜馳至行省發蒙古軍四千人又借民丁
出督資糧富室以足軍興鼓行而西遂復奪之會朝
廷遣使是其師還卒探氏子女皆奪歸其親賜錄段
上尊初也先尼將兵禦西師毛彰德約備易粟已竭
前留不進士卒將大肆掠公開諭以理遂移衛輝境
蓋始約有備之地一郡幾亂賴公以免拒同知中政
院事理財江浙仍有金帛之費改儲政院判官拜監
察御史按覆諸道風采肅然為戶部郎中措幣靡滯
督焚以通之倉儲積粟立法以養之關中去京遠遜

人間關故事三年遣使即江浙者銓授公以進行託
除行者左右司郎中奉司復立授同知江西等處推
茶都轉運司事分治湖廣江西江浙課以登商旅以
通官庶以不擾入為戶部侍郎復通州倉糧三十萬
石行蜀極極法之弊人謂得宜陞內宰甫月改河間
路總管兼諸軍與魯總管內勸農事首建學宮若
千極百廢備舉齊畏民悅推茶劇任知公者咸謂必
稱而條為長往惜哉積陪自將任佐即至通議大夫
配稱竹氏封范陽郡夫人又娶趙氏在南海憂無子
有士辭之曰以子之心不患無子後果生子壽安也

恩而有正室而有出公可無憾矣女四人適國子生
完者溥化江浙行省理問邁吾谷兒宿州同知王敏
行一來行弟二人那懷自禁官有闕回轉至鎮江上
萬戶有違魯花亦陪太中大夫由由出宋氏出也公
幼有志節襟度宏朗滑稽微中機鋒巨測分部上京
它曹官莫不洽其署雖選相從其為人沈慕若此而
疾惡若仇辭色不能隱亦用是來議者之口為左警
巡院判官王克觀治其家五人相繼死為俱載歸塋
之道高郵十路都萬戶府知事龍翼臣出使卒殞水
濱捐金領江道士遷其柩歸墓曲周顯官有放其子

者孫且十歲一日過之因言父子天倫甚至乃覺然
問曰君子幾歲公曰高火當今來拜明日挈其孫往
其人撫愛不釋公曰此兒與君有骨肉親錯愕久之
乃語之曰此君之子某之子也遂大恸奉樽釐銀酒
具為謝受之遂遺其子卒為父子子今亦顯微公則
天倫或幾乎絕矣其萬於行義若此與大權貴舊而
抑不敢違亦不迫之免趨附之迹其請書好文蓋太
常教之有素而復天資詢悟喜交儒士均然有見於
道義故確然無間於吾徒也山北南臺暇必相從有
酒必共先太夫人棄代惟揚自京口來轉南歸過之

戀戀不忍別騎送至金陵東郭始泣而歸中逢猶旅
邸度甚而寢必踞使寤笑談連曙日不少矚翼日
神觀不少昏擬京師僕僕多事亦撥冗過從又同覓
上京交游厚且久它人不及也歸後有解銘曰

有紫其服有金其符實廷在身乃及父子視其不取
見其有餘紆青綬時冠鐵衣朱蓬浦執禦載馳載驅
投綬滄池萬里接浙密燕視舉獲璫子職策經存命
禮經是式分節河南遂馨孔劇力障其衝旋獲其史
兩為地官不競不哀廉朽而充泉壘而流淮瀛天郡
實為向使先教後刑學官以簡晉威苦故衆與能事

伴長擁司以簡厥廢輻方脂膏奄忽云逝聞者盡傷
矧予夙契子銘不愧子善實多剛而不虐從而不阿
不膠於習不流於和有美水家其冠已義曲周之澤
發於盈科到文樂石百祀不磨

主婚小篆卷第十一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子編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壬早慕文山公夙節與其孫富遊雲序公傳而未
得拜公像意其雄傑峭異右太史公疑張子房為魁
梧奇偉也富弟寔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溫其如玉
高然其采而磨者不可捨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
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



主婚小篆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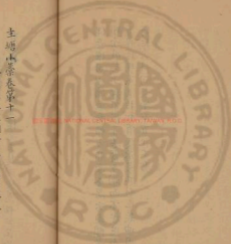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子編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遊雲序公傳而未
得拜公像意其雄傑峭異右太史公疑張子房為魁
梧奇偉也富弟寔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溫其如玉
高然其采而磨者不可捨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
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



孰為其真推抑百至而力不竭閭閻萬狀而氣益振
我公之心有如疑水我人我民我疆我里獨有入海
萬一樓起天寶獻宋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益厲
跌宕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為人所若曰父母
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莫厚願鄙夫
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堪痛哉公乃不死孰得而死
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授祭而景星鳳凰
尤足以慰後世快觀之思也

雲棲先生撰楚公小像贊并序

有士昔來京師雲棲先生楚國文憲程公在翰林

一再見之奔走四方不得日倚筆硯而知先生與談
資舉之有力也至正丙戌十一月諸孫世京奉小像
示有士俾贊其在不敢以燕陋辭也贊曰

楚郢故墟有樓岳岳世半知不備阻孰操由公著柄
嘉名遂洽于湖南公幼為學演迤泓涵曾未弛行勝
國已歎楚材晉用乃獨挺夫概掄持憲中外人幸鄙
貧孳帝之制音叶韶咸和不徇物剛不來攝引年勇
退秋風片帆塵空萬事之擾擾雲護一室之潭潭松
陰入座爐熏自參宛清揚其入在耳肅肅予名談者
貢舉之始行一廷議之二三天荒盡誰乎蕨蕨鳩抱

條變而朱蓋顧區無之不才至龔公之水街雅拜園
懷人希初憐於萬一而度德量力祇足以重沙磧之
漸也

登上人龍贊

并序

今上皇帝瓊淵桂林報恩寺時擇師澄震住持宸翰
趨詣師有功為皇帝即位之三年召入朝恩敷隆經
可謂希世之過已有壬泰事明仁殿貽職之將歸出
墨龍求贊有壬既榮其遇而後有感於龍也為之贊
曰
九淵神龍屈伸惟時有天者隨龍不自知其屈也摺

擗皆得而噬亦莫得而我危其信也飛在天而雲行
而施萬國咸穿而一物不遺怨不爾報德則爾違是
蓋善善急而惡惡緩又天心之仁愛而寔寓至公之
無私使子焉而有知九原之下寧不深愧於我師也
卯

雲林小象贊

蘇仲謙遊使

氣清而神完外癯而內腴御暴嬰難持志無撓剗繁
治劇游必有餘身已瘁於敬屋友方樂乎樵漁經費
需才錄車突如曾未期月山積海輸臥池訐謔其席
塵虛史垢待刮而民藥仰蘇清泉白石雲樹茹蘆胡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為字歸歟

如愚先生書受贊并序

仇侯公度字晉寧政成歸燕燕其里也後命與大卿
力辭於未及之年平生慕古人假古物以寓其意又
自號古愚聞于時一日詰書某曰吾友胡助亦古愚
也燕以古愚獨歸胡而更曰如愚客有工繪觀子惟
肖徽子一語其勿靳大名而字古也後冠以號今也
洛洛雷同為得而避之昔有同姓字於一時若杜子
夏者未聞易而避之也字且不避况字之外者乎何
獨公度介然自別於胡哉予始聞而疑之即其號求

其志而後有以見公度之力於進脩而其志有在也
末世滋偽聖人發古愚今愚之歎以其挾私妄作又
不若徑行自達之為疾也如愚顏子也聖人與言有
聽受無同雖蓋其真精力久觸處洞然但見其不違
如愚退者其私則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然後知其
不愚為公度慕古人者也非古之愚者也慕古人而
帥顏子有餘師矣自古愚而為如愚自如愚而為不
愚得之於心有不可名者已號與象云乎哉贊曰
謂其不愚黷乎其外謂其果愚徽乎其內以為古之
愚則愚不暗昧而行不自達生乎今之世尚論古之

人而無愧左國古書以游以藏淵而時出網而日章
樂不可名號孰爾感結將造夫心齋生志之卿者乎

銘

守約齋銘

孟傳孔道三聖以承孟舍何人乃謂似曾因其養勇
無懼為主擬非等倫氣象是取不能必勝是亦得要
守氣一身寧久其暴反身他理是為守約猶網在綱
攝機度括猶循善誘亦惟以禮推而施博能事畢矣

亦山堂銘并序

贈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北山徐公吾鄉之耆英也仲

子漢臣掾中書以兄周臣入為參議改他官名與秩
日起拜御文出命兩道皆有聲周臣卒無子無官歸
經理其家且以子後之先塋久不治樹築有如表碣
儀物磐石林立凡周臣舊志地下者舉畢之可謂能
子弟矣遂浙西道以母老不赴日相過從承示伯生
虞學士所為亦山堂記乃知漢臣行義北山而自號
亦山請益謹誼漢臣孝於親弟於兄根本既立而又
有伯生之文茂以益之矣辭不獲乃為之銘曰
賢士為學美假外求世美克濟厥德允備家有餘師
巖巖在前重厚其體振古不遷含雲蓄雨利澤由施

在人取象子孫以之止而有容器車依出皇皇束帛
以嗣以續吾翁此山吾亦此山于美于塘有儼堂顏
師不在人乃在吾翁義不在山乃在吾躬隱都捷徑
產或興寶姓步或遠望溪峯誦鼎載繼志毋虧一簣
山亦子名人亦子畏

辭

哈八石哀辭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文苑于闐人與予同登乙卯
進士第尋固安州孫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部故
將從為多改批書著作拜監茶御史又與予同官南

坡之變集從常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山暨子實
同論列遣戶部員外郎予任左司計事率相見俄會
浙西道廉訪司事遂間南北子居武昌適移湖北新
制憲官各色止用一人長憲者向出西域即日引退
臺報不允文苑曰無例且退持疑文員進可乎堅卧
不起子踰居絕人事獨相性來謁山焚觀之絕頂梵
宮琳宇之僻地荒城廢壘村居望池靡不至焉時絕
天登天別宿郎官湖賦詩談論無虛日一日把酒相
屬曰人生離合有數君聞我逐機適相投但恐造物
見妬不終遂此先子監和陽縣有惠政潛德未章子亦

銘予不獲辭焉未幾子階兩淮轉運使文苑移山北
邸報同日至山北置大寧白雲地去京師東北尚八
百里陸不可挈家水滄紆餘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
能為謀子官揚州圻埭未過曰我非濬於進也至上
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抗抗而鄂鄂又
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當揚米貴不可居杭
吾樂之殺入羞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迺命諸子
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來傳而北子留之飲三晝夜
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子戲
之曰人改常不佳若豈厭世邪迺大笑曰昔溫公記

宋子才慕瑾其言偏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
曰吾擊亦不死也於辱今迺真死矣蓋時方大疫
者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
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散之子既為
位哭遣人者其墓告其家子木屑迎柩歸舫舫別
地哭為之擲監郡公塋柩陽遠不能樹子欲蜀閬賈
地處之木屑曰抗西山先人所愛固可守也邊謀塋
焉母子力不能舉漕司暨它官府若密往來共時之
得楮幣中統餘萬婚既襄事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
谷里麻嘗同官聞其貧請贖於朝不報初文苑為同

安謀京統難治民劉奉益橫甚害祈憲五十年聚群
不逞竄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其事度不解
逸去及肆誣構詔大官羅周禁中辨析明直劉寔于
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強暴如拉
朽蜀兵未戢按郡直要衝布置施為若老於兵者統
兵者臣薦其有將帥材可治邊事云內外持憲知無
不言制吏輩喋不得出一語平居論事慷慨歷落一
座盡傾遇則奮發勇性無前長于觀人某邪某詐默
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如其人古詩清粹皆
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

十六人出官四方或儒於施或行於賄歷歷在人得
免詭議如文苑者無幾而天復中道盡之於戲惜哉
予昔歸監縣公謂其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盡
才四十有七齋志以沒其又何邪豈天又厄其身而
大其後邪天道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閨同年
錄十六年間為鬼錄者十七人矣尚惡以區區聲利
置胸中乎或者視為四海九州之人愆然無情予不
惡也木屑將狀其行求予為銘而其狀不至為之辭
以發其禁且以寫予哀云
天之生才苟亦孔之艱前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



何林林之百萬芳獨新於賢罷方通用方陶復不整
雲未雨而插鴉芳華未實而摧殘堂瑤繳之在天芳
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芳孰司其權昔君之北芳
歌呼水壩今君之采芳舟旒翩翩藥膳匪良芳道路
迷還婁子賤隔芳良友棄捐我哀曷忘芳我言易殫
西山蒼蒼芳惟所使安玉樹森立芳澤流首源奧仲
指後芳以報其前破不可完芳逝不可旋惟生無愧
芳雖沒猶存簡短有數芳吾具舍猶馬華臚下芳非
疎則焉九原有知芳具然不然

主塘小葉卷之十一終

主塘小葉卷第十二

元中憲大夫同會太常禮儀院事兼有字編

跋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王出降益州獻碧羅為花鳥大如春米眼
異箭甲皆備睇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襦謂其禽
鳥花卉諦視條段新絕分畫縷織不可狀雖不可見
想像不過景物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
組織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
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30 Colors



何林林之百萬芳獨新於賢罷方通用方陶復不整
雲未雨而插鴉芳華未實而摧殘堂瑤繳之在天芳
惡有翼之高騫冥冥之中芳孰司其權昔君之北芳
歌呼水壩今君之采芳舟旒翩翩藥膳匪良芳道路
迷還婁子賤隔芳良友棄捐我哀曷忘芳我言易殫
西山蒼蒼芳惟所使安玉樹森立芳澤流首源奧仲
指後芳以報其前破不可完芳逝不可旋惟生無愧
芳雖沒猶存簡短有數芳吾具舍猶馬華臚下芳非
疎則齋丸原有知芳具然不然

主塘小葉卷之十一終

主塘小葉卷第十二

元中憲大夫同會太常禮儀院事兼有字編

跋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王出降益州獻碧羅為花鳥大如黍米眼
異箭甲皆備睽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襦謂其禽
鳥花卉諦視條段新絕分畫縷織不可狀雖不可見
想像不過景物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
組織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
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髮機軸之異又有不可名言者而文皆質判然二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功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夸而又有不及者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予固是深有感焉宜和問萬事已墜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清而欲率之違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為國矣知而不能踐從事組織之末祇增其多欲爾故子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沒之詳同年歐陽原功敘之矣其已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重刻羊祜碑

隨溪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為無窮者之亡也有不亡者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况備之者乎太傅之未就文碑也郭奕以為今之類子其德之著見者若此委質而後大烈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其於立言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孔氏其殆庶幾乎隆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言浩盤孔尚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絕者不託於器且不



可泯况德之淡人肌骨者乎晋大傅造峴山言自有
宇宙便有此山余謂但有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
碑而傳是碑由梁及今至于四刻則因有以著不亦
異乎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脩
官楊伊志卿也

跋顏魯公墨蹟盧儂帖

顏太師夙節傑出千古脫翰墨未盡善思其人撰其
蹟猶當寶藏蓋沐九頓首而後展視况畢天下之能
事若乎世說說有真偽之辨苟稱太師予即寶之况
仲漁尚書所藏盧儂帖其為真蹟昭昭無疑者哉松

靈翁以平生見十六帖為幸其所稱為病帖則予得
之又獲觀此帖是亦幸之又幸者也

跋陳尚庭告

唐天寶三載開江縣尉陳尚庭告一通一時觀官者
四十九人湮沒不稱者多矣而署銜於首者李林甫
也林甫之惡十載不磨雖欲如當時選人之湮沒不
稱不可得也吁可畏也哉

題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教衰

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真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配韓愈天下以為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鳴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為文而先儒謂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切蹟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徐委備容與間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燕國子祭酒玄原功其後也登廷

祐乙卯進士第名能為古文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爾出 歲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雅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除此其告也陵谷變遷竊然獨存博而至玄玄也歷曹錕全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其為識其左又曰子以參議中書省事母憂去官服除亦以前職召古令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不寬而以歸之祖賴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人

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子
邪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贈李士誠持信手卷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劉氏釋名曰印信也所以
封物為驗也亦言固也封物相固付也夫抵皆有官
者所用隨其職給於上後世人始自為今易水時有
得大不過三五分其文率不同他出諸土者班班可
見皆私作持以為信者也然莫盛於近代士大夫簡
賂題詠既書姓名必繼以印哆然標榜以為粉澤予
素疎但書姓名乃有刻而見贈因求印其上者甚至

有假為者既後則習精至盈篋蓋不能免俗為時之
所尚若是雖近文事其亦文之末也夫世稱圖書甚
無謂實印爾其控用銅若象牙木之堅緻者惟舉世
尚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
士誠是藝之精無愧南工蓋其勤學於江右文生而
士誠傳其家法為求扁室額本之說文以持信扁之
且使知其鑿庶不為俗工

文

武昌新居上梁文

伏以廣廈千萬間尚欲范寒士風雨來書三十載始



能有京師屋廬昔賢負山斗之名終身無樓臺之地
迂踈滋世我何人斯因循為家知幾年矣朝臺暮省
已多索米之議春捕夏強靡復棲身之所舉室每安
於薄祿斯言可質於上蒼徒費伯氏之貲莫制中人
之產華門圭竇揣分日宜畫棟朱門放犖莫暇自常
走俗難求却趨之淵資才之驚人故慕文昂之買宅
但未克高飛而遠走又不能穴處以巢居踟躕連房
與匠升而何異紛紜排架任克棟以莫家長者出庭
切或突面五足下榻石已及階濬入則與亦橫流雪
積而勢將下墜幸人境得一區之隙念農夫值五畝

之居天上歸來方欲來山釣水人間走徧恰如問舍
求田此邇較楚俗而差薄故鄉如并州而在是糜脂
入畫槍先子之曾留鳳凰來儀儼前峰之如棋雲間
紫圍晚景侵尋眼底青山中原咫尺幸便途於桑梓
爰從事於搬運欲罷不能與奢寧儉叔考督齊介之
役深入山林孝也司掄絲之勞實崇基址括播集事
老子獨慚周旋相攸拙謀時與雖增荒於舉作亦杖
屨以進嬉此蓋席世澤詩書之餘所以見今日輪奐
之美極題數尺因得志所不為堂構百支以貽謀則
可繼如聲如鼓堂事外觀苟合苟完具存音訓上棟

下字既成始有之功前苦後琴行遂閑居之樂言之
不足發而為詩東黃鶴岷峨紫翠中堂有桂華庭
有桂從今無日不春風南嶺樹雲峰可並參差就
離明明舊學肯將風物作清談西江漢海浩太
低清量馮軒時俯看我山真是步雲梯北家世
臺曾種德徑溪松栢對如雲勿為安居忘祖力上
魏取仰高真氣象一堂莫道止於斯堂外青天千萬
文下玉樹芝蘭多俊雅威覆超承有不齊西銘要
念同胞者
伏願上渠之後兄弟弟敬直須學萬石君家賢厚財

鏡不必與千戶侯等自頌若此惟天祐之

圭塘小葉卷第十三

元中憲大夫同登太常禮儀院事中有子炳

長短句

水調歌頭 題蕭獨清山水勝處

山水據全勝，消得獨清人。神仙定在何處，此處可尋。
真山有蓬萊氣象，水有瀛洲風物。人是葛天民。說得
紫芝老，吟盡碧桃春。四時花千日，酒一溪，雲四頭。
下望濁世無地，不紅塵。憶昔東轅江右，目斷丹霞翠
壁，底事走踐。今日送君語，聊為自移文。

二即席時河南應使為年甫



圭塘小葉卷第十三

元中憲大夫同登太常禮儀院事中有子炳

長短句

水調歌頭 題蕭獨清山水勝處

山水據全勝，消得獨清人。神仙定在何處，此處可尋。
真山有蓬萊氣象，水有瀛洲風物。人是葛天民。說得
紫芝老，吟盡碧桃春。四時花千日，酒一溪，雲四頭。
下望濁世無地，不紅塵。憶昔東轅江右，目斷丹霞翠
壁，底事走踐。今日送君語，聊為自移文。

二即席時河南應使為年甫



徒陽記同著三十四年過朝臺暮者蹤跡贏得雙
睛一別又逾一紀百歲都能幾見塵事日跼跖今夕
復何夕旌節照山河笑年來渥水上試漁叢迢
久厭城市吳秦故人何浩蕩雲山埋水寒落葉星霜
木如子已無多邂逅一尊酒悲負醉時歌

沁園春

寄題眉亭王孫亭

俯仰乾坤做說義皇優游快哉看平湖秋碧浮隨天
去亂峰埋翠巖入恁來鴻鵠翔翔雲霄寥廓斥鴳蓬
蒿莫見指門常閉拍等閑踏破滿院蒼苔人間暮
者朝臺黍烏克堂堂役不迴愛小軒月落夢驚風竹

空江歲晚詩到寒梅兩鬢清霜一襟憂氣舉世相知
獨此杯京華客問九衢何處堪避風埃

二白述

弱冠離家浪走人間餘三十年秦越時才短虛塵故
府讀書功火深負經蓮風月西清水霜栢署一歲中
間漫幾遠君恩重使不敷覆餗直許歸田豐碑高
表迴旆又罷上吳頭萬里船把家傳圖史併除塵
舊我松竹收貯雲煙大別峽峨鵠山縹緲盡在先生
几案前閑人事但登樓小酌閉戶高眠

木蘭花慢

壬戌仲夏八月二十五日同陳仙翁

在在來空依致清露空扁命予二人
分賦長短何予得清字皆御曆成章
楊之復史說破廢云

渺西風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滿名園松栝石澗
竹瘦霜清扁舟采菱歌斷但一泓寒碧畫橋平放眼
奇觀臺上太行飛入簾櫳主人聲利一壺輕愛客
見高情便笑刻驪珠連分冰蘂酒注金瓶風流故家
文獻况登高能賦有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應喜我
番名

摸魚子

正荒寒似逃空谷佳入又話離別風低白草天無際

漠漠平沙如雪心欲折看落日飛鴻一線明暹城長
歌激烈把湖海樓觀關山風物取次付彈缺毛錐
子千古錯研搜剽誰知更比鳩拙仲宣不作登樓賦
閑殺一天秋芭珊珮瑛美公去鳴騶醉上長安陌予
懷轉結拍繁塞寒深碧雲暮合酒醒見明月

水龍吟

題伯宇中丞代祀

五雲飛出蓬萊天香散滿人間世龍翔鳳翥千齡一
過明良慶會節鉞重采士民騰喜山川增氣想四方
地遠九重心切都要見闕闕事寤寐天顏咫尺景
秋威一鞭歸騎青年勳業烏臺倚重禁煙虛位白頭

踴膺資身無策救論經費但儒酸不改作賦充賦助
和美味

二道三層

幾年三到三臺性年不似今年好故人雲集遠山屏
列蔚藍清曉越舞燕歌一時奇絕百壺傾對山川如
昔風烟不減但人比當時老 放眼秋容無際碧澄
澄鴈天霜早曾騎事業慙悲斜日茫茫草草為閑潭
流古來豪傑浪淘多少有建安遺瓦張吾筆陣祀嘉
相掃

三

予一病五十日始愈因自點檢目視雖不如昔書字
稍大者尚可夜讀字可揮翰足可步園履可容酒盞
可盪肉耳可聽歌體稟素的令六十有七而得所謂
不可者私自喜幸戲成此曲子之可慎疾也乃深寓
節飲之意焉

可翦黠檢形嚴閉心六事今猶可厚抄老眼殘編細
讀小憲危坐信手揮毫雲煙撥亂波濤微笑滿湖
病足登山不武尚能踏苔痕破 使腹還堪容酒齒
牙攻脯殺蔬菜歌聲到耳宮商少誤肯教輕過饅口
如門丁寧告戒却須堅鎖怕麴生徒象群然趁入園

風流我

賀新郎 登林王閣用移新韻

陳迹空荒渚，張繫華等閑一夢，便成今古。佩玉鳴鑾人如夢，何處為雲為雨。只明月、運生春浦。帝子當時，無窮歡奈，浮雲回首。彈非故，天有意，有輕許。江湖帶雄吳楚，更翩翩三王文采，儘章駢句。一旦飛來家筆，才見龍翔鳳舞。幾千載，懷人延佇。憂傑紛紛，今誰在笑世間事。屋宇寒著，瀛海遠去無侶。

滿江紅 次移新韻

見金陵城郭都莫問，南朝興廢人生

哀樂載酒時時，尋伴侶，倚闌處。皆樓閣對溪雲，試故醉時狂，渾如昨。沙洲外，輕鷗落，風帘下，扁舟泊。更寒波，揉漾綠，叢青若，為向九原，江繞道，繁華何似，今深薄，拍素衣，京洛染，蠅塵從新濯。

二十 郭子敬夏日村居韻

一曲清溪收拾盡，風聲月色，還自笑，六旬將近。數椽方葺，已分封侯，非燕領，儘教有地，爭蝸角。美人玉難得，是清閑吾今得。離離禾芻，瓦麥觀，此景皆真樂。更葵花未謝，藕花仍發，繁劇只因詩，有債，迢迢却喜門無客。問小亭盛暑，不容人，今秋月。

滿庭芳 惜營子安馬明初登菊和叔唐思持
沙路無泥柳風如水嫩涼偏入吟聲廣思持上雨後
看西山回首爽氣千丈使長嘯跳出塵寰青天外科
陽波淡倦鳥正飛還 知原秋色裏望窮窈窕倚欄
闌千問神仙何處獨占高寒樓下悠悠流水為底事
不替休閑吾衰矣休將舊手遞口上長安

二

槐院風清蘇階塵淨日長鎖掩衙門葛幃藤簟石
竹夫人不作南柯和夢要來性月窟天根花陰轉
關幽鳥啼破一窻雲 起來盤膝坐松風沸鼎

污春使洗除胸次多少凝塵更喜秋原有
小兒清尊東籬下黃花香裏顛倒白輪中

三 庚寅正月十六日夜獨酌成

學本迂疎才非明哲天恩偶聽歸田良辰美景相遇
更欣然細數人生行止或城市或在林泉都評過志
形適意惟是在尊前 只今頭盡白但憐飲量不似當
年甚藥疾媒渴無事怡然時有親朋來勸學康節微
醉為噴先生笑偶當乘興又作飲中仙

望月婆羅門引

陪王仁甫在延賢館聖左司朝
庭過幸北苑秋月觀金梅
詞神中賦光

紫宸朝罷東風吹到謫仙家
貂裘抖擻塵沙一室窓
明几淨人境獨清華
有恩齋名畫殿帥高茶
王人
意佳道分手即天涯
何事相逢不飲成
成嗟嗟黃封
旋辨有鴛鴦
雜胸與鬼紀
公不飲辜負梅花

二宮夜宴沙洲良翰家時為湖南宣慰使

人家十萬春風先到使君家
天公更助芳華盡把樓
臺粉澤瓊樹映橫斜
要款宜白雲暖借流霞
吳姬
趙娃亂銀燭影交
如不放行雲歸去敲碎紅牙
可憐
杜老肯飛送江頭
只岸花爭似我
夜醉長沙

江城子

懶如沙鳥拙如鳩
為無求得無憂
底事疎狂却效
長遊畢竟無求
何用出來不得亦宜休
西風真
醜窮愁
試登樓
望南州
黃葉疎雲搖蕩
一川秋更
誰家多事
笛聲不盡思悠悠

二飲海子舟中功招飲斜野以此答之

柳梢埋重滴春嬌
倚天橋
住蘭橈
吹暖香雲何處一
聲簫
天上廣寒宮闕近
金晃朗翠宮堦
誰家花外
酒旗高
故相招儘
飄搖我政慙
然雲水來今
朝休道
斜街風物好
才去此便塵囂

行香子

壁月香雲小院重門掛詩愁多是黃昏梨花淡淡柳
絮紛紛對古銅煙神品畫觀松人半醉多羞一笑
政春有丹香描畫難真仗波側媚雲岫輕燦是紫珠
仙巫跌女洛川神

南鄉子 醉書川香亭柱元

老子分漁想說着登山氣便豪天外長江流不盡逆
造脚底香雲散漸高兩手敢解傍石有潯杯友有蟹
我似淵明多一字陶陶明日黃花笑二毛

二 踏乳二 蘇州琴高才甫

錦瑟思華年底用嘈嘈五十絃兩線清絲十萬調能

傳句句分明字字圓 高藝樓華筵多山新聲出自
然更著郭娘歌宛轉相聯消得詩人筆似椽

三 水可行韻

薄宦苦營營半世長亭短亭一旦結茅當疊嶂雲
屏朝暮陰晴幾樣青 濁酒瓦盆盛農父無才却有
情好雨如時公到此安寧話到空月滿庭

四 水可行韻

山隱遠民屢革舍三間柳作椽圍繞佳城才二頃山田
便覺胸中綽綽然 世態自爭妍老我空鷓鴣菜自專
地闊天寬容舞袖回旋人似偷閑學少年

臨江仙

江萬壽方吐而子未長少風
望十日晴後惟天高在惟而作

十日惡風三尺雪，繁霜又滿人間。梅花誰與問平安。
玉肌清似削，爭奈許多寒。夢繞瓊瑤江上路，竹籬
茅舍青山。萸散芳酒，添歸路。黃昏無限月，待我倚闌干。

鶴橋仙

同李雲松夜遊過思
望仙位士者其望

雲松仙客，箕山道士，未訪思齋老子。思齋何處未歸，
來想只在翠紅脚裏。風清月白，撥黃鸝一巷笙
歌，綸起良宵，不過負佳賓，都不念人生有幾。

二晴可行弟

花香滿院，花陰滿地，夜靜月明風細。南坡一室小如

舟，都欲盡山林清致。竹簾半捲，柴門不閉，好箇暮

春天氣。長安多少曉鐘聲，不到江南春曉。

三晴和十周可小

春秋七卷，江湖萬里，老子閨人多矣。兩朝名勝一書，
詩道渾似當年袁李。紅塵陌上，白雲堆裏，幾度浮
生行止。我非燕領虎頭人，但酒聖詩狂而已。

四早切去常侍御家

清者華屋黃葵，紅葉政是新涼時。節文園多病，不勝
杯毒，負殺一庭秋色。珍叢紛錯，玉醅芳烈，醉倒江
湖狂客。涼天佳月，即中秋更有箇今年閏月。

五
心關勝育身關勝富已性而今始悟來言精力未宜
闕此俗子便宜推去 杖屨鍾黍春山杖屨盡是幽
人樂處儘教鬢鬢雲遊蕭總不礙銜杯琢句

蝶戀花

九陌千門新雨後細染濃薰滿日春如繡恰信東君
神妙手一宵綠柳官橋柳 樓下蘭舟樓上酒沙暖
蘋香渾似來時候說與可人知信否傷春更比悲秋
瘦

二丁亥五月十三日親聞梅子融中賦

老子行年過耳順蓬鬢飄蕭入道擔風韻領暮風九
元有分賞心又喜燒燈近 蕩雲初消寒欲盡詞館
多閑時得陪英俊使訝連朝為酒困東君已是傳花
信

漁家傲

秋去揚州四時四首

水盡泉香雲縹緲韶華隱隱浮林樾酒在葫蘆魚在
沿清畫悄好音時後來黃鳥 管領風光心未老衰
頰知怕清波照有酒可斟魚可釣能事了東風一曲
漁家傲

窓影隔簾搖翠蔭墜幽連芳草為地面來荷葉



聞香更好亂埋浮動紅雲島
梅柳千條絲嫋嫋柳
邊宜著蘭舟小世態紛紛何足
校收桂棹鳴且和

漁家傲

露洗瑤霄香杳杳年光紅入灘頭
蓼葦蓋葦撐烟吹半
倒霜信早一雁寒影歷清曉
早是軒窗不到好
山更與供登眺酒債漸多詩債少
繡水調西風幾疊
漁家傲

落日森堂策力峭登臨恰似尋安道
有竹何人能送
遠吾不請相逢要還做髯笑
雙槽凌室龍天嬌有
如定詞人拈編珍重歲寒冰雪換
君自贊老夫但和

漁家傲

太常引 表呂別墅

照脂山下老農家有雲樹翠
又加香透小窻紗是昨
夜幽蘭玫瑰花
引泉澆竹破苔移菊更種
故侯瓜一笑有生涯便休
歎清霜鬢華

二 連可行志異

小齋瀟灑願宜貧清有竹靜無塵
俗子不敲門只風
月烟霞是鄰
古瓶清雅寒梅疎瘦
昨是忽紛紛尚
有一枝春快報與南廡主人

三 登桂觀柳

雲消春氣恰和柔
先到柳梢頭
數日不登樓
笑青眼
窺人尚羞
清明也
老夫
耄矣
其惡
負歡
游飛絮
便生愁
儘都變
浮萍
去休

四詩先莊林德常與所
二松可受阿中賦此

二松如蓋
偃中庭
向朱夏
作秋聲
搖影動
疎樨
掩映
得苔
展轉青
西清博士
西臺御史
相對又
雙清
咫尺
到蓬瀛
休認作
藍田
縣丞

五

玉塲種藕已多時
貼水曉星搖
生意一朝回
便萬柄
紅甜綠軟
連宵驟雨
逸空繁
響清絕
不容詩
對景

首且看高節停鸞

四

賣梅觀竹不暇錢
黃獨白玉炊香
連碧玉
富殺山人
林谷
幾年
道路艱
難眼
明今日
相看
便結歲
寒心
友休教
夢到槐
安

五題和思誠小居

西巖仙老
身在蓬萊
品竹月
松雲
壓不到
况有清
風
自掃
霜淡
淡碧
搖沙
烟村
落照
明霞
說與
門前
鷺
鷺仙家
又是漁家

憶秦娥
江希正張中丞頌

山人笑人間不識山間妙山間妙處光浮動半江殘
照移文莫待山英投烟霞曾結三生好三生好白
雲深鎖舊洪丹竈

二

山瓢飲太空為暮雲為枕雲為枕松聲萬壑月明風
冷人生未老宜先著塵寰儘有清閑境清閑境孤
雲野鶴杳無蹤影

三

山花舞巖安能笑禽能語百年心事一犁春
雨神仙護短多官府老夫只解為農圃為農圃乾

神休問幾者今古

四

山雖唱少年中夜心悲壯心悲壯世間何事不來眉
上速速未遑羨快調五湖烟水春搖蕩春搖蕩誰
知平地拍天風浪

五送牛崇州二首

春山碧詩成馬上應相憶應相憶盧溝橋畔晚烟如
織人生有別休多惜但悲後會知何日知何日暮
雲心緒斷鴻消息

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長安陌東風楊柳花如雪
花如雪青條無數為君攀
折少年剛道輕離別
昨來信心如鏡心如鏡
舊恨新恨滿梁殘月

菩薩蠻 寄鄧下友人

憑高日望金臺路
黃沙盡處空相樹
歲晚足蕭疎
雁聲無夜無
薄著攝俗態
人道儒酸在何處
慰相思
半耳無好詩

二寄中書諸公

三司笑面轉放散
離官恨將非詩瘦
紅袖寫烏絲
誰曾夢見之
淮強真是白染得
須成雪
天上有神仙

能教白復玄

浣溪沙

倚黛橫愁苦
安輦頽霞亂
玉更宜
喚喚香接葉
奈何春
纖就回文難
盡意寫成離字也
傷神他年不及
卷中人

二道聖寺汎舟

花露濃沾桂棹香
柳風輕拂葛衣涼
放歌深入水雲鄉
荷葉杯中傾綠醕
瓜皮船上載紅粧
都堂何似任溪堂

蘇子三過善應



崖上留題破紫烟巖前滄若花清泉欄遊三日酒如
川有水高山高士宅無風無雨小春天人問真見
地行仙

如夢令

桃李春風不耐好在西山如黛策馬看山來改爾青
香相待無奈無奈却被暮雲妨礙

二

一片蒼苔鑿板百折清泉分過長日午陰圓日翠胡
床采生斯可斯可從此閑身屬我

三

昨夜庭梧墮翠詩思老便爽氣無事要生悲可笑宋
家多事衰矣衰矣但投鄰翁酒味

四

大榻只宜春早紙帳不知天晚枕上問山僧門外雪
深多少休掃休掃收拾老夫茶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 Gray 60% Gray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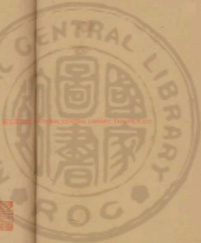
圭塘小菴卷之別集上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弟有孚編
節次所得圭塘先生酬贈并見寄詩文

太常可行弟非官其七十八歲兄以詩賀之曰
家雖通日觀身自植雲梯鬢雪行遲漆腰金逐換屏
邊情今俗異高興昔賢齊兄老無佞技推求醉似泥

漫述

假仗勤成立其原得毋長郎中光武世馮氏遠蕭昌
後世論婚娶徒知慕貴強吾詩非漫作人道是良方
次未韻二首奉寄可行簡弟一笑



泚水悠悠晝夜東如君鄉里尚萍蓬
士師無愧任三黜賢聖有時聊一中
自分衰懦亦世用且將我接代
天工年來仇敵消磨盡酒田第最長雄
老境生注合務農誰教鷓鴣日過從
憲舍竹影宜高枕我印苔痕懶瘦
節風月歌詞非楚些紅湖交友憶
共儂獨情多少有寒香五月書才見一封

圭塘獨坐有懷

韶護鏗鏘香韻音樹林清逸憶同隄
停雲霽霽日將暮伐木丁丁山更深
飯罷竹簾將策杖茶餘松下獨
彈琴直酒月到天心處尊酒悠然樂對出

題可行太常人海浮槎齋

八十滄洲藥素貧宜知京國是天津
予今不患恩波隔我老何憂病後新
一罇醉餘分國好三升門下送
宜頻年來莫笑無佳句甘作人間飲食人

有孚和右甲辰二月十八日以 上尊暨胡南

諸品奇果珍般拜我兄圭塘先生于磨甕堅齋
酒酣歡甚適得前蕃走筆次韻聊戲一笑因見
詩禮家庭只此便是無窮清樂也明年再續謹

附率爾之詩於後

浮槎名室願宜貧人海茫茫孰問津
九陌紅塵三島



近一天清景四時新飄挂只恐困成癖來性多應不
厭頰但得仙韻時共泛絕勝前日自來人

送張固亮鍊師升序

予養病鄉廬簡出入獨榻旣不免忤距城西北餘十
里道北郭齊西北孔道每為駒使識陪番多事故出
入必以星至正己丑三月二十一日謁旣歸過迤橋
數騎逮及天已星猶覆其或我識側帽後磨道左以
俟其過前驅已前俄聞揚言其中丞柳巫來見乃因
亮張君鍊師代祠武當馳驅而道此也明日適予出
京師饒童語曰出京時念必過相一見虛前紙請言

幸勿新予交關關大宗師與其徒多善劉亮主京師
東嶽祠園者千株人境俱勝送客東門若自公有暇
即造馬函亮簡潔能詩見必鵬詠忘近別一年矣當
予避客時較擊肩摩中天復已暝乃邂逅相遇壹偶
然我遂不意以疾辭贈之詩曰
杏園陳迹夢猶妍馬上相逢壹偶然每憶可人如隔
世不聞新句又經年花迎驛路飛紅雨看到朝山散
禁煙王事遊方歸有日遊君迥水白鷗前

五月十一日晚憲月明枕上漫述奉可行一笑
涼風清泛露溥溥淨滌京氛豁大觀驥不一鳴真伏

老鶴猶三匝日求安
城宮殿雲休妬
病叟壺鵬興
未闌朋舊過從話
新事可憐俱
訴酒為難

其酒東病無等情
用七加改定及之

可行太常饋浙間
朋舊所寄糟梅以之薦酒風

味殊勝賦二十字記
平素之未嘗食者

佳嘗元登鼎和羹日
奏功羊未歸地好在濟鄉中

題可行所藏宋元
睡雲山小景

傳云五百歲名山始一開
水長五尋和氣暢九垓

往者既不及孰能待其來
濟勝事游覽我姑陸崔嵬

又苦道路艱荆榛滿
氛埃不如陸子室高蓋
擁靈臺

聊將萬里意收作小
蓮菜

約卷送新茶蒲筍以詩
卷之無商太常弟過日

珠蕾鮮初摘水芽醫未
舒分甘出圃端俾食謝中書

京因整餐糧田園夢
荷鋤多情老但交能慰渴相如

和可行展省歸過圭塘
即席韻

墟里煙塵外中車日
日來疎林草半塔初日見三臺

酒每從鄰甕詩寧待
函催衰年懶馬感為我少遲

四月二十七日在之
洲昆季詣其至圭塘醉中

賦奉寄一笑

捧水垂楊貼水荷
圭塘風景正清和
靈龍奇字

人閑深愧醉賢載酒過花露墜紅沾杖屨松雲凝翠
過絃歌也知節飲宜衰病具柔柳情醉更多

圭塘小酌廷彥不飲故諷之請可行和韻

松檜蒼蒼柳半黃天光雲影爛圭塘鶴隨尊酒穿松
徑風送瓶花入草堂正好自供青眼舊機深誰道白
眉良但教晚節杖無恙不負韓家畫錦鄉

秋露白酒熟田園措聲喜而得句可行當同賦也
治麴辛勤夏竟秋奇功今日遂全收日華窈窕成真
液泉脉穿巖洞細流不惡橫船軒冕而且教留鄉在
林頭老懷塊磊行流盡三徑黃花而玉舟

至正改元四月十三日戊子

皇帝御龍舟幸

護聖寺中書右丞臣帖木爾達實魯知政事臣

阿魯臣有壬危行樂三奏命右丞商特授平章

政事參政進右丞臣有壬進左丞楚辭不允懼

汗就列平章右丞曰今日游鱗之盛恩遇之隆

不可不記也悚懼之餘為二十韻以獻

宇宙承平日邦畿壯麗御官中無暇逸湖上整朝翔

鳳輦重雲降龍舟萬斛驟風震隨柱擗日月蓮牙橋

五衛分葦羽千官列鷹行長年花壓帽仙妓錦連航

絃絳初徐引鑿斯漸遠揚桴軒呈曼衍謀休連錦楮

玉食傳麟脯水壺出蔗漿魚鳥知永祥鸞燕遂餘香
夾岸金花翎獨空鸞幕張汀迴開輪海天近勝錢塘
翠閣飛雙出珠簾護兩廂九霄披瑞霧四表觀朝陽
補助資通擇登崇者俊良不圖推朽質亦復被清光
左轄網維地中書政事堂出謀漸不武好學領無荒
喻水民堪畏樞等最長濟川非所任歌詠獻嚴廊
右七月十二日書寄可行御史社酒治聲昔嘗
飲之恐遂不覺不能顧曲之誤却喜是非都
知又稱諸詩今春可行送社酒方以為喜大社
之餘致效富尤速然而飲之已故治聲之效又

無望矣而今而後又不覺矣多聞不能忘必又
多事為之詩曰

予生苦多口三城非不知說說徒自成謀謀尋復隨
齋扁磨覺堅訓勉來予遺客至愛異親何益於我為
社酒堪治聲昔嘗屢飲之恐遂太遠聽多事添驅馳
茲得大社餘其效想倍獲胡為負宿氣曲直至我眉
朱門列畫却食前方文施我瓶都幾何後望陵從去
老矣笑相勸處世聲最宜

和可行都司韻二首

常恨有雲日暮時清尊才得浣離思
晴程驕驥須千



里老境鷓鴣但一枝半世空隨人俯仰諸公自佩
安危年來點檢關中事種玉栽蘭儘未遲

枉尺安能復直尋回國幸不負初心山凝暮色供屏
障菊池清香噴水泥好句每因吾弟得濁醪時共老
農料主塘霜後清如鏡倘照蕭蕭蕭霜滿蒼

至正庚寅二月大雨麥成疋十得一二夏秋復

早傷穀郡東至赤地樺樺生民幾得兩月食
窮冬告盡遂至顛沛惡積萌芽以抵振擷春又

大寒直清明雪三尺即事二首賢弟請和

榆不輸錢遂探身春深何事未知春陰連殘臘短三

月寒挾凶年殺幾人對饑珍羞白糲實市價糲餅雖
糠塵固思當軸曾持論今日方知隴畝民
天教招禪治疫癘萬口罄罄一瞬空子女不如雞犬
憤官民真是馬牛風感萌其惡加水返枵腹誰能用
雪瓦泉下簾黃吁不起漫歌憂國願年豐

僮屋為大雨所仆歌代書寄奉吾弟一笑
豐安坊西李氏宅締構甲子適周天我歸我里却無

屋劉金買居今年中堂苟完遂龜縮傍舍草茨
樵然諸僮環慶數百趾分房我我蜂窠聯早乾跨歲
三百日縱兩簷溜才消消伊誰奴勇志傾瀉通衢一

夕流為川生今闔郡若一室蕭蕭到汝無中邊朝來
異響忽震地連采接棟宇傾顛快泥出嬰幸免死厄
厨竟日寒無煙昔知將覆不早治今日至此誰之愆
萬閭初及塞士無心已負歸宜通家僅瑣瑣不能
從庭麗况說治其田作詩自笑實自愧敢效茅屋秋
風篇

可行太常弟倚皇太子奉旨春祭獨執多禮
無不合節喜而賦詩

宗廟考禮有事祭子今無事復能名職班末吏雖無
分却幸非餘沾及凡

欽柔憶猶二絕句全小蓋馳寄可行弟

附大平生憎乞相透高時復路雙眸今冬筋力最多
少終日圍爐不上樓

南果珍奇有木奴年年包裹及饒夫徐州近日舟航
斷歲貢尚方曾到無

觀家人治蠶事露將老而桑不繼求買甚艱窘
因成口號呈可行太常弟

千古南陽一草廬其中今有卧龍無三分二表都休
論且學栽桑八百株

癸巳六月廿日夜不寐忽聞麴香喜成口號奉

似太常過日

暮香通夢報寒齋五齋前驅次第未更約西風芳嶽
史東籬早放菊花開

伏日觀摘華作秋露而麴象喜其製法甚精以
口號十八字勞之可行食院同發一笑

習中文史日雖多其奈家貧景限河却喜蕪田秋得
林采翁常要病額配

促摘釀酒戲成一絕清賢弟同賦

麴香連夕透食桐閣道劉村林亦收衰病遂來惟急
渴醞蒸何必待中秋

女孫滿月本常作詩颯拍治其醉中走筆次韻
奉當多事待圖回時為衰翁急凍來家醞帶糟宜瓦
鉢好懷初不在金盞

至正甲辰三月十一日昧爽掩上信口成廿八
字盥洗畢飲孫女福潤醇酒適太常可行弟至
同飲歡甚以水玉金絲圍棧求書因試搯筆書
以贈之

枕上雞聲遠未融春深無奈雨和風圭塘八十新懷
抱覓句銜杯與少同

卽席奉和偶然記得借附于左



絳帳何須說馬駟每來席上坐春風年高德邵誰能
及不獨當時詩酒同

京南春雨燕泥融
羣下花時每值風今日無風更無
雨賞心知有幾人同

承贈蒲萄阿刺吉感慰不能自己遂成廿八字
亦頗得意為後日報本七十八歲先某力疾書

西醞蒲萄貴莫名
煉蒸成露更適靈文園渴思雖祛
海不及浮棹一卯瓶

寄可行

衰年承之近鄉閨
相相望三百餘欲見天恩優渥

歲五旬七得小兒書

景廷堂下壽安紅
百朵花開穀雨中
草薦棘藩頌擴
護莫教霜雪損芳叢

寄苦高書才卿

民事軍興日不遑
聞人一旦似公忙
憑公寄語主塘
月好照吾家
老海棠

却信使附鴈足詩

霜落風高恣所如
歸期回首是春初
上林天予授弓
繳窮海鯨臣有所思

士陸賈知府以邊鸞畫鴉見寄賦二絕可以謝之

主塘柳影浴毳毳
起啜嚼蒲根絕點埃
政爾凝思舊感
致效形毫素思飛來

龍言充貢固相誣
誰道呼名一字無
收入畫圖登几
案遂令名亦不能呼

寄觀國賓

白頭雖道抗江塵
屈指名場四十春
墨閣鳳麟非所
偶江湖鷓鴣久相親
宦情病後渾如水
詩思年來尚有神
何日與君携手去
黃華蘼下岸島中

近作詩莊長句代書寄賢弟一笑

圭塘有地無生涯
三迳松菊四序花
詩仙本是貴公

子何事肯到山人家
山人已分友來石
壘俗芸芸果
何物在家已作有
髮僧小小園池
柳掛錫千紅萬紫
遺西東枝蕊
步步隨香風相逢
一笑便倒但愧問
字非揚雄
載歌伐木賀得友
昌黎去後誰山斗
雌虫小枝久不為
敢說當年八叉手
詩莊千頃躬
躬維持歲不可
食寒不衣主人
收蓄及遺逸
要使後世均揚輝
世間何物不腐朽
好詩在世獨能久
有詩又在未朽
時此莊不可無
醇酒莊中之詩
幾萬首以詩
傾酒為君壽

通來切用無筆口號二十八字許子可行太常

平生交契分疎密毛穎何嘗一日疎休道病翁非所
與明憲歌曲尚能書

可行番新詩促其歸 甲申歲也

秋征曾有約十月便歸來南國鶻已盡東風花又開
酒缸連月備詩樽幾時回手種漁溪柳青青滿釣臺

贊

可翁自贊書以為可行太常弟一笑

吐主塘子一小文文生子今世而為古愚不力上達
乃甘下趨年未事業益迂且疎但問其壺日有繼乎
楊和卿畫傳贊

緊攔取形毫釐不夫人知肖貌孰囊其言好古博雅
寓意自適罷徵三代之制書寃古朝之蹟撮粉墨於
斷續攷欵識於土飾瑤瑤 虛瓊瑤瑤瓊瓊瓊瓊瓊
截肪蒸粟石稱寔繁形狀匪一一道日頌敬然璞腊
高友千歲濟以精識之人也雖晦迹於市屢其洗玉
池主人之西歎

相閣實理監司官冠傳贊

任法象服制敬惟欽直蓋所性觸非其心有敬主內
有頌著外仇視倭人德遇善類勿謂至堅倭則爾推
勿謂至柔善則爾維我昔斯義人與其稱相如清水



玉臺輝映徒徒憲紀瑜璣蓋臣風霜示肅開閣以春
惟其有不觸之觸使邪自正而曲自直此其所以為
大過人也

脫本兒御史方冠像贊

文運猶日方晝或晦傾否有時敢非紀歲積陰擇汲
大明歷天南宮桐棘當寧渴賢為鶴多士于計偕
識者常言有王左才彼美擢拜騰實蜚聲仕已泉達
學且日增有頌而載嘉推優伏行帶無事肯專亦觸
材俊任法名殊實一毛亦致用帝帳斯解子登瀛忠
文彈治之為能蓋將微疏者之古於他日也

講疏

瑞本堂 十月十五日

高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又曰惟學進志
務時敏厥修乃來又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世祖皇帝至元三年十二月遣中書海源府旨儒臣
朕宜絕何書其議邇來進於是商擬姚振實默王鶴
等言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
皇太子力學有年此書講明熟矣溫故知新方是為
學求多聞者資之於人學古訓者反之於己過其志者
如有所不能敏於學者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

慶已又必始終與念不少間斷則事立德終有不知
其然而然者矣三代而下漢稱文帝唐稱太宗文帝
時有雖治安策極言諭教太子諭教之道舍學何以
故雖聖人亦資於學五帝三王皆有師也唐太宗
謂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
不知之及居大佐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太子生長深
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御等不可不極諫又曰朕
自立太子遇物則論之見其飯則曰汝知其勞還不竭
推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還不竭
其力則常有得乘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水下則曰水從
絕則正君從諫則聖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
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閔
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隆在其中當更求古之哲王
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吾居位以來不善多矣益多
損少故人不能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
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
善可不謹哉恭惟 皇太子殿下元良仁孝屬天下
之望已力於學惟終始此念不少間斷史秉忠鯁之
士拾遺補闕則功業之盛豈待漢唐之君而已哉將

克與三代並隆矣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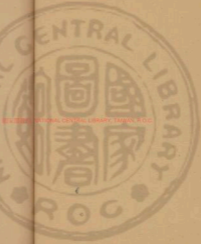
賜幹樂右丞即用二字

宋李沆作相常蹟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論語
中即用而使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
終身誦之可也 皇太子以天縱之聖肆筆成書即
用二字賜中書右丞臣幹樂臣幹樂裝潢贊贊伴臣
有壬識在方臣有壬國國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 皇太子不它
書而書此二字不它賜而賜中書臣其旨深矣臣幹



筠簪記

秦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
勸扶柩南且謂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地子南
北無恒產不享羅茶毒於斯斯亦安靈之地也亦有
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愈
然曰子欲子孫浮華則南欲因京師富貴則此我知
者父母之邦爾荒遠中神魂無主三議聞曾中大夫
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記其決哉
議遂決既藁殯走滿陰拜先塋不獨若勞而亦陋不
容寬矣德教授繼君允中城卜馬安陽城西山水靡



不復盛始得武官原涇水之陽今阡而定畫遷指皆
先中為之尤中學儒者也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說
壬申太夫人歸壟得其人益詳蓋外方內恭安命之
士也戊寅子得請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予知其安於
所遇而念其才可施用求於冷句也偏筠之義其有
不可自揜者乎古今人例喜言竹居必種植詩必託
興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言其用則簡牘箭箠箠
箠管篴篴篴席纒維藤絡之屬皆事也而其用之尤
切者筠為記言竹簡之有筠筠竹膚之堅者也竹寒
暑一致守雖在節禦捍禦使不能于其內則筠之

功若篴席篴篴纒維藤絡獨折其膚而則新也而
簡牘箭箠箠箠管篴篴篴席纒維藤絡內俱用膚或有獨則為葉
物矣人謂先中出簡牘通託於竹而已不知先中可
施於用者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先中於用念其有
力於先登記其詳以志其文之始聲其才以待世之
用者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儻齋履屐至於晚節道遠所以收
幼壯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事
蓋憫其勞又力德不敢煩以政上之德也士難進易退

義尚當去浩然莫留各盡其道矣屢耻不張乃有將
榮而諱堯者其愈下者羅列選籍徵幸萬一於是
有司進計任年大書其籍曰致仕至有廷辯謂筆吏考
錄之誤又無以議為也風俗至是果孰使之然哉昔
叨左司宰相稱吾鄉續公景明之賢擢禮部員外郎
尋陞懷慶路總管至則值歲大飢勸分不足發公廩
以賑國制粟幣無上又毫粒不出乃謂僚佐之尼者
曰吾任牧寄侯得請守餼享矣有責顧獨坐又止其
租稅報下皆九天曆初郡直兵衝飛稅萬計軍興不
乏西兵入境官吏星奔獨守境土過流竄兵罷民既

安堵即投綬歸身未幾年未及也聖順壬申以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致仕開齋所居植竹數本扁曰竹軒
竹之為植水霜凌虐而色不改凡卉彫盡而守益堅
有節若是故君子貴之其風聲月色為溪山清勝者
不與為人平居氣溢者驕才少推抑拍覆殆盡遇變
而不失其守者鮮矣尚書攝左司已有聲若司程綺
源覆會儀曹之制繁知陵州之善政人能道之若夫
遇變而不失其守時可安享而勇奪之則遲退之際
明矣嗟夫富貴多憂之資也世途設險之筭也道義
不明而能保終始無悔吝者幾希鍾鳴漏盡而不止

行百里躡九十者接迹焉則自未幾年未及而退者
不賢能之乎然世有以官為家退無以官為家者故
不損不止尚書退有歸守先登謀子書又天厚其生
而嚴其志也雖桑與梓必恭敬止况及與先公游而
進退之明可稱者乎竹之見稱古人定繁獨以其節
有類故樂記之以為魯多君子之徵焉

菊莊記

安陽地稱秀麗昔人引洹水浹城內為園池環城之
池晝夜湯湯民室酒壚揮奇樓勝無慮數百屋西南
雁為陂溪山之輪奐亭館舟楫之盛嚴荷蒲葭柳羽

鱗鯉互之饒益寔最一郡水利不修民生日蹙陂遂
為陸而亭館為墟矣好事者或事蔡桓晉徒一假館花
踪木飛甍敗屋損佛頓少弗愜有遂賈禍者故莫不
恣其樊葳而已馬子歸方事游嬉而無所於適偶送
客南郭歸並園園而西微行詰曲桑榆蔽翳負城有
小園徑造為池僅餘百弓廣麻幽潔閑守者曰其王
君季負菊莊也雜花並植菊最多故以名時方擬翠
想長羅列滿地愛之不遑歸秋風作花見餉十盆品
色莫有同者莖高尋丈花大徑三寸餘蓋培植有時
芟移有法丰歲勤動而後有成信菊之拔萃者也季

貞知予同其安介其友請言吾方概吾鄉風物之非昔而嬉游無所於適也能無情乎朔明曠遠蒼視軒冕乃獨愛菊屢形詠歌至與松並稱茂叔談道有取於蓮並稱若二富貴者在所薄菊獨以隱逸稱詩之詠之者又代不絕口其貴重可知已予亦其亦慕古人而有見于菊者乎人生之樂隨寓可得口體居室不與焉故不他其藝以見其志不侈其圃以納其偏百弓之地可游可樂昏徒觀之而不屑來沒吾齒莫有視而規之者求寧而獲豐身安而志遂是莊之得不亦多且久乎莊田舍也田舍穀為稱首不莊於穀

而於菊穀吾口之所切菊吾心之所樂吾口寧緩而吾心不可不適也心適矣視如京如坻漠如也古有千橘莊蔡山穿池竹木叢華園盛德之宜居後之主者已墮屠兒墓園之識平泉莊之厲檜珠栢雖曰僅存尋亦無絕矣富貴田宅之不可持如是夫九原可作吾其從晚節之老圃乎且吾為人莊而口就荒人為吾莊而不獲一稔獨幸得歸而時游王氏菊莊庶幾鄉賢之萬一焉記菊莊而及鄉賢者高山仰止吾鄉之士其勿以菊莊為嬉而已矣

人物之生於世安於其素而不知其樂者衆矣魚在水獸在山不知其樂也處之涸轍繫之虞人而後知江湖山嶽之樂為釋而窮之俾獲其故則其為樂始真知矣物皆然人為甚賤而服賈陸有推車水有覆舟虎狼盜賊風濤蛟龍之險卒然過之號呼弓命於須臾而後知平地之樂也而仕者又甚為仕而達矣若可樂也而其憂者方叢乎其前事有必爭而不容已者不爭則獲罪君子道消後世爭則彼方震以雷電盛以止散惑以善致大達列坐十九瀾倒而欲以杯土障之當是時也思得釋去重負歸為閑人則其

樂為何如此憂也有苦為造渴之疲精神迎送之勞筋力晨興起府千請坐至折簡函文手未及展而繼若者至至擁馬不得前暮歸復爾寒暑不間休假匿避若遁逃堅閉若自錮一接眉邊遂終日不得食思得脫巾履偃仰林第人如蓬萊之不可到也上則不能過矣去川決之攻下則不能飲蠅豕貪之求憂若糶極誇議紛起矣夫人未嘗不知閑之為樂而真知者寡子蓋身履其境急遽疲極而後獲閑其為真知猶坐中談虎而容被齧者也知人孫道賢受益居安陽銅冶治卓宛之業而以清操閑于人其賢阮降劉襄

之曰樂聞冲素處士集賢握玉章司天下道教凡名
隱者率號處士又華以冠之受益因以樂聞類其堂
乞言於予受益不游下試不險於途不困於責安於其素
而能知其樂者乎其知不知予不能知而集賢標榜
之其知其能知其樂也若是則華而不浮矣雖然受益
又當讀浩翁之文知收其餘力而就聞之說則可以
永此樂矣

傳

馬氏傳

拭字敬亭姓馬氏楚王殷之後也打世祖珍始居衡



合禮稱黃氏卒再娶黃氏生子熙年已四十九持書
室曰栖碧山房因自號碧山居士世味淡然惟教子
是務或謂君老而子業科文不可待也不若為卜者
近者曰吾兒當師天下士以昌其學君之言不敏知
喜欲好客醉輒歌歸去來辭人不測也嘗語熙曰學
可恃財不可恃利吾財害吾身未有利吾學而害吾
詞子之言可書而誦也太史公謂嚴定之士名墮滅
而不稱非附青雲之士惡籠施於後世有士不足附
以施於後世然其行若言則可傳必矣可不傳乎

序



汪陽侯傳序

汪陽侯傳陽馬照明初之所著也予三復而悲之蓋有感焉夫行不足以乾世言不足以垂訓功不足以及人文不足以明理汗牛充棟可勝道哉而可傳不傳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人且若是况物乎汪陽侯杖氏自燧人氏而降功莫與京虞初稗官詩人歌詠舉不及焉明初沈其筆之其祖孫之楚適族雋之內外隱見之始終名字之同異施用徵求之述詳而畧矣予幼居湘漢間但聞其狀至燕始識之特讀典味爾其族類未識也太官推酷五十四大坊實其用尤

多性不傲貧下乘車過市細人挈箕斗出三二錢即可致大坊孺童有心未盡灰簣子撮拾實其餘力為京師百萬家不有杖氏則辛蘇氏馬通氏不能濟其三一焉思有以發揮其功書題于壁若冊者餘二十年而竟未有以發之也歸鄉里始識其族而明初之傳出矣湘南棠棣視杖氏之族自昔柄用其地江漢則杖氏盧氏羅居水滸杖選在中土人不知也後至元壬午始見於新黃山中遂東舟入江夏杖氏盧氏俱為缺運主杖盧者怨焉其亦不智哉承平久民生日夥杖氏不至江夏杖盧氏將不亦族乎予方欲考



其從來觀明初傳始知將烹弘羊時故氏遠避江南
此蓋其裔也子授勳歸明初不以予不能有所成而
見棄也方且相從教予子時出傑作以自樂予愧於
明初多美序其傳而表之俾世之見者知明初有史
才而不試又以見夫人物之過不過有幸不幸焉古
今不幸而不過者多矣故有幸而過明初而明初不
幸猶未過也雖然其傳之出擴者見之明初其亦有
過矣昌黎先生作毛穎傳在子且以為推其文無足
貴焉是傳也其文之有益於世者乎觀者其勿以子
虛烏有視之

長短句

沁園春甲申臨清舟中次韓伯高見贈韻代書
寄可行

草木無情不問寒暄閒時使閒只黃花多事偏協隱
逸白頭何補 避賢才老友相逢清談絕倒休校劉
郎去後我尊中物勝它年十里漫寄寒梅 神仙合
任蓬萊余老去思兒思不任景莊槐老誰為癡夢
梅家酒美且流幽懷渭北江東暮雲春樹何日扁舟
更此來公知否使連朝鵬跡能幾徘徊

可行弟泰安甲子壽日賦樂府沁園春時讀書

上庠因勉其進學後三十九年至正壬寅同在
京華過其口語及舊作遂再和前韻

四海之間難年勞兄白頭二人記昌期瑞且行年在
卯善門餘慶維微生中科第佳名祠案後扶常奉天
香降紫宸身通貴只貧安分定老益書觀 簡編不
負辛勤美進德揚名邁等倫任家無厚積難康度日
詩多好句為蹄回春明月清風交梨火棗竹裏行吟
胸學麟吾何事但問花携酒專競芳辰

三 甲子年知見古韻

天相吾家富萬金詩書有人看發揮習脰詞源深

溪薰蘭氣質常佩中中師友淵源人材澗鑑曾師光
華近帝宸男兒事使盡輸心力難報君親 讀書第一
富勤口孝弟書中是天倫嘆人生為學百年在幼回家
得計一歲惟春科占龍頭名萬鴈序好與皇家作鳳
麟都休校是地鍾河岳天降星辰

水龍吟

乙亥中秋用前韻

一生白浪紅塵得歸才見乾坤闢三井無分如何料
理文園清濁家病禁持不教杖屨經立尋疑記平生
揀抱曾逢惡處都不似今年惡 見說圭塘如舊頰
山英好看猿鶴夢中斗室雲殘圖史塵凝歸杓蟾桂

香多莫將長笛等閑吹
落開蟾娥我輩何時還
又享清平樂

二壽靜公七年

歷觀今古名臣求如公者人能幾
平生數業行其無事一誠而已
方信名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政乾坤清晏誠無高蹈非明哲安能此
太古歲寒松柏偃春風
閑開桃李傳巖霖
西廡門風月無非天理
莫討求閑從來老服閑人多矣
待他年鳳詔九重重下為蒼生起

蟬頭稿

八月十四日

主

唐英宮秋朔明日方中秋陰晴自來難定何如今夕
從容棹蘭舟亂穿波月斟玉尊清帶荷風身世雖朝
歡娛易失名言千載記城公公曹道涼天佳月何必
限春冬况更有西窗共載仙李相從笑跡狂興未
無盡紙舟更策吟筇任諸君班荆籍草環四岸度竹
穿松飛上紫臺攸開老眼水輪誰遣却膝朧多麈是
嫦娥見妬勝事不教窮天知我須臾風起萬里雲空

二為秋唐古

論斯文世誰方駕
韓歐渺翻舊家人物一峰玉立
高秋走蒲輪
鑿坂再至照藜杖石室重袖要使吾元

典章文物輝光什伯夏政周君信否千言來醉字字
花雕鏤傳堂碑寄言譚筆且避戈矛憶當年江湖
來往月明大乙仙舟洒烏絲芙蓉秋水振宮錦柱若
芳洲鸞鶴續教魚龍迎舞人間元自有天遊倘來物
視之毫許堂足奪回頭終為計匡廬深處已辨菟裘

水調歌頭 庚辰秋即席次可作見奇韻

踏歌正宜早勅已費研裁夜深山月飛出何地不揚
輝休說未上釣水政爾切風批月底團聚吾願萬事
一尊酒身外復何為笑年來人與我不相投林
已分棄翅猶勸九天飛敢效晴柳銷楊且說盤鈴傀

日有兒婦但恐子拙舉誰與話謀期

鷓鴣仙 寺何磨山十章

身名爵醉心槽拍政可束之高閣廟堂誰信是行
筮更高似在夫一着胸中磅礪眼前家廓與物元
無城郭日從席末挹春風覺二十年來盡錯

南鄉子 和歐陽文之韻

高論聽懸河先和新詞問老坡手冷不甘寒氣早誰
呵更破黃花笑鬢端風竹亂婆娑老我衰顏藉酒
配佳節重逢真可賞賡歌陶令壺觴皆且多

從筆挽銀河公直譽坡我疎坡只好老來供一笑訶
呵喜怒從人愧國儲花月共婆娑勤飲隨君學邵
融松菊有盟休今落咏歌我輩同年甚不多

三夜又無寐仍能語未眠語口供一絮

烏鵲欲填河蟬坂多持更上坡虫鳥無知徒自苦誰
呵恰似貧人少已舖一市也好婆婆要染先生面已
舵有口難言今只可狂歌終歲陶陶不足多

念奴嬌 洋中見寄

一壺天地巨南交朔漠東溟西極斫桂吳剛難措手
轉見今宵捉持露乳水輪雲歸碧海上下瓊瑤色白

光裏更無憂夏閏隔一夢想滬上池臺五年放浪
延賞無虛席底事憑山丞節鐔樓樓塵埃朱墨滯句
才澄深杯量減况敢論熱業婚城底道老當歸去時
節

春從天上來祝一齋大春寺

自古英雄試倒指誰能亦廟雍容相君此過風虎雲
龍光掩前後諸公政天關治運力落沃壤粟况平生
把持書禮樂爛熟習中當年側聞先德只一語喚
起萬室春風柱樹成叢棟華聯萼總是舊日陰功
昨宵靈霽烟光薄生意浮空我來為壽相期何以維

薇維高

太常引

六月十八日喜酒

楚口和不肯蘇

荷盤蕉扇久無聲笑祈禱米雖通倚檻看雲停問誰
把天鉢詎傾玄功不宰太平有象品硯一時年老
我問陰晴笑尚為蒼生有清

千秋歲

齊頌

使人稱好何似歸來早營五畝如三畝深杯江海淺
老眼乾坤小松竹在肯投老圃扶容老 方外多真
趣池上宜清曉隨里社遊御杖逢場皆可樂得句唯
供笑吾有政考功不校闕官考

二

青年時好政坐聲名早攀李杜凌郊島官漸才力的
枝梧文章小青鏡裏朱顏不覺成衰老 習氣消除
盡惟酒娛昏曉思阮子甘兵校因知身外事何似專
蒲笑追往昔中書已署陽城考

鷓鴣天

夜長惜漏子學韻轉不能每當曉
太常學過至因以此韻學書枕上所
地句三首至韻第一笑仍
猶子效筆一和以暢老懷

白髮京華總倦蹤溪山游釣惜無緣
老來惡興憑詩遣枕上才成一兩聯
人自昔月空圓食糲如錢夜
如年但藉子姪新文學莫問賓朋成幾邊



心到忘機便是仙，琴能得趣任無絃。病多課子酬文債，田少從人借酒錢。生盛世遇今年，雖為存養不求傳。有言難盡閑中樂，竹影花香白晝眠。

浣溪沙

老境閑門晝不開，人庭院甚宜。苔打門，詩債任渠值。千里有家頻入夢，一春無酒可開懷。心寬隨處是蓬萊。

柳梢青

莫向空林，惟其眼處，口腹甚寬。此少年窮湖，扣清書時，度口情，見油盡，水枯，柳梢青，多品類，俱記于之，篇皆而多，用者同味，百一，笑云。

忽對晴窗門，臨流水坐，闌歸帆。為日勞心，雲猶繞，霜便分柑。酒香梅下，芋琴就湖，置新魚滿。籃夢記當年，此處身享好箇江南。

可行太常弟即席次韻二首

遠跡浮嵐，澄江拖練，飛卷雲帆。樂事關心，菊朝烹蟹，燈夜傳柑。春郊隨處，行卷能騎，從攜花幾。藍洲渚，疑妝園林，蔚勝好箇江南。
山潤浮嵐，溪清呈底，畫舫無耽。酒友詩朋，香芹鮮鯽，綠橘黃柑。風亭月榭，雲卷更奇，品花益果。藍城市翠，華湖山佳，巖好箇江南。



時有半侍坐不叙同賦復理步屐韻四闋以求
介劑或可忘暑

山齋無歲壽幽有履不用張帆樂事關心良辰俯仰
元夜傳柑芳郊隨處行卷聽騎尊據花裝藍洲渚凝
妝空款歸院好箇江南

雲岫如嵐月池通港畫舫無帆細馬春纖摘來虛橘
香養溫柑梅等柳樹松卷更奇品花盆果藍夢相飛
觥水晶宮粟好箇江南

疊嶂浮嵐登江挹練遠浦歸帆橙餅分甘尊罍專美
露酒霜柑登高聊想彈卷採菊莖菜更滿藍丹桂飄

香芙蓉弄色好箇江南

山遠生嵐溪清玉底剡棹收帆風物依然爛紅茶樹
回色青柑暗香寒阻梅卷把樽韻種收墨籃暖閣紅
爐淺斟低唱好箇江南

畫塘小景卷之別集上終

圭塘小菴卷之別集下

文過集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承旨子編
和虞伯生學士壁間韻

在公抱德憂出塞得奇觀青山萬馬奔龍門忽中斷
地平豁四維天闊張一慢寄語鳴笳兒休驚暮鴻散
和謝敬德學士題蘇武泣別圖韻

死節吾已矣生還又不如天王非大忠臣罪不勝誅

二

親文生別去子復棄遊荒只道還家好還家恨更長
病起漫述



圭塘小菴卷之別集下

文過集

元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承旨子編
和虞伯生學士壁間韻

在公抱德憂出塞得奇觀青山萬馬奔龍門忽中斷
地平豁四維天闊張一慢寄語鳴笳兒休驚暮鴻散
和謝敬德學士題蘇武泣別圖韻

死節吾已矣生還又不如天王非大忠臣罪不勝誅

二

親文生別去子復棄遊荒只道還家好還家恨更長
病起漫述



南烹君若性出寒勉隨俗老饕不惧口葺神最多肉
流歎引襟杯馬漣注盈腹河魚巧同人乘間肆酷
曠作暹達曙腸雷殷空谷三日不能朝一餐惟可粥
中年體易虛攬鏡笑日今朝氣漸蘇坡勇出食得
輪星瓊短吟經史時引靖朝來酒入務清話慰幽獨
嗟予未聞道結髮事子操素餐古有幾伴食今不惠
士貴早知止聖許不違復歸哉復歸哉瓦盆安脫粟

張禮部淡山真樂圖

悠悠春天雲想見平時閒獨遊溪橋上暮宿山堂間
渾然不知愁亦復忘所歎出山初無心既出還思山

蒼生待霖雨欲踰良獨難山堂復何許蕭蕭松桂寒

次韻伯英二次明美

美哉石決明江珉敢爭先上界多官府內饒繁飛
何如草決明秋雨顏色鮮美材在屋角棟撥不論錢
名同姓異氏拘濟誰非賢一變故足矣益蓄吾不然
平生負此腹藜藿亦便幸免殺生罪復無汙腸
諸石請純交阿草口食前眼明清舊書歸歎了幾年
堂無五畝園自下休問天食經聽君新種法儻肯

立秋

灤京長夏似涼秋况此持權屬尊收莫使風霜便

厲九天龍馭即回轡

次虞伯生跋馬伯庸詩韻

蓋髮年年改風霜日日寒誰知台輔容恰似廣文

二

酒觴時一熱詩骨自多寒智不如拷里文猶可捭

養馬尸次伯庸韻

盛冬裘未完豐歲食不足為民稽驛夫馬督撫我

東醫與斗菽供白血汗出才揮摩師鞭又服芫

邊聲或玄象去馬便可哭朝廷播政令黎庶供力役

兒女甘作奴養馬願飼寒澆源急屋大釜符出黃屋

警舟荷伎履載物其能淑百年具現交地首安需
粟黍被陽阪黍稌滿溪谷圃蔬接吟青樹果毛雲黑
一朝化榛莽坐使秋成泣我身非土搜我心匪織石
糊口有四方從渠安傳食

省中對雨獨坐

風土迎秋便作寒隔簾飛雨更班班可人几榻清如
洗終日情懷淡似閑窓外天開千丈闌墻頭雲放一
分山腐儒獨坐成何事寫出新詩亦強顏

送傑古愚上人奉詔歸山

墨客儒行迹雖殊進退中間見請書一觀清光使歸

去古人政自不如愚

寄趙東昇

從軍苦樂不難明，肯使毛錐負此生。
鐵騎蹴雲秋校獵，油幢敲雨夜論兵。
髮應癯瘠惟全白，詩為江山助益清。
語下凱還今有日，阿絳開已候門迎。

七夕露坐感牛女事，因成啟羅無貧之言

別况經年慣，佳期此夕逢。
終天為伉儷，一水任西東。
人世非無鵲，窮愁漸有螢。
鄜州共明月，應是憶秦翁。

荅翁和虞伯生韻

天賦幽妍處，士花誰將朝服苦。
和加薇蕙百露沾，秋

色芝嶺無霜，曉日茅簷出。更宜彭蠡酒，菊香誰美。建溪茶坡仙一語，推酸幾只在姚家與魏家。

庚申題馮致遠二畫卷，越十八年携以未竭次

頌歸之

世情物態日悠悠，習得襟懷淡似秋。
畢竟人間有歸處，五湖烟水一扁舟。
半生蹤跡偏堪與，與世未踈尚未踈。
試把山林校朝市，移文猶勝絕交書。

次仲野堂三首

綠李朱禽繞屋飛，秋眠不着鳥相呼。
兩聲偏向竹間

好山色微從烟際無

杖林雨色上蒼苔不是花時還獨未更待窮冬晴月

夜草鞋踏雪看黃梅

雲自知歸鳥自還一堂足了一生閑門前剝啄定佳

客簷外屐顏皆好山

題宣和風雨孤舟圖

龍樓嬉富麗著意說荒寒烟雨迷千樹風波倚一竿

時移毫素在身老塞垣難玩物昭前訓誰將進縣官

題趙幹江樓風雨圖

人間叢爾東南險金陵李家無遠語詞筆欲繼陵庭

曲不見東風空小樓當時百事尚蟻塵况在畫工身
未投洪河喬嶽昧平生面幽攜窮清致石頭城下無
重圍甲馬營中有佳氣九天飛墜曹將軍盡卷版圖
充上計小兒造化吁可憐乾坤又到宣和年君王擢
毫自塗抹片紙落世人爭傳坐看南北又分裂遂使
兩家同一天偶從畫線閣小景慨念興亡豈天定而
今蕩蕩混一圖但少儂歸理釣艇

崇真宮葵花

繞砌亭亭畫影閑相逢幸未及開殘紅妝洗露尤宜
晚素性傾陽不畏寒聖化薰陶等燕越仙家培植有

殷歸江山信美非吾土日向西風笑倚闌

再用前韻答王仁甫左丞

寒暑催浮景功名負聖時
榮令老矣得酒且中之
才不能立世吾將任采詩
蕭蕭可相集何用別天池

二

青年無可畏况到二毛時
嘯傲元亮風流愧牧之
莫談今日夢但詠古人詩
已作家書去先開數畝池

江叔志堪老園

有地皆堪老誰憐老最
望景收金勝村醪取半

德年無慚
與子俱南

送朱主觀之任東萊

樂歲民聲裏名城海氣邊
豈知公事少見說長官賢
風月三千首才名四十年
天其昌晚節佳處養胎德

次韻君謀晚晴即事

懷抱今秋好題詩欲滿牆
吾廬吾亦突一雨一番涼
晚竹如人瘦新松共我長
年來私自喜身世摠相忘

喜聞可與弟至京師

鴟棲東北望燕城
幾處關河幾日程
四載三回勞遠
慰兩都千里尚難并
開書喜報身常健
見我應憐老
可驚咫尺對床風
雨夜此懷多少待君評

題詩藁

風月才清屬少年，老夫老矣厭雕鵠。病來越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

和友人北苑馬上

萬華浮雲一瞬過，何勞辨口似懸河。北風捲雨城南去，明日滌江水又多。

思歸

思歸不惜歲如流，日望西風早作秋。只知倦客還家好，不見西風催白頭。

連雨有感

來連日雨，渾似熱梅時。雲山青未露，風簷白又垂。時如善謔寒梅，遽交馳。會見驅屏翳，清明萬里宜。

次賈伯堅左司寄未韻四首

清風千里墨痕香，琢出天球潤似肪。已為郭歌羅白，雪更將仙杵搗玄霜。

酒未宛國注紅香，魚出涼亭薦雪肪。多病浪仙都負此，空城清句嚼冰霜。

書室惟煩辟露香，松刀誰遣試摹肪。相思夜夜秋衾夢，菊有黃華蟹已霜。

賜書魚鳳玉脂香，大笑輕身服鷹肪。筆髮侍臣歸有



日駕魯光報一天霜

題梨花鷓鴣扇頭

言非鷓鴣莫說說力不能高
惡爾庖臼雪香中風日
好懷毋踰濟更來棠

和蘇伯偕侍即寓居雜詩

簿村穿過川奇貨本難居
羈旅誰相慰親朋日有書
看雲歎舒卷閱市發盈虛
昨夜秋風起江湖好食魚

二

心憐無所用道愧不成
車下直才熊轡從公又馬坊
坐風香列懷應日轉迴
柳花下歸來晚庭榆倒影長

三

有謀空落落無事亦思思
一代名何用千年論始公
清風生筆硯涼月到房櫺
亦有娛心處兵廚酒不空

北苑馬上

古木陰陰覆苑牆
鴈程霜早碧雲長
欲知聖德如天大
最近來庭是越裳

高榆矮柳遠參差
一暮秋空碧四垂
莫笑從臣踰太急
人間天上共秋期

萬事浮雲一瞬過
何勞辯口似懸河北
風捲雨城南去
明日灤江水又多



金蓮紫萼帶烟鋪畫出雲岡萬世圖直使玉嬌到青
塚漢家當日有人無

分者有大硯子乙亥歲嘗用之丁丑又日用知
其美不知其奇一日滌去積墨文彩溢日波浪
洶湧皆刻翠濤字亦精勁非一洗濯不知也士
有蘊掩蓄才過而不知知而不盡者其長人之
責乎作詩識之

積墨培光彩貞姿任浪磨浪花浮欲動池影淨相和
有似濠才若其如眯眼何更濟富造命不辭權恩波
代書寄可行弟十首

滌京尺素寄沙羨料理田園有事宜檢校便當勤檢
校參知行欲自參知

桐堂花木已繁陰見說栽培用力深南土常年秋喜
早更宜澆灌待成林

叔季勤勞共相假為予高作蓄善樓先公道後一萬
卷明日投簪去校讎

樓後樓前地有餘慧心常愛樹扶疎四時花木原栽
偏更作蓮池就低豬

漢川雲夢有祖田今歲應逢大有年約束諸僮公出
納羨餘留菜杖頭錢



雙鶴廣陵來興廬咏苦穿竹日相娛莫教忘却鴟鴞
態處晚待渠從老夫

桂花初放小山幽更有蒲萄映石榴食實折花歸有
日休教燕雀負清秋

當年手自植拼欄別後長添幾尺餘玩與園丁宜善
視老饕歸歎食其魚

文竹移栽只五根來時無教長兒孫不同繁冗休輕
剪要使清陰過酒尊

眼花齒動臂斑斑三十年來不替閒多少家庭纖志
事從今先約莫相關

和謝敬德學士韻詩 三首

翠樓天際鬱崢嶸粉澤龍岡壯帝京地勢連連樓殿
起蒼牙高並鐵字撐蔥蔥佳氣歸環極穆穆昌期見

近衝長樂退朝容緩步斷雲收雨半山明
長日官曹似馬曹然桐時得事吟猿政時之策當投

杖遺興成詩敢奪袍白海波隨秋雨漲黑山雲壓晚
虹高清香常滿朝簪盡誰道驅馳我獨勞

尚服三虞進紫綉清冰沙底未全消魚龍陸海無宮
市鼓吹鏡歌有徵招自在十年蒼底健關韞三日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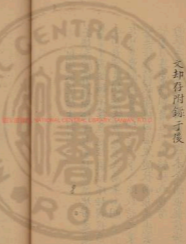
駘騎最憐學士神仙福終日吟詩不造朝



右酬謝詩計拾貳首今止三首全集共百廿
首今止伍拾首續所收亦少半猶諾公序
文却存附錄于後

先文過集而後林處記遊照依目錄次序
記遊

太行之秀至吾鄉西山融結為最幼讀書江南既仕
奔走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患荒運世故縈繞望西
山如天上不得至也觀郡東載柳仲塗居蕩湖僧惟
深言天平泉石過衡嶽遠甚及同游方信其言不妄
益欲一遊至元四年戊寅歲得請歸九月三日甲子
偕監郡蕭公和叔姑為林處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
平邵村時百穀已收茅區蔬圃葦鋸星布柿林如紅
南橘黃時遠近蔽虧歷流寺園縣大風揚塵俄幸止



孝親寺僧水冶士大夫暨巡徵監當官開來遊晚宿
寺中僧西溪年八十八尚能款客明日夙興拜韓公
墳讀富鄭公所撰碑碑有序故無損石極美碑陰有
樹如水墨所畫墳皆甃瓦完者尚多矣荒中有僧記
公奮身釋敵卒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以為式
以為天地間不多見者憑高歷覽又登寺西南經閣
果極其妙高下陰翳與圖所傳不異也顧豐安北城
寺埕于兵僧徒解散臺石斬木壁人盜斃殘毀殆盡
則記之功可念也昔魏公以大功德為宋社稷之臣
兩墳寺皆勅額以之主墳而一得一否亦人力之所

不能及者于小酌遂行林州知州李祐之延同知梁
思誠仲信判官張任諫子信進于諸翟晚至州宿萬
安寺兩寅謁廟學遊黃華山和叔送予出郭北門歸
祭其故人同知梁仲信諸生李冕咬咬侍行十餘里
至其麓皆小石榭榭是日大霜水昏水人謂地高寒
較他地早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關水聲于灌
叢亂石中又數里山益高峯益峻壁益峭澗益深路
益險水聲益大奉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接不暇
澗守磐石高下為砥級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
瀉巖花旋碧喧喧飄洒其錯而為泓者清澈如空絳

芥可見寺相近屏幃益奇亂石不可騎過磬石道左
有水碓作壑其上自巖又十里至寺山僧三四輩問
以古皆不知石柱刻張高英絕句詩言高歡避暑
事恭字韻叶來字註切其下他柱多題刻漫滅不可
盡讀大半多崇觀間人少懸遂入山觀水廡一僧前
導山民十餘輩持斧鉗剪樞臂撥碎石僅能投足馬
不負人且不能登陔人力僣極又攪鞍不跬步又下
若是者過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於半
天騎岳林石間相率牽拽而登焉峻坂微徑亂石帶
角如椽而無級膠木交錯攀羅挽膝尺寸而進插健

卒曳經于前挽之而登因思東漢對揮記所載登泰
山事此近似焉數問僧至否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
三里許始至加遠不能進矣有石突出如屏回向無
所連着其高入雲所謂挂鏡臺也前有磐石疲甚坐
其上從者齎酒脯至仲信年六十餘矣懼其不任登
陔留之寺中俄亦躡齋以兩卒掖而至又達路枉里
許石上望水廡北崖者僅如匹練下瞰崖飛白始聞
其西者崖上垂白亦不過丈許意謂昔人傳誇過實
俄從卒持二冰柱長五尺許以獻云至廡下得之且
盛言其偉遂欲即之菽大羹酒引滿數爵諸生整從

者適飲之乃緣而崖微逕迤邐而西而北坡極陡峻
草石皆水滑不可投足尺寸展移栗栗甚乃至西
崖下水簾四仰面而望之目力為窮始見崖上之水
飛濺散布踈密勻整自崖而下至澗底其長不知幾
百丈其闊百餘尺光明透澈去人尚五丈許真所謂
遊珠簾者也負崖生石久之伸信又踣踣以酒至為
引數高力稍蘇攀援而北伸信不能從也獨遣其卒
挈酒以從轉折而東至北崖簾下有宮坐數十人簾
之長又過若西者東邊則頑濃厚白巖至地時如團
雪投墜而散連屬不斷加以動搖窺舞如玉龍蜿蜒

除守與西簾同兩簾皆清氣襲人時時飄流如細雪
着人面信天下之奇觀也簾下沾濕細草皆為清水
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笋或扶踈如珊瑚蕨蘆彌滿
奇形異狀不可殫記瓊田瑤草殆此謂也西崖下望
挂鏡臺則培塿矣此山之形奇峯重疊如展畫屏不
知高挂鏡臺者又幾百尺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
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其
幾百重也始坐磐石疑水簾之小蓋迤邐空闊掩映
崖石淡然而無加以老日茫茫故也北簾之東又有
懸瀑望之差小青壁無路不能即而觀也久之猶未

跡而歸石間多蘭土人不識臺上石墜于不若皆為
水波龍鱗之狀方平可愛惜路險不能致也與仲信
輩登酒飯而歸歸途趨下差覺易僧解喜甚捧水如
珊瑚者前行至磐馬所止乘且步俄至寺前就磐石列
空鷗以坐又以紅樹及山果之如丹砂者與僧所持
水列于前清泉冷冷適宜觸間且嗽且飲且鷗且誦
非迫於暮不悉歸也和叔率州官載酒進於郭至寺
以所携水簾泉滄茗飲之丁卯之延子敬同至墨憲
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使老貞元登而歲所題文字
皆奇其下殘缺石柱多宋人題名綠石礎登方丈鳴

狀入地中已已得遊極霞和叔謂其地無大奇
欲以九日登鳳穿山遂不果惟東迴過諸賢壁曲
下洹庚午至鳳穿山山在洹水之陰峭峻奇秀望之
如鳳簪石為兩翼上各有亭其巔又為亭亭上為屋
兩重堦三聖女其上有金泰和間碑載乞石烈氏所
建三女則不能究其氏族也山多古柏路甚險登之
甚勞既至其巔則俯瞰二亭若非底坐又風急始微
俎而下過南齊觀丈八佛大碑浮屠貯佛其中有
聖閻石刻過槎牙嶺至善應宿儲祥宮宮有洞房以
甃為之辛未登西樓和元格之詩遺捕魚得鯉鮒活

躍几席前午泛舟觀泉於宮之西泉皆涸之狀流而
突出石崖下騰湧有聲下所錫鈞突若清激尤甚土
人疏導作堰以激磑碾為利甚大登龍祠祠下泉出
无怒日已暮道人載酒于岸以俟遂酌而歸仍宿宮
中士申道人擊雲璣猶鵬方盤桓殿廡求益二人報
大尹杜公幸其屬進二日不得已遂歸往逆九日游
歷四百里山中憩息則有從者絃歌之娛馬上疲憊
則聽和叔劇論可以醒塵思遺餘力所及得詩
凡三十四首姑錄之以記歲月所不足者天平柳公
仲塗兩游西山最勝者和叔謂其地險甚且路經大

雨不可 栖霞又尼于攝隊而王蒙浮陽諾山皆
可觀未得履至張本於吳尚有待於他日焉

出郭

萬慮成催雲滿頭遠鄉終得縱遨遊太行雲盡香浮
曉漁水霜餘碧染秋漸老始知閑有味此回真與世
無求溪山好處鳩夷滿况有風流老郡侯

出郭見梅園如江南橋林

落日郊原秋滿烟埋星大爛將然一時喚醒江南
夢恰似洞庭霜後天

入野水治道中

人煙仍古邑村落帶清泉
竹雲千畝垂楊翠半天
踏場餘滯穗沽酒驗豐年
欲結雞豚社慙無二頃田

題水石寺

未領僧知宋佳城石紀韓
據隨時相辭千古一凭闌
清夢雲龕靜慧歌野樹寒
山川空粵夫東北又豐安

謁韓城

考諸說園地未真兩廂視
得拜公墳降神生作三朝
相聚孰誰為五色雲
完兆發靈符厚德碑銘無愧有
奇勳過高更欲推形勢
遙樹寒鴉滿夕照

張牙謹著今以山水摸披見贈
寒中騎頓而歸之

霜溪帶寒沙西山展晴麓
已從招提進更就招提宿
烟霞遂整逸宇宙入清暢
歸來復歸來都翁酒初熟

逢中口號二首

人人載酒具盤飧盡說藍州昔
有恩底事當逢羅几
案只慙旌旆過柴門

城郭置塵廠往還出城依舊
不能開野人豈識予心事
只羨舟楫第二班

游黃華寺始至其麓喜而為詩

樹樾連山麓霜餘翠閣紅
翠巖茅屋小分水石梁通
漸覺烟霏重時疑道路窮
升高宜努力中止戒痲瘋



和崔信叔欲卜鄰黃華二首

昔年柱杖百錢遊，曾到黃華最上頭。案此畫圖分中
半與君來，性亦風流。人生早退為難得，心約真同蓋
不謀。加以數年婚嫁了，移文儘肯少寬不
乘樂中年已倦遊，舊山頻夢大刀頭。高歡殿後雲猶
在，玉母祠前水自流。涉世到頭渾是錯，得歸真箇喜
為謀。溪堂萬卷同居，讀此樂人問果有不

黃華山中雜詩四首

道人解后一開顏，為借印枝葉我舊鳥。語人還小
住，晚風吹破水中山。

綠山詰曲路偏賒，路轉山回境益佳。寄語安排好東
歸，為君斷取上黃華。

手拄一條青杖，真成自拄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
好，林深無人不可留。

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
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黃華山次庶菴韻

吾聞林慮西燕，誰群山會一舍入。高寒百里見空翠，
雄踞魏韓境特立。宇宙內雲浪驚起，陸天花亂紫。帶
排雲列奇峯，極日迢迢際。際出泉如江，岩巒用橫瀆。



轉曲路疑盡喧地將濟千塵與我高一徑穿雲細
仙凡幾座隔跬步萬景攀緣綠枝折旆馳騎謝攬磨
水蘊真雄偉清響落天外洞客泣淋漓天孫織織屨
空明幾百文振古捲不易清水瑤草亂白日洞天閔
自非骨有仙未許踐福地磐石几席陳曹酒散藪配
道士山中宜宰相山中貴泉石聽吾言吾言諒非戲
題星憲寺方丈東壁

四圍嵐氣濕人衣五馬行秋旃節時莫遣鳴笳響空
翠恐教猿鶴恠歸遲
次雲山上人韻

雲埋墨憲久無烟散作晴嵐簇馬前白石清泉有今
日紅塵烏帽笑當年

出山次衣字韻

菴葉紛紛落滿衣山僧扶袖下山時莫嫌款段非良
足老子行山正要遊

星憲寺題和巖山先生韻

丹霞圓鎖翠潭潭仰面青天鏡出函解組已能辭好
爵判山還欲著新銜冷傳霜信風生谷清透雲根月
滿巖却憶瓊江舊林銜綬多烟霧覆松杉

峽峪山宿巖寺二首

擇勝何年著梵宮，日窮猶未盡重重。
翠紅照耀三千界，屏障周圍十二峯。
雪澗清泉響寒玉，雲岩喬木捲蒼龍。
尚憐不盡登臨興，天際危亭見五松。
煙嵐融翠濕濛濛，石路蒼紆細入空。
明月百壺松影下，清風一榻水聲中。
聖燈不為吾儕現，俗樂誰令釋子通。
兩宿豈能窮勝事，山門愁見馬頭東。

峽峪寄可行中

千巖萬壑鬱蒼蒼，正殿紅菊正黃黃。
訝荒游倦回轡要，因高處過重陽。

靜師齋菜歌

霜清萬籟千韻收，老月扎露寒波流。
山僧具眼識雙蓮，醉扶楚竹來鳴秋。
一聲透空裂剎風，不動雲

不斷愁濃揚杓似

爽猶驚猿無地，避清響

縷貫冰奏輝

士引角嬌潛忽，如鶯啼

雲師傳呂黎

鐸獨滴袖傳燈定，徒忘年

月正千諸

不用笑高唱形骸散

僧舉白紛歎翻歸眠

峽峪用泉卷韻

穿雲騎馬

一一青雲送

懸泉走白虹，送岑生紫烟。
肺膈巧逾掩，同巖隨折旋。



我有扶老節不讓歸湖船三日得其凡念窮其願
便將巢雲松終歲看玉蓮誰能共討木用識流連

九日登鳳穿山

亭亭鳳穿山形勢若飛動胡為不飛去仙真此搏控
靈跡既不闕烟霞遠增重城居見其圓清宵時入夢
今朝事出尋霜風蕭蕭飛陸過與佳節會更與佳人共
危亭插兩翼飛雲連畫棟翠柏瀉秋聲紅樹列清供
迴觀千里近長歎百杯送汨流嗷其根俯暇清可弄
涉降自忘成酬醉益臺絕牛山何用悲茲方待鳴鳳
過南齊觀又八石佛僧云得之田中耕者始見

其前隨發隨出因作浮屠居之

散已由天降人猶入地求生民因狂走滄海蓬橫流
塔影千年月松聲萬經秋考碑當結聖文物正崇隋
將善應次元格之韻五首

兔絲休羨倚蓬麻鳳鳥還來訪竹花昨夜山翁宿何
地水雲深處玉皇家

溪山好策一枝藤學得襟懷淡似僧舊習掃除猶未
盡留詩聊用記吾曾

幾處青旗映小橋村醪特用慰無聊我來本是逃名
姓莫為題詩更自標



猿鶴煙霞日新親黃扉人已作山人只應堂下潺潺
水洗盡東華舊滯塵
琳宮夜靜覺寒生霜碧澄澄及月明滿耳驚濤不成
寐四山雲樹更秋聲

吾應泛舟二首

霜水清深處煙嵐翠間清風時信棹落日正宜山
空闊凝絲竹潺湲響珮環道人磐石畔崇酒待予還
郡西風物皆吾土十二年間兩迴不是就船有今
日溪山渾似不曾來
至正壬辰予任相臺錄事儒學諭拜

中丞奎塘先生許公門下先坐賜呼書山莊二
大字今已裝潢成軸以表予號使蓬華生光秋
又本路陰陽教授筠齋繼公兄中慶得先生記
游其一帙及文過某校雖無舛噫先生早登甲
科文學政事滿天下為當代名臣惜其至正
全集未刊於世它日當購秘藏以資闕學先生
戊寅由大參請歸歷左丞學士承旨中丞之職
今拜河南行省左丞階崇祿大夫是年冬十月
耻單懷後學山莊黃質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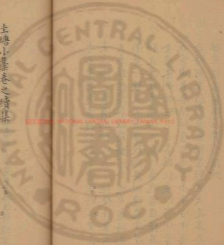
主塘小葉卷之續集

中順大夫知江西南康府事五世孫爾續編

墓志

先太夫人路附志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德祖諱木刺監衛輝路考諱
榮承事郎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
過其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純田畜而我
素貧安若君馬事姑家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
間言先公為小官聞關世逢貧多內助同官家芬華相
於獨營管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苟成當富使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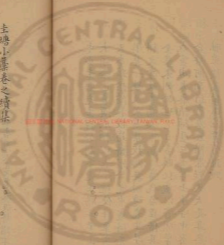
主塘小葉卷之續集

中順大夫知江西南康府事五世孫爾續編

墓志

先太夫人路附志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德祖諱木刺監衛輝路考諱
榮承事郎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
過其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純田畜而我
素貧安若君馬事姑家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
間言先公為小官聞關世逢寶多內助同官家芬華相
於獨登筮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苟成當富使百



倍人但勵志安貧濟貧其效應後自見也先公好客
究力營給有佳飲食必蓄以待平生不私一錢聞視
識有私藏者謂子女曰財財夫夫子私將焉用此慈世
多我不能為汝曹當戒也子女雖愛教不姑息故女
克敬戒子不至辱其先者慈訓有素焉長子有恒治
生於外太夫人總於內先公居家子不讀書迄終身
無纖粟一妹適某賢直學士致文忠南北間國語及
輟流洋因為有恒娶其女充好施子遠近姻族或養
於家或資以生里巷病寡猶撻弱故舊有喪飲食
為廢後有聞率不敢告見人憂患汲汲替諸子營救

戚復小過免捨衣履瑣屑每躬為之諸子止之曰彼
亦人也吾以此消口爾其仁學慈恕蓋出誠性至於
女工精敏又諸族所希見有壬為兩臺御史封恭人
湯陰縣君左司員外郎避高陽郡君兩淮轉運使加
高陽郡太夫人至順二年五月廿六日棄代于揚州
壽六十有七嗚呼天乎乃至是子有壬始嘗南北雖
不在側而政官加封報不間歲尊慈殊慰以為酬昔
言美承之辱事中議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又移左
司皆在側也侍先公終正寢襄事居郭服除有恒急
去世季有字入會試而有壬迫赴淮漕叔有儀棄經

庭檢討獨任家事尊意應百口累不肯出有子登第
歸居家待次乃甚善有出意即迎至揚有儀從烏有
壬召恭議中書省事其舟將北大夫人鍾愛幼女擇
婦有口臧獲病者十人乃語有壬曰汝妹事吾寤寐
在念此則迂矣且病者留之誰托挈之舟阻者蒸此
幸屋大宜夏有儀又喜事我汝當危從上京京師屋
跟得汝先往求之別不兩月妹事革病者復計我至
深危從通歸事當兩濟况使來三月不並行恐匹測
時性還諸公亦旦夕使使者姑姑相勉謂堂上起居
康勝處事明當而有士冒榮不孝逆輕信為去才四

十五日而許音達上京矣嗚呼天嘗米至是乎昔南
唐高帝言親年逾七十無魚丁溺官禁違奉養者可
禁指其鄰有任江西父病念其子而殞者有士時同
屠鳥執謂一旦身當之邪吁天不開吁地不知知是
而懲而卒罹之豈非冒禁之過違此大罰乎棺槨衣
衾雖有儀能盡美而有壬為子病不得常藥終不得
視舉尚名為人邪古人謂勿之有悔如有壬之悔非
死不能已也有壬及事祖妣夫人獲奉考終後廿年
父兄繼失荼毒雖極而夙夜堂上身心有屬今仰而
望之無一人在上矣追念配德寔四十五年生五子

二女有恒大理軍民總管府知事繩繩天長女適編
脩官趙其將同入京先廿五日卒病其墓此乎切安
貞將歸入者後廿四日卒天禍我家何其酷也孫男
二寶山燕山女四明年五月十六日捐安陽武官原
先公之墓初太夫人妣武氏若外祖考諱清外祖妣
石氏皆老吾家萬寧公無子沒海南求其極歸俱墜
江夏治命當反鄉里謹奉而襄事焉敢述先德且聲
不孝之罪傳為子孫戒焉嗚呼痛哉天地有窮而此
恨無窮也

亡尼大理知事公志

公諱有恒字可文彰德滿陰人曾祖諱信祖諱毅贈
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祖妣宋
氏高陽郡夫人考諱熙載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
甸丞發架閣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駟車都尉
高陽郡侯妣高氏封高陽郡太夫人先公為貧任祿
入甚微廉淡樂道不知治生公幼從五鄂種學解文
通蒙古書未冠即奮勵任家事摘發廢居備水陸艱
苦當途薦茂材除大寧路學正擢大理路軍民總管
府知事駢符偕勅至公謂遠出不能為祭不若治生
以為養也由是不復留意於聲名矣先公之喪哀毀



諭禮去大祥二日卒于鄂大厝己巳二月二日也
輩曰我才四十五數何短抑事母再一二十年不為
多也余不得事母矣嗚呼痛哉先公年甫強仕即得
公力遂斷家事每當赴調公輒代行山川崎嶇旅食
蕭索不知也佐湖廣省理幕再至鄂公習風土便薪
米因葺居焉有士應舉度官奔走無寧歲仰事之重
非余不能出也先登襄事侍太夫人居鄂困庾之積
鮭菜之微莫不有備己巳庚午之荒一門老幼賴以
無餓公氣和而中剛斟酌世故曲折詳盡險於自奉
而豐於親姻早夜克勤內外段杖娶季氏先卒一女

小菴靜慧紀異繼狄氏慕賢盡學生女也女無子先公
嘗令養弟有儀子賈山公既卒太夫人遂命後之初
有子果登至順庚午上第有子為兩淮轉運使遂奉
議中書者事如恩二代皆公之顧惜不及見也我彰
德公自顯來相積善未享先公太夫人承以碩德乃
五子二女公其長也在親左右之日較有子為多古
人生願為兄之意蓋有契焉願奔走四方廢溫清定
省萬鍾千駟果何有哉公之遠此天厚之也然以孝
友天至而不終子職使太夫人高年及服又若天之

甚薄者天可問乎使公壽考則一門老幼可坐而無
慮吾兄弟放浪四方可無肉顏之憂而公之所以成
就者可勝言哉公為子而龍子齊家而家齊視食為
息人之事若有間矣人之生世不獨官可行志也天
降酷罰太夫人奄逝以至順三年五月十六日附安
陽武官原先塋公從馬擢其善之泯也急痛輟泣而
志之蓋至哀不復文也

七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

亡妻趙氏諱定永平樂人其先在金縣世擢科號
進士趙家曰充者登天定廿五年卒終廬龍縣尸子

震至寧間及華蔚州軍判軍判之孫燕善側儻不羈日
本之從諸兄為者儉慨然從行大風舟敗冒白刃抹兒
出操憲司行者與長官齟齬報棄去為蔚州教授而卒
嘗曰吾力學為校職使人稱先生是不墜先志願
單矣介直嗜酒嫉佞若仇故所遇不合娶戴氏生夫
人端靜柔懿舉族異之嘗有豪過門鄰鄰空屋蔽垣
諸女郎儘走避者夫人才十三竟不一出時大家以
詩禮名者聞之為其子求昏先生曰吾與世儂塞樞
樞獨三女而此女最賢且術者言當郡國封若世雖
大君子未可知也其家志而謝之有壬未昏走四方

碑山北憲使庸齋劉公有人倫銀與先生厚一日招
飲賀曰府尊盛書為君擇昏君之昏未易擇也今真
得矣毋慊不告此實有厚意不可失而此昏尤不可
失也先生亦欣然曰吾得婿矣况庸齋婿世無有也
好言遂令呈慶癸丑五月乃歸於我每以未見舅姑
為恨南臺觀者有日而督息復北夫人至垂泣真意
有不可揜者先公大夫夫人入京始得行婦禮女工復
盡巧緞太夫人稱善事高平居服游補獎一謙不自
用時有賜給悉留以獻先公之喪夫人力疾蒞事送
厝所十里不車幾竟為歲時祭祀寢食必殷王饋未

嘗以涖粒私其于視乎妹如兄弟惡珥有需傾委不
新與婿同居無間言入吾耳始封奉人當建縣君皆以
謙吾祖妣宋夫人夫人素多疾天曆二年九月十七
日早于鄂年三十有四夫夫人如夫愛女有壬為祿
齊哀期為初先公既棄諸孤幼妹未有家夫人誓言
當盡簪珥奉之以養姑志以恤其無父勿使人謂兄
不如父也嗚呼斯言丁寧猶在吾耳也夫人孝慈敬
勤宜享福祉而壽乃止此邪歸九十七年未嘗違相
離惟鹿舉未江南涉十月為最父相從歷九官山川
跋涉貧乏辛若每同為官任雖劇俸薄食象夫人衣

歸每不給米嘗少動於心子為轉運使糧入稍優而
夫人不及見矣夫人生失五子一女卒後又失一子
子年將半百憂患纏繞夫人有以知我之心為何如
哉一子燕山龍蹟書笑女賴茶姆謹視之繼夫人趙
氏子之如己子夫人可無憾矣至順二年六月退封
高陽郡夫人明年月日葬安陽武官原從先塋禮也
為之志曰

惟性子貞胡喬以於兮惟孝子姑乃臨以茶兮其儀
可母子弗親兮拮据成室不同通兮佳城埋玉夢則
馨馨兮自存耳言終不可沒兮

亡妹趙宜人志

奉定丁卯二月先公尚書府君諱應載指歸京師既
謝先塋太夫人高氏視諸孤居郭是歲十二月妹宜
人諱翼自從其良人翰林國文院編脩官趙彝自洪
州來平奏官京師宜人疾作不能至歸有壬為轉運
使揚州太夫人高於愛母子不能離且以有壬室未
有繼年高自力下洞姪姓宜人亦謂我繼兄久願擇
嫂以報至順辛未遂俱至揚俄得卜趙門趙居金陵
侍太夫人得畢其願焉未幾適疾五月一日卒于揚
州年三十有六有壬暨弟有儀報哀治事棺槨之美

衣衾之備傾城府官吏民哀送儀衛之盛太夫人見之割不可忍之變而亦為之稍釋為惟許氏為穎若姓夫父彰德府君謙毅始從湯陰淳德起家先公仁孝太夫人懿德克生賢女而我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柔靜淳淑貞節著聞宜人及事之起卧與俱故性行尤相類幼不游戲未嘗得釋衣復嘗出其手先公太夫人在撫州史役獨宜人與弟有字侍勞苦備至迄平復始解帶既歸趙太夫人如失左右手事姑安陽郡太君得灌心其客我也念違養不釋口贊簪珥為贊以寄寒暑履物不絕特介婦有禮視前室子說

說自幼及冠人不知為異出適族人口氣老成復允雖御稱無異辭先公以宜人質美輯女教書授之宜人為婦為妻為母舉無悖也蔡官七品得封宜人今名曰趙官日大宜人宜均其榮而一旦先逝天之悲乃若是邪一子絲絲實生我家得奇疾太夫人屏絕家事盡瘁保育幸愈而健有士罪大惡絕太夫人暨幼妹相繼傾逝逾月哀至哭曰相我者世不復可得矣太夫人常子我我則難認也同舟至九江以神主暨二子去嗚呼痛哉命果至是邪抑醫藥之誤邪將金陵之行觸新暑夜起居以致疾邪凡不能盡友愛

而乃以私禍吾妹邪窮天地亘古今之恨萃于一身
矣明年月日 日 聖安陽原從其先塋奏請志之
嗚呼予尚惡志子妹也夫沈痛瀆絕善其祭而到之

擬毀壁

女弟諱安貞生戊申十二月廿九日幼多疾太夫人
高氏疚心殫力調護有成為人寡言咲坐終日不見
喜愠食飲美惡早晏日切不經口先尚書公訓以女
教警悟強記遂通其玩又能楷書組繡案衣各致其
美見諸嫂理家即善操筆父兄極入意付之出內無
毫髮失慈訓日益性習俱至故女德近儒為生最晚

太夫人尤篤愛至順辛未春在揚州卜擇始諧柔日
時而而趙氏婢卒太夫人復適見柔妹素孝敬值此
荐凶哭出輒殞時又大疫遂成疾十日而卒六月二
十日也明年五月十六日聖安陽武官原先塋晉黃
太史為女弟賦毀壁因抒其意以極吾哀以志其墓
焉

玉在石兮多瑕得維瑜兮成復嘉可聘享兮禮天非
一試芳胡毀飾濟濟美兮世艱女懿兮亦然撫育兮
既堅姆傳兮既賢歸之易兮才選擇之適兮復時嗟
嗟父母兮終始難之欣施不棄兮誰復取而孝敬有

素芳母姊長辭時雖不度芳亦將自推倚膝在室兮
倉儀夙備留之益傷芳棄復無地江之水兮東流淮
之山兮幽幽旅鴈嗷嗷芳窮猿嘯嘯汝來何愉兮汝
去何尤淚之水兮先登相之土兮先聖汝寬有位兮
父母孔遺不婦於人兮終女於家是亦汝志兮我徒
爾嗟覆芝月露兮與汝俱潔汝兄泪盡兮哭汝以血

圭塘

歌行

瑞蓮歌序

圭塘落成之明年歲次己丑七月既望吾兄中丞公與

客小集塘西南發洲前產瑞蓮新苑亭亭異帶同附
殆陰陽和氣鍾為袖祥天以慰老臣錫眉壽而昌子
孫也惟公高科起家致位丞相贊化機培善類三十
年矣謝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林塘栽植竭力資
之蓋欲靜觀四時生意之妙與造物者遊而積善餘
慶吉事有祥嘉瑞之見理亦宜哉有司欲以 上聞
公退然不居而好事者繪為圖矣有子退而聞史唐
閻元至宋紹興四百年間僅十七八見表箋歌頌達
滿卷作雖不奏祥瑞乃公素心然游泳至和詠歌太
平不可無也乃為之歌曰

主塘活水分清源主人嗜好同先賢蓮根培植未喻
成孰謂一旦生嘉蓮切疑霞臉影附鑑又似絳憤了
分髮幻成綠鳳翼自比珠闌香玉環仍連李唐以來
其圖表趙家奏舞尤研闡我元聖德極涵有瑞應
只許書有年睿思至正辛巳夏吾兄嘗種網轄權廣
笑殿下太液池亭亭並帶薰風前守臣有請願馳獻
獨以義折煩使歸未對此蹄濟水肯將吳弁誇里
原吾鄉自昔號多士諾君巨筆如脩據會言與是問
里榮歌詩陵與國俱傳身聞意逸物乃寓園林何必
皆平泉天公瑞為表餘慶慶緒日與絲絲繼遵序有

子風味好不待食藕泥病痊願言孝澤均此瑞主人
福壽方如川

漁濱

其二

相依西郭濱吾涇老病宜退非遺賢平生竊慕君子
德池上種竹池中蓮蓮芳胡獨出奇異醜房葉茲金
絲鬢二妃同體而日異七澤移種根株連書祥史籍
見塵塵走觀士女來聞閨人言培植久方壺一泓既
連未及年自知不作駭俗事茲為誰握生發權形容
敢勝周子說胚腴又在太極前亭亭照影欲輕舉凌

波微步俱清便倦游夢不到玉井歸來老屋安一屋

偶爾難蒸巖池上弊亭才數椽酒從鄰貫已多

取意適誰令傳天公持此慰寒寂嘉瑞清出如

卯君有侶阿買和儻歌况復清且蘇欲為表頌

美奈此嫩蕪誰能空予心真樂更多有傍花隨

在苕川

圭塘次韻

其三

太行山下溪名泄泄溪主人今得賢石渠分溜入方

出萬柄紅白蓮就中一節發從特範輕雙出雲

髮髮有如二女降鴛酒翠裾紅袖相牽連歧分駭日

未信宿里傳耳何喧聞波神有為欲嘉瑞要並太

史書豐年主人謙德不敢有福善自是天行推亭亭

植立萬花表可人適在亭之前日耐欲語嬌轉妮風

動似舞尤輕便一時圖寫溢純素十日車馬空市塵

昔聞荑萸曾表異乃因土階與米掾景星鳳鳥豈常

有考信前史真宜傳禮湖真塞不復見而今乃濯圭

塘泉禱祥莢葉定不斷藕絲萬縷相纏結幽人到其

自怡悅膏肓泉石尤難痊要須紀錄入郡東十年增

重吾山川



圭塘十二詠

楨百拜上

景遠堂

我兄壯歲辭寵禁投閒領與叔聖友異世懷抱若合符
研窮經與家發部熟業穿庸校短長肝膽相照無
前後堂前種竹堂後桑桃李中問官柳太行十段
列崇臺渾水一枝來小溇烟霞從此聚軒扉松栢自
然生那要雲霓功歛且歸休天教景物妬苔苔魚躍
喬飛龍化機高下洪纖供不備尋春信黃過西蹊小
想徐徐關北驢無人鼓世自擊舟有客問牙從載酒

神仙何用叩荒居天地應須究高厚四時佳興惜視
朋一飽安能忘飲臥醉吟自是慕香山人亦有言似
迂叟我兄不答但掀髯風月無違共長久

冷然臺

有客有客衣襦襟遊不來與坐不船屏翳為駕寔為
鞭莫二除道飛廉先廣漠之外無物前飄飄歷覽俯
大千何物九點齊州烟蓬萊塊塊呼群仙天根月窟
互回旋孰其主之孰其傳溷園持論玄復玄機鋒一
發驚四筵扶搖九萬遑思肩大何句五逸言還我方
簪土臺冷然斥鷃乃與鷓鴣聯有特大醉登其巔義



和此歌仍留連從容席地更幕天御氣無待知何年
我臺回首真歸客

嘉蓮亭

池亭茲落成湖客何以為事名嘉蓮適產池亭下客
笑請以名池亭新憲面面納新旭並蒂作花映波綠
免懷春陵節胃權滂水玉從知嗜好有人同因其淨
植淤泥不能奪清然君子心可與共幽獨斷頭妖嬈
麗橫粧二喬亭午睡初足多亭取花珠聊以目娛日

安石院

景廷堂東閣隙地方平幽潔墻四周等閣草木盡屏

斥鷃然中植安石榴花殷猩紅照朱夏寶作瑛瑁甃
清秋風吹絳英任顛倒千葉齊綠中曼獨主塘開院
寄游息對其終日疲應酬偶然不悟命名意競競德
萬蒼生慈酒酣舉手謝衆客願效瘡痍為身謀區區
若用究根柢論詩當取王荊州明朝有意載酒至雙
妓又效東山遊

松竹徑

瑟瑟君子竹亭亭大夫松有葉可醫俗無夢思封公
主人不夢更不俗二友相從出幽谷技節兩履日往
運飯飽茶餘笑捫腹尋詩肅客不憚煩迂迴恐踐苔

猿聲風采聲似奏笙簧日轉陰宜覆醴醑豈無蒼蓋
凌烟霞愛蕊翠葆光交如有時展席俯秋水亦復信
步觀春花最清感夏不知著坡覽仍宜堂花舞泣岐
誰更念揚米開徑吾方希落細歲寒節操堅自持心
事諒匪庸人知紫門及關無俗駕題主時共相娛嬉
世途憶昔偶報阻烏道羊膺何足數歸來終是復康
衡巖石多應聞此語坐要明且與清風綠雲縹緲香
漢潭吾山不比終南峯吾徑直與桃源通

桃李笑

昔人種桃李性自成蹊今我就蹊上我樹隨高低

牽駝獻精藝剗如條機根舒深瘴土瀟溫曉封沉
滋榮藉土塘分流始涇溪春風發潛遠枯穢呈瑞倪
風日激怒長及辰花已齊緬懷謫仙人美酒日幾罈
不比黃娘家江畔勞攀躋靜觀悟物理秉興臺亦提
永言念嗜昔栽培教難稽禁括固有時零落何栖栖
豈如來山中相從養交梨使我顏色好用詫譽累妻
桃李雖不言吾蹊勝沙隄亭斷五珂月鞋襪扶青藜

雙洲

吾聞東海之上有十洲群仙出入洲上頻理花瑛樹
聚麟鳳不與塵世同春秋吾池不啻漆蹄水執謂蓬

瀛叔相擬獨憐亦復惜雙洲雲霞業茂烟波裏飛橋
子午凌空虛朱閣綠柳陰扶疎亭臺倒影山色好四
顧彌望皆芙蓉清風為賓月為友但恨不將池變酒
恍如乘槎泛天河又疑身在無何有從知雲海空復
空仙凡一笑將無同浪遊不必訪弱水人間亦有蓬
萊宮吾儕小人可惜無仙骨由來二洲不是池中物

孤興

生平樂山性不為仕止移更愛山在水從人笑吾癡
簪土仍累石鑿泉或開池竭未奈採園擇將林塘宜
一沿五畝閑孤嶼方丈危圍橋宛成島神山俄就規

航船時獨泛絲管環相隨突兀螺髻翠環盤玻璃
天心秋月湖水面春風吹蓮開水香且鷓鴣啾霜晴時
撫景恨道莫觀物知盡衰水作窮口樂孰識但年悲
憶昔洞庭望順流彭蠡酒快哉金焦遊客與蓬瀛相
念彼波浪急理此舟楫歌空如還柳茶和復覩兒娛
求仙付公等濟險真吾師出接謝蕩舛淹留惜盈虧
鷓鴣自高舉燕雀安能知勿謂池嶼小芥子藏願爾

柳巷

種柳走塘路行行便向茶雨晴羞眼溼烟煖細眉橫
色比金銷嫩枝青翠易盈林疎無繫馬葉接有啼鶯

綠亂柔條裊迴鋪絮平尋詩常獨性送客或同行
瑤院塵難到還家月每明止通閑宅不接亞夫營
京北時非昔平康夢自驚陽關休疊曲司馬易傷情
但恐春回取仍將酒解醒託根同勝境由徑得嘉名
莫訝公休文詩成向木梢

菊壇

平生惜花心秋香菊獨好西風惟作花晚節霜可傲
綠葉花長月青懷擊大轟巨巨益播聞何足相慰勞
簪土築高壇三級磚以燎維黃鑲中央紅紫間白嬌
錦繡燦天成栽培畫人巧處土晉風流博學漢棠桃

茲馬蓬盡管宛若相聘頤擊彼野遠賢登崇至而廟
期以治而安希爾壽而堯信令德逸歌俱是昇平詞
抱覽學圃人奮鶴堅厥操朋游說奇觀風露難任造
就之酌美酒杯行再申約魏今素嚴明遠者大白醅
孰叙撥其英陋彼東軒嘯肅蕭葉高寒頤頤肯傾倒
儼如虎帳中何緣落烏帽

藥畦

皇元四海同壽域塞子生年值大德春生治病更花
然弗晚良醫解醫國竭來地里營園池園平如砥池
如圭栽花種竹植桃李餘地畝許界為畦于時風日

正清美歲事豐穰足生理林慮山人偶相識此土此
畦宜種藥便令健僕入西山計品草苗志移椒黃精
地黃遠志同歸木蒼白芍藥紅參苓芝芍及杞菊報
有板露毋損農區分類別畝培本開渠引水恒懂懂
東君思尔博春信生意津津有滿徑 有效未能
施地下名公誰與問但存方寸濟生心更別君臣明
至論

蔬園

有池可汲園可斲林袖歸來心領足自甘學圃為小
人愛此菜茹兼苜蓿元階兩陵晚且欣諾苜

濃綠蘿蔔生兒芥有孫芽魁出水蠅洗炊罷鋤時或
釣池魚隱几何曾夢煮鹿既無抱甕老翁勞亦免趨
奕會局等吾嘗寓甲第紛紛假傑向吾今且烹葵食
饜雜楚簍彼紫駝奉出翠盃爭如菘韭侑炊粟五侯
之鯖世所貴五季之盤吾嘗飲庸人皆披富貴重或
羨吾餐是清福但令此色毋駐顏馬味齧根无我腹
三年不窺懶伸舒吾僭何可輕異須九月築塲十月
將連年藉此輸官租

祭文

汪濟

至正七年丁亥月日孝玄孫具官有士敢昭告于
顯高祖考高祖妣某項以游辭職我家廟公道既復
庶事皆明承賜上尊徵赴闕下受翰林承旨知經
筵事聖恩如天豈愚昧自克有為實我高曾遺澤
之所致也尚祈默佑以永後承謹以首月之俸為
潔牲柔毛菜盛醴齊之用恭守職所屬今弟有儀
攝行祀事尚饗

顯曾祖考 曾祖妣同上

顯祖考 祖妣某孺聞之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惟我
先公恪遵子職能推先德以訓諸孫使積善之報

著于一家可謂顯揚矣而諸孫無似叨招外侮先
公之孝於親為於行者諸孫實累之潛伏三年祇
重怨文茲承默佑公論大明凡首游辭盡蒙潤濯
而孫某又膺承旨一品之命聖恩隆厚益深悚懼
陰靈有赫幸永庇之謹以首月之俸為潔牲柔毛
菜盛醴齊之用恭守職所屬今弟有儀攝行祀事
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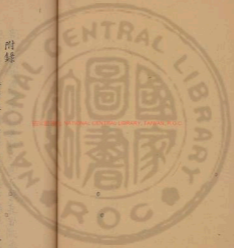
顯考 顯妣比因不肯叨居政府荒陞先訓遂招誣
構辭及我公興言及斯死不瞑目茲荷 朝廷公
論均知小人之私章疏交上大為別白臺臣敷奏

玉音嘉納於是瓊江書院之署額碑祠皆復舊矣
雖與賊戰天不共之誰報復未盡而我家按堵如
故之迹修舉益新日月云邁事機有時哀感之忱
昊天罔極素平昔名爵喻命皆先公身不自享餘
澤所被禦守其不勝今茲又忝翰林一品之命才
輕任重固知所藉尚祈庶祐以昌後人謹以首月
之俸為潔牲羔毛菜盛禮齊之用兼守職所磨全
弟有儀攝行祀事尚饗

大兄府君惟兄孝友天至生能訓其弟以允宗沒能
佑我家以禦侮俾前世之厚積永享著華于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附錄

中書參知政事許公文道集序五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
外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
相位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異路逢有氣義者為
文章有光溢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
焉理政之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
兩日擊而心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
史危從上京時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晷
公錄示近詩一十八首典通雄瞻皆佳製也余嘗一



一和之詩文性復迫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
疾留燕公又以魯大政而分者上京夏五月賦詩見
寄情律兩至蹟之恨臂不弱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
日相承之為接也秋八月公還燕賓客過山中每
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公出示巨帙一百餘
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事寄贈題品各極
其妙層瀾峻率大者體操沛然自得皆六義中流出
自顏之曰文過集鳴呼公可謂知所本者矣世之淺
學庸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於外馳肆其誇詡公
博洽高古歲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譽其皆淵矣其度

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也夫
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夫禹之聞善言則拜斯寡
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
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世無
窮之聞同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
賢下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証則氣索人之
情也乃今中書大參許公上京諸詩婉嚴而清深峻
潔而春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

公平居備猶不忍忤物至當大疑斷大疑則勇敢直前
責有殆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
為為之無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為之而不能也曰吾
義止於此古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性時沂羈游上
京見山川之雄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詠所尚
欲模寫其一二殫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於沂所
欲言而莫能者得於機格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
公而又自愧不得開聲咳揮酒以擊發憤憤也雖然
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
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謂淺之為丈夫者歟由是

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也

又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參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
金進士其任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
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
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
流寓荆楚客任并營其詩蓋負豪興之資每北度居
庸詩益奇偶蓋安陽公也三參預皆有治才詩其餘
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
公危從上京賦詩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

音偶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亦縱橫無少凝滯氣機
出入難以讖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
過余未然之明良廢歎於羣陶聲律依永數於后
賢世稱相業莫先魯愛魯是以過予公屬余識之題
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
也公以五月二日乞彈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
詩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歸諸生起家踐駁甚者致
位執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

集曰文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永之翰林亦嘗得豫廟
堂大議公於事有不可輒免言極論盡其後利害當
何如聞者為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
賜者矣言在我歸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
有過歟公為文精敏絕人春容大篇未嘗有窘急之
態在他人噦心刺骨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
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
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
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而歸蓋和乎之音也其
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枝諸歌及鼎端雜詩十

二篇觀者雖未至滌水之陽而其土地所生風氣所
宜皆在日中矣抑走聞之天下之善奕者其持拙工
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間視拙者布子
不當其所持為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拙者藉是亦
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臣所長以與角
遂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別業在江夏端之環堵之室
相距載二百舉武待公它日得謝而歸持樵杖德從
公之後公或振歎揮毫從旁弓其背護以自薰善
奕之二策公有以覆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一年進
士乙科是為序

又

楊傑新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
坐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瑜然為當今名臣而去年
之夏扈從上京九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
憂感憤壹寓於酬唱填所為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
曰文過集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歸之文也惟許公
其學富其位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
韓退之云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
以窮朝暉此痛哭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
必有為之長大息者矣

神山行藁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參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雖
遲乃避暑于其友令江州掾徐君復初神山別墅
既以謝客且廣文通留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騰
寫一再刑竄即已若劉平章碑銘數段潔雅四十字
豐而不餘它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
不造其極而必其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于紙于壁
或口授諸生凡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
拔精麗有韋思所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執事至矣
而著述不廢則山中之作特陟容遊感爾夫文不貴

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精不亦益可重之哉公位彌
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
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勉乎

圭塘記

歐陽玄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室
有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
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壘而末構象圭之終葵首因
命之曰圭也塘營為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
第可二里許公閑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
強餘地通廿畝而循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

柳卷磐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蔬圃入有湖石
山山之後有菊壇右有盟誓者為壇莠菊而壇盟晚
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各一庭中標植花果
中堂扁曰景廷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苑史人品與
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經雅興又似過之
景本訓天迪代好併景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
三字皆靜韻辭者作動字用之善即嘉多即修嘉即
歎沫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同名之為安石院院
之東為藥畦其西南隅為臺其前甬石為楮石之曰
冷然漢人言神君至則冷然以風聲者憑高而望近

則迢魏乎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冷然有
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稍北別
為衙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
作亭于中絕流為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成
有蓮一帶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
松菊桃李為三徑衙而重行四時香色相輝人行蔽
虧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游畫溪也亭之西為
雙洲洲對峙中為小橋穹然于午相貫又中折而東
之以達亭亭之東為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
舟也舟穩若畫舫或蒿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

昆弟翁李賓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
出必之圭塘遂遺載酒携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
頃刻成什已而倡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
川家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
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清澗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
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
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
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頌鴻臚慶雲謂孟子曰
賢者亦樂此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孟氏斯言難以發其陳善之端而理實然也

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賢者違知
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可為大夫
建邦能命龜作龜能銘升高能賦守是也公於是沒
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筮持有所邦神必協之
猶矣觀其華扁臺見佳篇立成作罷而銘升高而賦
能孰如馬世之豪有力者做公為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
以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
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于竹帛而致于絲塘愚
固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擬故頌陳

君子出處之大節以告主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
八月初吉吉齋老人廬陵歐陽玄作主塘記書于京
城之慶壽得寺松樾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
前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洎漳河流以池于中
外則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為主塘次為菊壇又次
為景延之堂堂高而明窗而清備納坐間不簡不靡
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映帶
葱蒨可以怡神可以致賓舉園之勝蓋萃於是堂矣

公之介弟可行示履以圖且併為堂之記景延云者
其義蓋上交於漢馬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于
家巷也其友有欲令公卿引進者延聞適止之以書
其藥自言昧與而坐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
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誦詩南軒百家策氏投閒而
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澗乎其溢目也終始欣欣其
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
之有人己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索備以未為人臣
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如此而不以善止
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違其本奈其生也三復斯言

廷之自視為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然其同否
則不能無辨也若迺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
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師民黎其
歸情中尹京兆與歸澄從丞首臺三公之道是亦同
暨乎道遠于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著三公之蹟
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
之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軸聖君播諸事
業不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
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所謂之而已非必斯
人方爲于堂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馬且相之

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見之可用遠徵余
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者不止此爲許
氏所可頌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會福生七歲
而孤母宗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屏它會福既長爲
綠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爲歡若以養夫人守志
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孀封爲湯陰
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會
福高夫人晝夜哭爲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夫
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嘗讓封者又善事我善
友婦如賢婦也率家婦以下皆協可與可行爲位而



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
慟嗟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
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此一鄉哉一舉劬一官以止今
之雙桂固昔者絲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為世絲之堂
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復佛能以令
名始終之者也可行自與而升母亦會福無負大理
母下兩淮以蚤有譽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
堂然後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為
勸然後天下之為人親者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為
法將見許氏孝友行於天下及此豈可與尋常青紫

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為大理名堂之至鎮
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日之良法美意也故傳曰
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兄之志有成又
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為書大理講有悃字
可又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為經筵檢討
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參政安陽公獨告南歸詩叙

歐陽玄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
寤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警
之辭一至是耶它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



狗食我場苗豎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
家忠厚之澤至是而未衰也夫順者所求之駒苟愛
其人而不欲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
將以咎其從者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
不既難乎在人之常情苗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
懲創之也深考槃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
跋其辭曰狼跋其胡載突其尾公孫碩膚赤馬几几
則又喟然嘆曰乃今知考槃白駒樂言順者之去留
若夫善言大臣之進退則是詩其底乎且周公在當
時政寬甚矣詩人不歸咎于時但言公自違其美者

大者為故能安重舒徐見於外者如此為厚為是詩
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若歐安陽許公執政之
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春顧師臣勉苗凡五六
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者又從旁為說
以鼓之世之人唯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如
公者耶公自泰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為裨益
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
之者至於臨事決議氣直而勝其理明而辭辯不計
言之必從唯求己之無負而已故密論公求去之難
有以致吾人白駒之留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



昔賢考樂之誓者亦未必不也是也有如君子之厚
公公無愧於君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
則進退法周君窮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若之人皆
然今以泰乎公之歸大夫士相先為詩余以同年辱
為序至元四年後戊寅四月中游廬陵歐陽玄教

附錄終

元文許文忠公列傳

許有士字可用其先世居穎後徙湯陰有士幼穎悟
讀書一日五行密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
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學
路儒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屢訪司掌書登延祐
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郝州聽民
出避棄孩嬰滿道有士獨舉弓箭子開城門以守卒
獲無虞州有迫邊不許齊謀足跡至村唯唯給信牌
令執里役若呼之民安而事集石拱貧虐者懲之寬
縱雖有成案守平翻而擇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

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
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讓監焚命鈔檢
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讓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
率剔真為偽以迎其意苑庫吏而下擄掠無全膚迄
莫能償有士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
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士遂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呂拜
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
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士知事急即告御
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予所當問有士即

疏守庸及經歷朵兒只班監察御史郭也夫忽都阿
附鐵失之罪以歲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
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士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頤南與闊大逆乞賜典刑其
兄弟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防
攝權奪爵而四川行者平章政事趙世延交禍尤慘
皆請宥寬復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
訓導二曰遴選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
貴賤四曰款諱兵權宜漸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
備防六曰賊臣妻妾宜禁禁勢官微索七曰前故權以

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帖本速兒諾子宜籍沒以
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擢節浮虛以紓
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為中議改
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畿有士清暉之同列讓曰子
言固善其如朝國何有士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顏
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
活者甚眾國家舊法每以積分次第首以出官執政
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為務有士
折之曰積分雖本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
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學貌深情孝意外飾或

憚不能識了矣議久不去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
事遂行已而復竊獲盜例有官論者多疑其偽有滄
四十餘年群詠於馬首有士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
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郵使若覆震者皆予官俄移左
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士辱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
留贖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負觀開元間議事也明
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
壞廷議非有士不能其事故有是命有士詢究弊端
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
書者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



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
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孫丞相勢宿衛來官
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士捕
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群臣
議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有士曰皇上於皇太
后母子也若知大皇太后則為孫矣非禮也象弗之
從有士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
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
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
政事徹理帖木兒仗社懺奏罷進士科有士廷爭甚

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
林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
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
之有士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
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
制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
書有士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
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者多以職敗獨無有士名由
是忌者益甚有士度不可留遂歸彭德已而南遊相
溥聞至元六年召入中書仍為參知政事明年改元



至正有任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在位徵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為一詔元祚帝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加慶喜八及字羅帖木兒獻議開面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生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流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沉地勢高下甚有不同陝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壬之父傑載任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為工東回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為有才之地而臺監察御史木八判沙緣

雖此志言書院不當立并撰淨辭擬職有壬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任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解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史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谷蘭不花樹有壬時長短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防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籍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

時然十五年選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士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實重罰輕故將士貪掠于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闍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事且成皆大喜有士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詰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得至光祿大夫有士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驚禽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父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士歷事七朝垂五十年

過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振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恃意輒誅竄隨之有士絕不為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士善筆札工辭章政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萬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諡曰文忠子一人曰楨

題許左丞圭塘小藁後

予髫年侍先大夫杖屨訪東里楊文
貞先生于其私第文貞謂先子曰此
前元時許中丞之故宅也昔吾祖嘗
訪公不過留題壁間至今墨痕猶在
又曰許公文藁亂後散失略盡吾亦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一六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頗存其數帙予時童蒙殊不知所謂
厥後得公遊三臺賦石刻讀之竟日
不能去手知公好惡之公且其學之
博而辭之醇而正也今年春適公五
世孫孟敬與予同丞太僕因談及左
丞文章政事之懿出二巨帙題曰圭

塘小藁謂予曰先高祖至正集遺逸
不存所見者惟此而已宣德間復為
鄉人借觀失詩一卷至今恨入骨髓
予拱讀而熟味其旨公之文雄放豪
邁若聯峯疊嶂縈青綠白疊疊而不
斷弄田有賦足以勸時君之務本迷

樓關馳之作足以戒其君之淫荒端
本之講辭足以增嗣君之潛德惜乎
時弗能用而徒托諸空言也可勝惜
哉若其詩辭之工文采之麗則人皆
知之不待予之言也謹為正其字之
訛者凡若干乙而正之亦若干字仍

識其後以歸寺丞云

成化改元十有二月壬辰海昌朱禔
識



新刊圭塘小葉後序
元許文忠公立至正間以進士累
官至叅知政事數大猷贊樞筦事
業鏗鉤節操堅定不以富貴利達
易其心史稱立朝永久事有不便
能明辯力爭不知有死生利害偉
哉一代名臣也其制作之大裨補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朝政昭宣王化炳炳琅琅而可垂
範者與夫遊戲翰墨題贈詩文雅
微言片語靡不涉予世教宜其文
名與歐陽文公黃文獻公驅駕一
時惜乎至正全集為其子遺失不
存此藁亦集中不具錄者其弟愈
太常禮儀院事有字編集蓋撮拾

於亡逸得一二於十百為卷十三
其寄贈有字并文過集為別集得
之於野人所收者為外集有元諸
公序文附錄于後總題曰圭塘小
藁因以別墅之名也舊本尚存歲
久殘缺外集一編又沒於假人至
公五世孫今南康守孟敬懼其久

而湮沒裝潢什襲丐都憲公少冢
宰崑山葉公序者簡將壽梓以永
其傳屬霽校正霽河人哉敢校公
之作顧與孟敬同
朝宦久又同受牧守之
命誼不可辭雖然薰已逸殘缺
者多不敢妄贊一詞以待其集之

後出也嗚呼文以載道道之顯晦
有付昔唐昌黎韓文公文集沈沒
廢棄三百餘年至歐陽文忠公始
得於李克輔家弊筐之中顛倒錯
亂補緝成帙熟讀有得故歐陽公
文學重望卓冠一代而韓文亦藉
以表章傳無窮焉公之全集雖已



選安知後日不有如歐陽公巨目
識於沈沒廢棄之餘者乎竊故存
其目錄缺其亡逆有待焉耳字畫
訛舛姑正其一二点不敢外舊本
而加損益舊本墨蹟未渝孟敬尚
珍藏之以為傳世舊物不可使有
如外集之悔也孟敬甲戌進士其

長邑其丞太僕其作郡宇在：有
辨且剛明節操亦克肖公者因併
書之時

咸化己丑季夏月上澣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湖廣黃州府
事番陽後學丘霽書

圭塘小葉後序

圭塘小葉迺高祖文忠公所著太
常公所編也惜乎至正全集條遭天
造草昧曾大父博士公起遺南徙遂
以亡逸痛哉痛哉斯集殆亦全集中
之不具錄所謂存十百於一二也由



先祖縣丞公逮吾父今封安平縣令
奕世珍藏以畀於爾幸無失墜爾自
蚤歲承嚴君庭訓即有志鉅梓每恨
不得寸祿以上酬先志於地下矣噫
欲望斯集之顯不亦難哉夙夜兢惕
惟恐弗堪幸而天相斯文屬意菲躬

乃得雋鄉闈登甲戌進士出宰安乎
意其必可推常祿以成先志也詎料
多事因循猶未就緒不克肖之罪無
所逃矣天順甲申滿九載繼陞丞太
僕敬持斯集謁都憲今吏部亞卿崑
山葉公盛求引于端復贊諸同寅海



昌朱公禋乙而正之本欲亟於梓刻
第以珍藏洊久殘缺頗多不敢為是
苟且計以得罪於先公也由是訪求
京師名賢間有所收是集者雖得以
禪其一二而字之訛舛者猶未盡復
於舊也成化己丑春權守而康下車

之餘政事未遑而斯集之屬意則拳
拳也遂走書幣禮延知黃州府事故
人番陽丘公霽暨予郡文學永陽張
公境寔同校正之然後斯集昔之遺
者今則備之向之訛者茲則易之僅
為一十五卷仍以家乘所載者謹續



為一卷而殘編斷簡得於倚失野人
家者為外集一卷文雖不可復而目
則併識于首總為一十七卷復介宋西
坡文懿公十世孫黃均采以火書之爰
捐俸命工繡諸梓以廣其傳於戲斯
集由大元至正庚子迄今百有餘年

賜進士中順大夫知南康府事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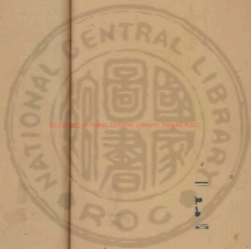
孫顯拜手謹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